

歐洲戰史東戰場卷二

東 普 魯 士 戰 事

布爾林著  
曾紀綬譯

布爾霖呈贈

二六六





A541 212 0022 43308

歐洲戰史東戰場卷二百次

東普魯士戰事

1. 斯塔雷濱之役

2. 弓賓年戰鬪

甲·俄軍形勢

乙·德軍形勢

丙·德俄兩軍之衝突

丁·弓賓年戰鬪之講評

3. 俄第一軍之行軍運動

甲·德第八軍退却之複雜原因

乙·俄第一軍行動遲鈍之原因

4. 坦能堡會戰

甲·戰前一般情況

乙·俄第二軍之作戰計畫

丙·會戰前德俄兩軍之局部衝突

A. 俄軍兵力之配置

B. 德軍會戰實施之部署

丁·候亨斯太—奈登堡之戰鬪

A. 俄第十三軍團之戰鬪經過

B. 俄第十五軍團之戰鬪經過

G. 俄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之戰鬪經過

D. 俄第一軍團之戰鬪經過

戊·必壽夫斯堡之戰鬪（俄第六軍團）

己·德軍形勢及戰鬪經過

庚·俄軍最後之掙扎

辛·俄第十三軍團自阿倫斯太之退却

壬·會戰之末期（俄第二軍之退却）

癸·德軍包圍俄軍之部署

子·俄軍中央各軍團之覆滅

丑·俄軍援救中央各軍團之策略

寅·德軍結束會戰之最後動作

卯·坦能堡會戰之講評

### 5. 馬蘇湖會戰

甲·薩松諾夫軍覆滅後之戰略形勢

乙·俄軍計畫

丙·德軍作戰部署



歐洲戰史東亞篇

丁·戰局經過

戊·馬蘇湖會戰之講評

歐洲戰史東戰場卷二（二十八年）  
二月譯

布爾林著  
曾紀綬譯

東普魯士戰事

1. 斯塔雷澤之役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七日  
（參閱第一二三三圖）

俄國爲便利對東普魯士德軍作戰指揮起見，有西北方面軍之組織，直轄第一軍及第二軍。

廉年康甫將軍統率之第一軍（德羅尼門軍）展開於科佛那—德魯斯尼克線上，軍司令部設於維里納，該軍最初編制計有：近衛軍團第一三四三個軍團及七個二期動員師，總計共有十五個半步兵師及五個半騎兵師。惟動員開始之時近衛軍團及第一軍團業由第一軍抽出，派往瓦薩作爲新編第九軍基幹，準備取道捷徑直搗柏林，此兩個軍團調開後，即另調第四軍之第二十軍團補充，第一軍

經此調動其兵力已縮減兩個師，即共有十三個半步兵師五個半騎兵師，其中利達戰場根本遲緩之七個二期動員師亦在此數之內。

薩松諾夫將軍統率之第二軍（德稱那留軍）展開於格羅得諾—布洛斯透克—龍姆沙線上，所轄第二六三十五二十三三五個軍團，第一獨立旅及四個二期動員師，共有十四個半步兵師四個騎兵師，軍司令部設于龍姆沙。

俄國因協約之法國已受德軍主力壓迫，爲迅速援助起見，大本營決定在第一二兩軍未集中完結以前開始進攻，并規定此兩軍之任務：第一軍向馬蘇湖以北進攻包圍敵人左翼，盡量牽制德軍于該處；第二軍應自馬蘇湖西方迂迴，擊破展開于維斯拉河與馬蘇湖間之德國各軍團，并阻其向維斯拉河一帶退却。

進攻日期定于動員後第十四日開始（八月十三日），而此日第一二兩軍固尚未準備完畢也。第一軍在動員後第十五日（八月十四日）能集中兵力百分之五十；第二軍百分之七十五，至大部野戰及二期各師部隊以暨多數軍事機關輜重，均因到達遲緩，致以後作戰蒙其影響。

### 德軍對東普魯士之防禦

因東普魯士地形突出俄境，可以斷定俄軍所採進攻路線，必自東向西及自南向北，基于此德國參謀本部認定東普魯士之防禦必須建築于積極行動之上。關於增加鐵路網計畫，德軍早已完成，其密佈于東普魯士之鐵路線，足供非常時期機動之用，但俄軍如向東普魯士進攻，僅有三條鐵路線可資利用，即經維日保洛甫，格拉也甫，木拉瓦三路，故德國深悉俄軍如進攻東普魯士自必由

北三路侵入。

防衛東普魯士之德軍，在內線的戰略形勢上，已具有充分優勢條件。因此德國參謀本部即已事先慎重籌畫，以期德軍出動時得以利用此種優越形勢。

德國估計俄軍中路可能作戰路線悉在馬蘇湖總滙一帶，但該處湖沼交流自北迄南，由安格堡以達俄國邊界，適爲一天然屏障，足爲俄軍進攻時之障礙，德國參謀本部爲充實其防禦力起見，更于平時在陸增及尼可來肯構築強固工事，此種工事築成後德國參謀本部既可利用此已有強力防禦工事之湖沼地帶作爲防止俄軍中路可能作戰路線之掩護，更可藉此集中強力部隊隨時調往兩翼，以抗俄軍沿其他兩條作戰路線之進攻。

八月十四日晨德第八軍司令部得到報告，稱那留下游並無俄軍

集中；又由德第一軍團方面接到報告，稱俄軍已開始沿馬克格拉保甫方面前進（此爲俄第一騎兵師部隊），并稱烏拉吉斯拉沃夫——維什登業次線上平靜無事，並發現騎兵由維日保洛甫往南行進，在馬利昂坡耳及加耳瓦里向西之途中，亦無步兵行動。

德第八軍軍長普利特維次接到此種報告後，即決定將所有兵力集中馬蘇湖以北，並於八月十四日十六時發佈軍令，令所屬各軍團兼程北進。

德國參謀本部估悉對俄作戰之俄軍兵力爲兩個軍，據間諜報告，證明尼門軍之右翼係在維日保洛甫附近（北路）；那留軍之左翼則在龍姆沙，德軍估計此兩軍兵力共爲八至十個軍團，七個騎兵師，又據德第一軍團司令部收集之報告，謂俄步兵各師大部配置于德魯斯尼克——斐利波甫一帶。

依照八月十四日德第八軍司令部之命令德軍兵力配置情形如下：

一．馬蘇湖北方：

第一軍團，第十七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布魯德留克師，第二後備旅及第一騎兵師，共計七個半步兵師。

二．馬蘇湖正面

第三預備師，第六後備旅及布塞上校所轄之支隊，共計兩個步兵師。

三．馬蘇湖西方

第二十軍團在阿倫斯太區內；

第二十後備旅在斯特拉斯堡附近；

塞門旅在勞登堡附近；

第七十後備旅在索爾島附近；

但澤要塞之支隊在奈登堡附近。

總共馬蘇湖西方爲四個步兵師。

普利特維次將軍于八月十四日命令中，對於俄軍可能之主攻方向將在洛爾登森林以前一層頗覺疑慮，故復令第一軍團長佛郎索阿加強偵察，探明俄軍主力沿科佛那—維日保洛甫—弓賓年鐵路線前進時是否再進；同時并將第三預備師調往馬蘇湖以北，如此則該方面迎擊俄軍之德軍兵力已達八個半步兵師矣。

上述德軍兵力，如按兩方火力估計，則德方之實力較俄第一軍六個半師之數量已優越多矣。

歐戰時各國步兵師中之火力，完全不同，觀察下表即知德軍每一步兵師中砲火之數量，實超出俄軍以上：



國別	野戰步兵師之編制		屬於軍團編制內之補充部隊	
	步兵	騎兵	步兵	騎兵
俄國	四團	一連	六連	六連
法國	四團	一連	六連	十二連
德國	四團	一團	九連	三連
奧國	四團 一個或兩個獨立營	二連	五連	二連

在突擊戰時代雙方實力之計算，向以營為標準，現在已進入砲火戰之最高階段，則前此以營為單位之實力估計法已無以適用，據實驗所得現代戰爭中損失成分之分配，其所得百分率於下：

屬於砲火者

百分之七十

屬於槍械者

百分之二十

屬于手榴彈毒氣者

百分之十

白刃及其他

由上列各國砲火比較表觀察，以每軍團兩師計算，則俄國每一步兵師中有七個砲兵連；德國每師有十四個砲兵連。

德國軍團屬砲兵配有野戰重砲，其威力之大，實非軍團內無重砲配備之俄國砲兵所能追及，此種事實吾人亦不欲多所列論，即就每一步兵師中之砲兵連數而論，則德國與俄國第一軍作戰之八個半師已有一一九個砲兵連；而俄軍六個半師中亦不過四十五至四十六個砲兵連而已，由此觀之，德軍砲火力量之優越，已爲無可諱言之事實。

俄國西北方面軍總司令于八月十三日發佈命令，指明受有步兵支援之俄騎兵應于八月十六日晨越過國界，十七日所有第一軍所屬之三個軍團應即跟蹤前進；先向英斯特堡—安格堡方面推進，繼則以包圍敵人左翼之形勢猛烈進攻，第一軍軍長所領八月十七

日之作戰命令，爲令該軍所轄各軍團應以主力佔領威留霖—斯塔雷濱—多比甯肯—瓦林之線。

俄軍所屬騎兵均集中兩翼；右翼有由四個騎兵師編成之騎兵軍團，由韓·那息亦萬斯基將軍指揮，其任務爲活動于英斯特堡一帶，并自北而迂迴斯塔雷濱及弓賓年；左翼由古科將軍統率之騎兵第一師警戒，其任務爲掩護本軍之左翼；至奧南諾夫斯基統率之第一獨立騎兵旅則負警戒右翼之任務。

茲有一事足資吾人注意者，即俄軍統帥僅顧及軍屬騎兵之集中，而于用作搜索之師屬騎兵則任其缺乏，當時各師中所配屬者或爲不適于戰鬥之二三期哥薩克兵；或爲由軍屬騎兵中每師臨時撥調之一個騎兵連，因此，步兵師之向前推進顯是盲目行動，設與敵人發生遭遇戰時即失却與鄰縱隊聯絡之可能，蓋縱隊間如有騎

兵保持彼此緊密之聯絡，既可警戒敵人之意外襲擊；且可避免側翼受敵包圍之危險也，反觀德軍，則每一步兵師中均配有一個優秀師屬騎兵團。

八月十六日夜間平靜渡過，惟據俄國各軍團派駐邊界及逾邊境之前哨報告，稱俄國先頭已與德軍「障幕」發生互擊。

八月十七日晨俄第一軍越過國境前進，右翼方面，第二十八師先行，後有第二十九師（第二十軍團）；中央有第三軍團之第二十五師及第二十七師；左翼方面，有第四軍團之第四十師及第三十師；更南則有臨時撥歸騎兵第一師；長古科節制之第五獨立旅前進。

進攻之戰線爲七十五公里，平均每師正面約佔十一公里半，各師之前進參差不均；第二十軍團于十二時與十三時之間逾過國境

，第三軍團在早八時與九時之間，第四軍團則在十一時與十四時之間。

十一時，第三軍團在埃得庫甯與布德衛青線上與敵軍發生衝突，該軍團所轄兩個師即時展開，向敵猛烈進攻，茲將第二十七師交綏情形分述如次。

第二十七師之展開係以第一〇五—一〇六一—一〇七三個團作爲主力，而以第一〇八團組成預備隊：置于中央。至於砲兵之配置：第二十七砲兵旅之第一砲兵營在布德衛青—馬次庫青，第二營在卜拉屯之北，第三白砲營在馬特拉卡，師司令部則設于通至裴爾老肯之大道上，密邇卜拉屯。

至該師左翼之掩護及與該師距離十五至十八公里第四十師之聯絡則責成邊防軍一百人負責，惜此少數之邊防軍根本即不勝此

重任，及至作戰開始此一百邊防軍即首向馬特拉卡退却，如此，該師左翼既無掩護，而與第四十師亦不能保持聯絡矣。且該師在此首次戰鬪之中並未組織適當之通訊，該師各部隊間與司令部間均未設置電話線，其賴以通訊者，僅行動遲緩之傳令兵而已，故該師此次作戰在一般指揮上殊欠靈活。雖然如此，俄軍在德軍猛烈砲火之下終亦前進不少：第一〇六團于十五時左右已進至赫利屯附近，該團若干連且攻入屯內與守軍發生巷戰；第一〇七團此時亦佔有多彭中村，并轉向北方推進造成自南包圍赫利屯之形勢。第一〇五團佔領布德衛青，山雪青及基寒諸村後即將正面轉變，改向約翰及赫文寧兩村進攻，直入赫利屯方面敵人之後方。至下午四時戰地情形，俄軍側翼作戰較爲有利。德軍右翼之抵抗已被摧毀；該處担任作戰之德軍第四十一團已開始後退，俄軍

第一〇五團跟踪追擊，俘獲頗多，而此時全線德軍之砲火亦逐漸薄弱，顯係待援之表示，然在此時第一〇五團之後方忽有敵人之強力砲火射來，當時俄軍揣測此種砲火係由第二十七師南方進攻之第四十師所發，蓋認定該師（第四十師）之前既無敵人，一聞石方互擊之槍聲，自必出而射擊應援鄰師（第二十七師），且與第二十七師左翼之一團部隊又無聯絡，故復誤認第一〇五團爲敵軍，因而開火也第一〇五團既如此揣度除即派軍官前往射擊地點擬加阻止解釋外，該團團長亦躬親出營翼釋誤會。不料出發未久即帶重傷而歸。

此時自後方射擊之砲火愈演愈烈，且係步砲機槍配合射擊者，於是始明瞭開槍射擊之部隊並非第四十師，而係敵軍無疑。德軍既在第一〇五團後方出擊，該團秩序頓形紊亂，且彼時團長重傷

。又無能將本團秩序整理之適當指揮人員，如是該團戰鬥力遽爾低降，旋經一部分軍官決議，遣一部部隊改由新方向前進，期阻德軍之攻襲，惜爲時已晚於事無濟矣，該團受敵軍前後夾擊，損失極大。殘餘部隊將機關槍遺棄後，始克脫出重圍。

第一〇五團之潰敗自亦不能不影響於第一〇六一〇七兩團。受敵側擊之第一〇七團亦蒙相當損害，不得已向後撤退，因此第一〇六團亦先停攻擊，繼乃後退，此部份部隊退却時原擬於德軍追擊時將預備隊第一〇八團展開以作掩護，但德軍并未施行追擊，且在此時雖佈信號，砲火亦即隨之停止，至夜在濛濛之時德軍遂全部退回弓賓年方面矣。

此次戰役第二十七師損失極重，而尤以第一〇五一〇六一〇七三團犧牲最大，至於砲兵及第一〇八團尙無損害，該師損失總數計軍官



六十三員，士兵八四二名，機槍十二挺，約合該師全部實力百分之四十。

茲轉述第三軍團第二十五師之戰鬥情形：

第三軍團右翼之第二十五師開始進攻頗有進展，十六時左右該軍團已佔有馬里生——彭年之線。方陣爭發動之初，已偵知步砲配合之德軍由斯塔雷濱向德維成出動，其目的不外企圖包圍俄第二十五師之右翼，但德軍此種機動未獲成功。因在北面前進之俄第二十五軍團第二十九師師長以未遭遇大敵敵軍，依其個人獨斷改向包圍俄第二十五師右翼之德軍後方出擊，該師此種神速舉動遂將德人之企圖根本打破，該師之第一一五團于戰勝後俘獲敵軍無算並大砲八門，結果德軍遭受損失而退。

在左翼活動之俄第四十師自宿營地遲遲出發後，即在梅克明地

方與敵接觸，將敵驅走，至俄第一軍極左翼在此日中僅與敵人于可瓦林區內小有衝突而已，右翼方面之混合騎兵軍團則向皮爾卡林進展。

斯塔雷濱之役爲德軍偵察戰，蓋德第八軍軍長普利特維次將軍欲于此役偵悉俄第一軍主力是否向洛明登森林以北移動也，現既偵察明白，故該軍長即令原負此項偵察任務之德第一軍團長佛郎索阿將軍即將部隊撤至弓賓年待命。此項命令于十三時左右送到，佛氏對此次戰役曾不斷增援，故德軍參加作戰者除第一師全部外，尚有第二師一部份，戰鬥結果右翼方面德固將俄第二十七師擊敗，但左翼則受挫于俄軍。且遺棄大砲八門焉。至傍晚佛氏始整軍後退。

斯塔雷濱之役德軍有五個半團及二十個輕重砲兵連參加，而俄

軍則有十個半團及十九個輕砲連加入。

斯塔雷濱之役爲德俄兩國首次較大之衝突，雖戰事爲時甚暫，但由此次戰役發現三個戰術上之新原則：

一．就經驗所得確信步兵之前進若無優越砲火之助力，進展必緩且易受重大損失；

二．此次戰役之中已將側背攻擊之重要性完全顯示無餘；足證向敵人側背之攻擊不但可獲決然之勝利，且能收到速效；

三．步兵師中如無強力騎兵必使參加作戰各縱隊之後方，易受敵人包圍與襲擊；而師屬騎兵之缺乏既使該師與鄰軍失却聯絡，且失去其在側翼偵察及搜索之可能。

俄第二十七師撤退後即從事整飭殘部，因此對於第一軍之進攻亦羈延多日，直至八月十八日午後該軍戰線始達到馬維施肯卜明

施第綿—斯塔雷濱—塞斯肯線上。僅騎兵軍團於本日在惟格林—馬維施肯方面與德第四十四團及第四十五團混合騎隊遭遇小有接觸而已。

## 2. 弓賓年戰鬪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參閱第一圖及第三圖)

### 甲 俄軍形勢

俄第一軍軍長之作戰命令對於所屬各軍團八月十九日之任務，規定爲：「以主力佔據烏施巴林—普斯彭—索得年—哥爾達之線」。八月二十日則令該軍部隊宿營一日，使疲憊之官兵得以休息，並待後方機關及開拔遲緩之部隊可以陸續到達。

如按地圖研究上述命令，可知俄第一軍軍長之根本主旨仍不外：「向敵軍左翼作大包围運動，俾能達到截斷敵人與哥尼斯堡聯絡之目的」，亦即爲最高統帥前次命令中所示之方向。該軍長爲

執行上峯命令，即派五個步兵師與四個半騎兵師向洛明登森林北方出動，並定八月十九日下午奪據洛明登河東岸之優先境地。該軍長估計德第八軍主力將沿安格拉卜河渠中，並認定德軍必更前進一層完全正確，故該軍長即擬將本軍主力之展開斜向敵軍在安格拉卜河之陣線，俾便完成包圍敵軍左翼之任務，爲使所擬包圍運動深入敵境起見，更令韓那息赤萬斯基將軍統率之四個騎兵師向英斯拜堡方面前進。

不准許該軍部隊於八月二十日休息之決心尤爲必要之舉，蓋該軍行軍已六日未斷，而在此行軍期中初則攢程前進，繼則且行且戰，設不給予適當休息則軍隊一路疲勞何堪繼續作戰，戰略云：「毋使疲勞之軍參加戰鬥」一語此之謂也。

八月十九日韓那息赤萬斯基統率之騎兵及俄軍右翼第二十八、二十九

兩師爲執行上峰付予之任務，遂與德軍發生衝突，詳情列述如下：

八月十八日深夜俄騎兵軍團宿營於維格林—馬維施肯—庫塞區內，十九日早該軍團長即接到報告，稱山的爾西特開到施連車站之德軍步砲聯合部隊已向克勞皮施肯前進，并探明爲德第二後備旅部隊，該騎兵軍團長判斷此旅敵軍之前進實足威脅俄軍右翼，乃決定先進至克勞皮施肯，以阻該旅達到英斯特河之東岸，於是乃將四個騎兵師展開於六公里半之戰線上，察其用意迨欲與德步兵旅作正面戰。第一，二兩個騎兵師即迅速回敵猛攻，此時俄騎兵因其有優于敵軍之砲火，故攻擊極爲得手，俄騎兵中且有一連與敵以騎馬隊形接戰，不但獲得勝利且奪到敵軍大砲兩門，敵勢爲之披靡，終至撤軍退却。敵軍退後該軍團長不但未令所部乘勝

通擊，且下令退至林登塔爾駐宿，放棄良好時機，殊覺可惜！

此役俄騎兵雖損失軍官四十六人，士兵三二九名，但結果所予俄軍之代價則甚大，且由此次戰役亦足證明具有優勢砲火之騎兵亦可作正面攻擊戰。惟該騎兵軍團長將大量騎兵配置于一狹小正面上，吾人實不敢贊同，蓋如以此而與敵人正面接戰，實使具有神速機動本能之騎兵無以施展也。至于該軍團于勝利之勢不施以追擊，據該軍團長解釋謂係彈藥缺乏所致。此種解釋實不足以掩飾其失策之咎，因根據俄軍軍事法規規定，騎兵如遇彈藥補給不足之時，有取給于鄰近步兵師中之權。此其一；此外該軍團長及其司令部于準備執行軍部所予該軍團迂迴德軍左翼之任務時，對於本軍團彈藥之補給問題即應事先預為籌畫，斷不能任其有中斷或不足之現象發生，則其疏忽之罪豈其強辯所可解決。

俄第二十軍團右翼第二十八師自八月十九日晨起即在馬維施肯  
布拉庫年方面與敵先頭接觸，迄至傍晚已將敵人驅至奈布申方面  
，如此，該師不但已執行其所負「出至烏斯巴林—布拉庫年地帶」  
之任務；且迫使敵人將左翼後撤，惟該師因在包圍敵人形勢之下  
，其右側及後方已曝露於敵人之前，實有受「山蘇根奈森林方面  
出擊之敵軍」打擊的危險，但軍團長及師長以爲此方面有騎兵軍  
團及獨立騎兵旅約四個半騎兵團之兵力活動，故亦未予注意。

第二十軍團之第二十九師於八月十九日前進，當於晚間達到加  
蒙年—普斯彭之線。

此日第二十軍團之兩個師已與德第一軍團之先頭小有接觸，但  
進至山德維城—奈布申—坡卡尼施肯前線則已與德第一軍團主力  
遭遇，且俄第二十八師更在該師右翼與德第一騎兵師部隊作戰。



俄第三軍團之各師雖在前進途中未遇任何阻碍，但未達到指定地點，依照命令該軍團應在特拉克年——埃冲年線上宿營，而先頭則應進至洛明登河，至該軍團之未予執行者，蓋欲使自北方進攻之第二十軍團可以挺進以便更深包圍敵軍也。

第四十軍團之第四十師已將索根屯——巴留彭年之線佔領，其中一團更通過洛明登森林到達洛明登村附近。

第一軍左翼：第四軍團之第三十師已抵哥爾達地區，第五獨立旅進至甫羅肯，騎兵第一師則停於塞斯肯境內。

負有掩護第一軍左翼之騎兵第一獨立旅業於八月十九日晚間進據斯普連地方。

### 乙。德軍形勢

八月十九日早德第一軍團已至弓賓年之東方待機出動，其所轄

各步兵師之主力則展開于近數日來在坡卡尼斯肯—奈布申—山德維成間構築之堅固陣地上：第二師在布比恩之南，第一師在布比恩之北，至于軍團預備隊則以暫歸該軍團指揮之布魯德留克師充任。

第一軍團右翼梯次配置之後安格拉普河一帶，約距一日行程（二十公里）之處，則有第十七軍團（在達克明附近及其北方一帶）及第一預備軍團（在達克明南方一帶）。

尚有陸增方面開到之第三預備師駐於坡塞生附近。

斯塔雷濱之役及大量俄騎兵經皮爾卡林，斯普連向英斯特河前進之事實，已使德軍引爲俄國廉年康甫將軍統率之第一軍包圍德第八軍左翼企圖之鐵証。

因此德第一軍團長佛郎索阿于八月十九日晨發佈命令，令戰團

力稍薄之布魯納留克師與第一師調換防地。即命第一師集中于布比恩區內。普佛郎索阿認定左翼所受俄軍之威脅較大，故將具有強烈戰力之伊秀野師部隊（第一師）調往該處，以作左翼反攻機動之準備。此種部署實屬正當。

德第一軍團長察知第二後備旅與俄騎兵發生戰鬥之消息後，乃令第一騎兵師在北方出動，以便能在俄騎兵之後方進擊。但此時馬維施肯村已被俄第二十八師部隊占領，於是德第一騎兵師乃折向蘇根奈森林方面，及至傍晚其先頭已到達埃綿尼斯河優先境地。

所有由斯塔雷濱戰役而產生對德第八軍左翼之威脅，迫使普利特維次將軍不得不採取有效措施，因即決心以反攻方式掃除此種威脅，並定八月二十日對俄總攻，各軍團進攻方向指定如次。

第一軍團（另據布魯德留克詳增援）向斯塔雷濱—弓賓年鐵路線以北進攻；

第十七軍團向奧斯土年—赤古彭年及瓦特克明—索德年線進攻；

第一預備軍團向克列索斐—哈瓦廷進攻；

第二預備師向奧丁尼肯進攻。

第一軍團長接到八月廿日總攻之命令後，立命集結於布比恩附近之第二師師長率部經蘇根奈森林向沙索彭年出動，俾八月廿日晨四時可向俄軍後方開始猛攻，而該師右翼應直趨馬維施肯—明施領綿方面。第一騎兵師則梯次配置於第二師左翼之後加入作戰。

如此，八月十九日戰線半向左斜之德第八軍已出至俄軍右側，

八月廿日黎明該軍各軍團部隊已達到總攻態勢。

蘇根奈森林爲德軍施行機動之最好障蔽，地位重要，故俄軍長庚年庚甫將軍極思設法占據，因於八月十九日責令韓那息赤萬斯共將軍速飭騎兵出動奪據該地。

丙·德俄兩軍之衝突

德軍之攻擊於八月二十日黎明開始。

駐於林登塔爾附近之韓那息赤萬斯基統率之俄騎兵軍團根本未曾加入作戰，對於俄軍長所付予之任務亦未遵照執行。而負有掩護俄軍右翼任務之第一獨立騎兵旅，行動亦欠允當。該旅雖因缺乏大砲未具適當火力。然其主力在八月十九日深夜俄步兵第二十師右翼進駐烏施巴林之南時，實應向埃綿尼斯河進展，並派強力警戒部隊佔據蘇根奈森林東北邊界。則俄軍右翼始能受其掩護

，乃該旅僅進至斯普連附近住宿，蓋該旅旅長於八月廿日晨五時始接到俄第二十八師左翼爲德軍兩個縱隊迂迴之情報也。此時德第一騎兵師已開始壓迫俄騎兵旅，并截斷該旅與俄軍之聯絡。與該旅與俄軍側翼失却聯絡後旅長乃下令後撤三十公里宿營于施列寧附近。此騎兵旅行動之錯誤殆係誤解任務所致。

八月二十日晨三時三十分俄第二十八師全線被敵軍砲火射擊，此時德第一師除原有十二個砲兵連外，尙有軍團所屬之四個重榴彈砲連加入，則俄第二十八師必須以六個砲兵連之火力而與敵人超越三倍之砲火作戰，勝負之數固已判明，且德軍砲位均預置塹壕之內，俄軍以輕砲射擊自難發生效果。

是日晨八時德第一師開始向俄第二十八師正面攻擊，而是日七時左右以右翼佔領馬維施肯村之德第二師更向明施第綿猛攻，其

砲火已射及俄第二十八師之右側及後方，該師情勢異常危殆，旋該師因正面側面與後方均被德軍攻擊損失頗重，乃即下令退却。因退却時秩序散漫，致該師部隊分向若干方向逃潰，綜計此役該師損失約達百分之六十。

第二十八師殘部一部退往後方，一部與鄰軍第二十九師右翼聯合阻止德軍壓迫，於是德第一二兩師之前進遂未得逞。迄至傍晚此兩個德國師已達到布魯成—布拉庫年之線，德第一騎兵師且佔有皮爾卡林。

俄第二十八師之敗績已陷鄰軍第二十九師於極端困難之境地，該師此時已受德軍右翼第一師與布魯德留克師部隊之壓迫，該師雖在其所掘之塹壕內與敵抵抗，卒以德軍砲火優越；右翼復受威脅，此種情勢遂使該師不得不將右翼及中央陣線向後轉移，及至

傍晚第二十九師又在圖特申——索森年線上組成鞏固陣線，該師之縱容部署遂使俄第一軍右翼危急情勢，僅止于第二十八師防區而未擴大焉！

中路之俄第三軍團吾人已知其進至軍長指定之地區，但其先頭更達洛明登河。該軍團除原有部隊外，臨時復將第四軍團之第四十師撥歸該軍團指揮。

八月十九日俄第三軍團長下令所屬各師於二十日早五時以前佔領以下地區：

第二十五師應進至普斯彭——赤古彭年——瓦比恩（距索丁年連之北約一公里）；

第二十七師應進至馬基克明——瓦施連根；

第四十師應進至索德年附近一帶。



觀察上述命令之立意在使各師主力於早五時以前展開於便於防禦之境地，實與情況吻合，且第三軍團司令部得到之敵情報告，已判斷德人係準備遭遇戰而集中，故該軍團長所頒命令堪稱允當。惟軍團通訊組織不良，此種命令不能迅速達到各師，致各師行動爲之滯緩。中路第二十七師師長於晨三時左右接到軍團長必須迅速出發之電話後，即先令該師部隊出發，故該師之前進較各師爲早，而其他第二十五、四十四兩個師則完全遲遲其行，結果使二十日之戰鬥蒙其影響，德軍之展開以其遭遇戰形勢，則第二十五、二十七兩師部隊之與德軍作戰自屬處於不利地位矣。

第二十五師前哨於八月十九日深夜出至拉丁奈能——奧斯土年之線，至二十日晨六時此兩哨之中央與左翼已受德軍壓迫，此爲德第十七軍團左翼之第三十五師部隊，該德軍步兵師將砲兵展開後

即開始向俄第二十五師陸續到達之部隊予以猛烈之射擊，斯時俄第二十五師除師屬砲兵外尚有兩個軍團屬之砲兵連在。接戰之後終以德軍砲火過猛致該師中央陣線不得不略向後移，但該師右翼之第九十七團原已佔有拉了奈能東方地區，且在其所佔地區奮力抵抗德布魯德留克師右翼之攻擊。

自十時至十二時之間德第三十五師之左翼仍繼續向俄第二十五師中央陣線不斷攻擊，遂迫使該師中央陣線亦不得不向古丁——約納斯塔方面轉移。同時德第三十五師之中路與右翼部隊亦向俄第二十五師之左翼與第二十七師之右翼攻擊，於是第二十七師側翼迫而後移，但第二十五師左翼部隊轉移新陣地後，急圖保持與左側及右側之作戰連繫，乃在西南方面組成新陣線有如囊口形勢，不料德第三十五師第八十七旅部隊適投入口內，俄軍砲火即自各

方包圍射擊：北方有第二十五師之兩個砲兵連，南方有第二十七師之兩個砲兵連，東方則有第三白砲營一齊猛擊，密集之德軍步兵因受俄砲兵圍擊，遂使其對俄第二十五師中央之壓迫不得不停止。

斯時俄第二十五師師長偵悉德人已處於危極之形勢中，乃令其左翼轉而進攻，同時更派第二十七師第一〇七團之兩個營向投入囊中之德軍反攻，德軍砲兵亦集中火力圍阻俄軍之反攻運動。迄至十五時左右德步兵士氣下沉無法支持，遂開始後退。

俄第二十五師當即追擊，旋以該師各團部隊受德軍掩護追却之砲兵射擊，損失極重，致該師之追擊未能有所進展。十八時許俄第三軍團長下令部屬僅以射擊追擊敵人，俄第二十五師師長乃在拉丁奈能—索丁年連線上停止前進。

綜計八月二十日戰役俄第二十五師除俘獲數百德第外，本師傷亡軍官三十五員，士兵三一四五名，至德第三十五師之損失則比較重大，計俄軍在戰場掩埋之德軍屍體達一千具。

茲再述俄第三軍團中縱隊第二十七師之作戰行動，（參閱第三第四圖）

俄第二十七師于斯塔雷濱戰後之後各團兵力如下：

第一〇五團 士兵一二〇〇

第一〇六團 士兵二二〇〇 機關槍 七

第一〇七團 士兵一五〇〇 機關槍 五

第一〇八團 士兵三〇〇〇 機關槍 八（其中一營派往軍團部）

共計士兵七九〇〇 機關槍 二〇

該師僅有師屬砲兵之大砲四十八門，其軍團所屬之兩個砲兵連

業經調往其他師部。

八月十九日中午俄第二十七師到達埃冲年村，除派先頭第一〇八團率砲兵旅之一個砲兵營及半連工兵向瓦施連根前進外，其大隊則駐宿于埃冲年村。先頭達到瓦施連根後即遣哨兵向洛湧登河推進，當佔有由奧斯土年至瓦特克明之地區，以與北面俄第二十五師及南面第四十師之前哨保持聯絡。

前哨向洛明登河之行進未遇敵人阻障，當即肅清地面而達到該河，但因對岸德軍前哨抵抗猛烈，致俄軍未能渡河搜索。

該師因部隊連日不斷前進過分疲疲，原擬於八月二十日休息一日，及至十九日半夜忽接軍團司令部電話傳達如下命令：「茲據報告德軍有在本軍團防地之前集中企圖，着該師速令所部向馬基克明—瓦施連根線上出動，並占領該線。」

因該師先頭之第一〇八團已率一個砲兵營駐于瓦施連根，故決定再派第一〇五、一〇六兩團率第二砲兵營向馬基克明村前進，并指定應于早五時到達，至第一〇八團則令其在瓦施連根西方固守，師預備隊之第一〇七團已奉令于早五時轉向魯德巴成村推進，由第一〇八團派出之前哨仍令其駐于原地不動，師司令部則選定魯德巴成村。

如上部署可知第一〇五、一〇六、一〇八三團（士兵六四〇〇）名機槍十五架大砲四十八門）應于敵人進攻之際，在長約五公里餘之戰線上予敵以打擊，如覺刀簿不能阻止敵人時，則由預備隊第一〇七團（士兵一五〇〇名機槍五架）增援之。

該師部隊于指定時間自埃冲年開拔，師司令部亦向魯德巴成移動。

方第一〇五一〇六兩團部隊向馬基克明村行進之時，俄軍行動已爲德軍察覺，德人砲火遂向俄軍方面射來，雖不能使俄軍有所損害，但足以壓迫其有所顧及，第一〇五團于匆忙之中佔有馬基克明村北面一公里處之小叢林，即以四個連作爲戰鬪部隊，兩個連作爲預備隊，駐于叢林東端右翼之後；第一〇六團則配置于由馬基克明至瓦施連根道路之西方，以三個營作爲戰鬪部隊（此三個營之左翼幾達瓦施連根），一個營留充預備隊，駐于馬基克明地區之東，第二砲兵營之各砲兵連佔有通至特拉克年大路兩旁之陣地。

第一〇八團以一營佔領瓦施連根村及其附近地區，一營配置于瓦施連根之南沿通至索德年村之大路一帶，另一營留置于瓦施連根村之東作預備隊，第一砲兵營之各砲兵連則在該村兩旁配置砲

位。

俄軍各連部隊配置完結後，其戰區部隊即刻開始掘壕，惟因德軍進攻過早致掘壕工作直接受其打擊，其中尤以第一〇五一〇六兩團爲甚，僅第一〇八團所作之塹壕較爲完備，蓋該團開拔較早尙有富裕時間也。

馬基克明及瓦施連根區內房屋散佈四處，樹木亦多，其于砲兵觀測障礙殊多，故砲兵觀測所即位于屋頂之上。

指定爲師預備隊之第一〇七團初配置于魯德巴成，旋因該團恐敵人難該團立足未穩之際，開始進攻，決定移近馬基克明村並在該村南面足以掩蔽之山谷一帶佈置陣地，師司令部亦自魯德巴成向馬基克明移動，即擇定樹木茂盛而便于觀察之高地駐屯，其東面之窪地則設置師部電話機。



吾人由斯塔雷濱戰後所得之經驗，爲必須嚴密組織通訊，於是第二十七師乃將與鄰軍第二十五師及第四十師之通訊佈置完畢：其左右翼則以電話與師司令部保持聯絡，而師司令部更與駐于斯塔雷濱之軍團司令部維持電訊。團與團間及團與營間亦裝有電話，砲兵營長與砲兵連步兵團及砲兵旅長亦有電訊。聯繫，如電訊發生障礙則在司令部與馬基克明及瓦施連根兩村之間，設立徒步郵遞，如此則作戰之時，通訊方面始可獲得保障，而不致中斷。

該師右翼各團尙未達到馬基克明村，德人已在瓦特克明附近開始壓迫第一〇八團之前哨，使其不得不向瓦施連根退却，同時德軍砲兵亦向該師戰鬥部隊駐在地及該師後方魯德巴成一瓦比恩線上開火射擊。駐于馬基克明村之俄砲兵亦發砲還擊，未幾俄砲兵

射擊方向又改向「攻擊俄第一〇八團前哨之德步兵縱隊陣線。」早八時半左右始偵知德軍縱隊係開往瓦施連根者，故俄砲兵第一營即集中火力向該縱隊方面猛射，自俄砲兵觀察所觀察俄軍所發之砲均甚準確，但德軍藉地勢之掩蔽仍奮力前進，先集結于小河附近及施維塞恩村之後以暨大路旁水溝內，再進即隱伏于四周有樹木及矮石碑之墳墓中，企圖避過俄軍砲火徐徐前進，惟德軍此種理想竟構成千古恨事，蓋此具有知碑之墓地不但不能掩蔽，反使俄軍砲火集中射擊，結果避入墓地之德第五團官兵幾悉數傷亡，如此敵人已無力前進而與俄第一〇八團其他各地區對抗，俄軍猛烈砲火已迫使德軍不得不自俄陣地後退八百步至一千步，德人之攻擊遂被擊破。

惟此時俄第二十七師右翼情況實具受敵威脅性質，茲簡略述

之：

德軍對俄第一〇五及第一〇六兩團之進攻實施稍遲，其兵力大部集結于里比年村一帶，尤以埃冲年北而高地為最雄厚，德軍此項兵力均係配置于俄第二十七師第一〇五團與鄰軍第二十五師第一〇〇團之接合處，第一〇五及第一〇六兩團與第二十七砲兵旅第二營各砲兵連之火力，使德軍無法接近俄軍陣線並迫其略向後移，但俄第二十五師第一〇〇團非但不能阻止敵人之前進，反自動向約德斯勞肯方面退却，德人即跟踪該團前進，遂造成包圍俄第二十七師第一〇五團右翼之形勢。

此種情況遂迫使該團團長不得不採取緊急措置，於是以其團預備隊兩個連佔領北面小林；同時俄第六砲兵連亦將陣線向右轉變成一直角形；更令駐于馬基克明村後第一〇六團之一個營調往小

林瑛堵。

十二時左右自俄第二十七師司令部觀察，鄰軍第二十五師第一〇〇團各連部隊正向約德斯勞肯行進，其中一部更已越過該處接近第五砲兵連陣地，第二十七師右翼遂行曝露。同時又接到情報：第一〇五團似亦未能阻擋德軍之壓迫而與第一〇〇團一併後退（情報不正確），此種形勢實使第二十七師右翼有被敵包圍之危險，因此即令師預備隊第一〇六團派一個營前往約德斯勞肯村之西，以便向敵側擊，其他一個營派往馬基克明歸該師右翼指揮，此外並令第四五兩個砲兵連將正面轉向右方，使進攻之德軍受其側擊。

所有上開部署實施之後德軍突破企圖遂被消除，十四時左右敵人即被迫而向西北方而退却，而俄第二十五師第一〇〇團亦得保

持原來陣地，至關於第二十七師第一〇五團之後退消息根本即不正確，該團僅有駐于右翼之一連部隊將正而稍向北轉，而調團預備隊之幾個連前往填防，故該團實未放棄陣地也。

綜上所述可知德軍攻擊第二十七師之企圖一如左翼之未獲成功，設敵人于獲得初步勝利後更再能進展，則俄第二十七師之處境亦必愈趨危險而至不可收拾，卒賴俄軍指揮官之周密部署及鄰軍第二十五師之聲援，遂將敵人計畫根本打破。此外俄第二十七砲兵旅第二營各砲兵連之準確發砲亦予俄步兵以莫大之助力。

由第三十五師及第三十六師編成之德第十七軍團，亦于此日攻擊俄第三軍團第二十五、二十七兩師陣地，關於德第三十五師進攻俄第二十五師及第二十七師右翼情形，吾人茲將德國作家庫特赫塞氏所著此役經過摘錄如下：（庫氏原德任第三十六師第七十一旅第

五團第七連排長曾參加攻擊俄第二十七師左翼之戰役。

「第五團部隊甫過施文基克小河（洛明登河以東二公里）即陷入俄軍強烈砲火之下，該團之前途實屬萬分困難，誠有如入地獄，砲火自瓦施連根、自風磨石側、自索德年村及自左方猛射而來，此時根本不知敵人蹤跡，但見步砲機槍配合之千條火網籠罩我方陣地，俄而血肉紛飛尸橫遍野，傷者呻吟之聲不絕于耳，德軍部隊頓形減少。我方砲兵開火過于遲緩，于是引起步兵要求速令砲兵出動之舉，步兵爲俄方砲火所迫伏于地上，無敢抬頭觀望者，第一二八團之戰況亦與此同，該團雖將里比年村佔領，旋以敵軍砲火過猛，不久亦報稱無以支持矣。」

由十四時至十五時之間德軍重砲俄第二十七師左翼及中央進攻。自觀測所偵得德軍後方有部隊前進，旋又見由砲兵組成之長形

縱隊自格留維成方面向瓦施連根推進，此縱隊之前進俄軍實不明瞭其用意所在，蓋俄軍判斷此砲兵縱隊絕不容投入俄軍砲火射擊之範圍以內也。實際上，德軍果在里比年東南高地卸下大砲十二門未容發砲轉處即被瓦施連根方面之俄砲兵第一營，馬基克明村後之俄砲兵第二營及第一〇八團機槍之集中射擊，德砲兵僅開砲一發，即全部犧牲，數分鐘後德砲兵陣地之上除遺留砲器與彈箱悄然散置各處外，所有隨來之人馬則均已爲俄砲彈下之犧牲品矣。

德砲兵部隊派赴陣地之目的，原在提高前線步兵之士氣，不幸甫達陣地即遭覆滅之禍，步兵士氣反因此而趨不振，前進之企圖亦不得不中止。

德軍既被迫中止對俄第二十七師中央之攻擊，乃以全力轉向該

師（第二十七師）兩翼，即該師與鄰軍第二十五、四十四兩師之接合處進攻。

德軍除以強烈砲火準備進攻之外，對於攻擊方式亦擬用他種戰術之經驗。進攻之步兵完全採用密集隊形，行列異常整齊，昂然前進。俄砲兵待敵人行列進至有效射程之後，即向其不斷掃射，德軍整齊之行列頓形紛亂，步兵被俄軍砲火截成數段，結果遂全部潰退。

上述德軍欲在俄師兩翼獲得勝利之企圖，實為德軍最後一着。十五時至十六時之間德步兵開始退却，初為單人退却，繼則整個戰線為之動搖。蜂湧逃潰。德砲兵曾以密集砲火掩護步兵後退，同時亦派若干裝甲車自里比年方面開至俄第一〇六團陣地以機槍掃射，察其目的亦不外欲圖掩護步兵安全退却。俄軍陣地受德裝



甲車機槍掃射頗受損害，乃自第四砲兵連中抽出一排對抗德軍裝甲車，接戰未久德軍裝甲車即停止掃射，並安然返回原防里比年村而去。

自觀測所及各部隊得到報告稱敵軍已漫無秩序的向後退却，情形極爲狼狽實爲俄軍乘敵軍紛亂之際施以壓迫而使其根本潰滅之絕好機會。

此時俄第三軍團長部下令追擊，但因俄軍事先必須警飭部隊，需要相當時間，則俄軍之追擊決不能早于十六時開始，結果命令雖下根本即未實行。十六時半左右俄第三軍團長因情況變更復下令停止追擊。

八月二十日俄第二十七師戰事即如此結束，綜計戰事經過十四小時之久，使每一戰鬪員感到疲乏，但因勝利之後且又未受大的

損害，故士氣仍極旺盛，該師損失約達百分之十二；計軍官二十一人，士兵九百五十人。

此日戰鬪結果俄軍獲得之戰利品：德國大砲十二門，砲彈二十四箱，機關槍十三架，步槍三千枝，子彈及軍用品無算，各式車輛二十部，俘虜約一千人，掩埋之德軍屍體達二千五百具。

此次戰役俄第二十七師損失不大之原因，爲該師能充分發揮砲火力量所致，吾人一查該師各部隊子彈消耗之巨，卽其明証，例如第一〇八團計有槍三千枝及機槍八挺，而一日耗去之子彈達八十萬發，而第二十七砲兵旅第一營之三個砲兵連，此日用去之砲彈亦在一萬發以上。

由俄第二十七師戰鬪經驗，可知現代戰爭中各部隊之火力果能組織適當，其獲得之效果必大。突擊戰術時代突擊之成功端在戰

團員陣線之統一，但現代戰爭則須槍砲火線之統一，爲欲達到火線統一之目的必具下列條件：

1. 砲火戰術上之指揮；
2. 步砲之密切連繫。

俄第二十七師此次戰鬪即完全適用此兩個條件。該師對於比較危險之目標即以砲兵集中火力向其射擊，除此而外并能轉移一部分砲火協助鄰軍第二十五師及第四十師（事實以下即有敘述）。此種事實足証該師對於砲機步槍火力之統一頗多努力，且更以樹立上行下（命令之發佈）與該師內部各單位間之通訊而發展此種火線之統一，而步砲之間復有敏捷連繫之部署，得使該師獲得勝利，茲舉例如下：第一〇六團第一營某連長曾以書面通告第二砲兵營連長：「距貴連約一公里半或一公里之處發現敵軍砲兵，敵處觀

察甚清，但不能確實判斷其地點，盼速遣察人員前來。」此砲兵連長即予照辦。

又如第一〇六團第五連連長曾于十五時通知砲兵稱：「敵步兵刻在距壕地八百步至九百步之處，應請向敵線及紅屋方面發砲轟擊。」，又該連長復于十七時三十分通告砲兵：「請速向樹林出口機槍處及掩蔽之砲位與房屋附近之塹壕開砲，敵人已向左方退却。」旋接答覆云：「砲兵已準備向貴處指定方向發砲。」該師步砲如此緊密連絡與互助遂促成偉大之勝利。

更有進者砲兵爲實現其與步兵行動之連繫起見，更有將觀測所移至步兵戰線之決心，如第六砲兵連長及第一砲兵營長與該營兩連長之觀測所均置于步兵陣地，即其一例。

俄第二十七師先德軍展開于便于砲火戰之優先境地而得到勝利

，此種事實足証遭遇戰中先敵展開意義之重要，實較往日爲甚，蓋現代戰爭不僅須要部隊之展開，且需砲火系統之共同展開也。

俄第二十七師之左鄰第四十師自宿營地出發遲緩，當該師先頭之第一五九團到達指定地點索德年時，已陷入先期展開之德軍砲火之下，遂使該師蒙受重大損失並傷亡軍官多人，此後德軍遂得直趨索德年矣。惟德軍行近索德年時亦陷入甫達戰場之第四十師砲兵連射擊線及第二十七砲兵旅斜射砲火之下，德軍密集隊形頓見稀少，前進之企圖亦因此未獲成功，旋德軍重砲連加入作戰，德陣線之砲火復趨猛烈，察其用意殆欲將俄軍驅至索德年以外。

俄第四十師長因本師部隊完全在敵人砲火控制之下加入作戰，無法如第二十七師之使火線統一（使步砲火力之指揮一致），雖然第四十師砲火力量較第二十七師爲強，但因展開過遲及在該師立

足未穩之際又須與敵人作戰，結果雖有優勢砲火亦不容其有發揮之時間也。至十五時德第三十六師第六十九旅部隊復開始向俄第四十師中央進攻，該師第一五八團不堪德軍砲火之壓迫即離陣地後退，右翼之第一五九團亦隨之後撤，斯時第四十師師長眼見情形迫切，乃將預備隊開出向德軍反攻，以求原有陣線之保持，經最大努力始得達到目的。

此時投入俄軍第二十五、二十七兩師火網之德第十七軍團左翼及中央已在本部退却之中，不久該軍團右翼亦繼之開始撤退，俄第四十師部隊即乘德軍退却之際出動前進，沿途頗有俘獲，戰場上遺棄之德軍尸體達一千具以上。

負有特別任務之俄第四十師第一六〇團與一個砲兵連，前于八月十八日自該師分出擄越過洛明登森林，以便保持第一軍中央與

在森林南方出擊之左翼的聯絡；至八月二十日早該團越過洛明登森林向瓦特克明推進，企圖予德第十七軍團右翼以有效的打擊，協助本師主力。十二時左右該團抵到格列蘇年——開登之線，即與德第一預備軍團之部隊衝突，旋因該團砲火向德軍側背猛擊，遂使進攻俄第四十師正面之德軍蒙受損失。

總計八月二十日俄第四十師損失軍官三十一員，士兵二〇二二人。

八月二十日俄第三軍團與德第十七軍團之衝突，實具有遭遇戰性質，吾人由斯塔雷濱戰役已知決然之勝利係建築于優勢砲火之上，德第十七軍團兩個師之中共有二十四個輕砲兵連及四個重砲兵連，而俄方三個師之中只有二十二個輕砲兵連，德軍雖在數量上多六個砲兵連，但不能謂之爲佔有砲火優勢，亦即無絕對超越

砲火也。德第十七軍團長馬更生將軍雖以極端緊張之情緒企圖向俄軍進攻，結果，卒因未具絕對優勢之砲火力量，遂致未獲成功。

德第十七軍團兩個師中之步兵兵力，計有戰鬥員二六三〇〇人，而俄第三軍團三個<sup>師</sup>之戰鬥員亦不過三〇二〇〇人。或謂德軍指第十七軍團攻擊之不逞係俄方人數超越所致者，但如憶及俄軍追擊向後潰退之德軍時，曾爲德方砲火所阻，迫使俄軍砲兵不能發揮其威力之事實，即可證明此種揣測之不正確矣。

在現代砲火發達條件之下正面之抵抗力亦隨之增大，亦即爲現代戰爭中之新的現象。方德第三十五師突破俄第二十五師陣線之時，俄軍藉砲火之威力組成砲火網，予投入網中之德軍以猛烈之轟擊，結果俄軍被德軍突破之陣線不但未容德軍再進，且投入火



網之德軍幾無以自拔，由此推論足証現代戰爭中，俄方戰線如有我一小部份被敵突破，只須砲火指揮適當，組成砲火網使敵人投入，則所謂突破也者決無妨碍也。

在洛明登森林以南進攻之俄第四軍團第三十師及第五獨立旅在庫年—甫羅肯線上與德第一預備軍團部隊遭遇，此時俄第一騎兵師仍在塞斯肯區內，担任警戒俄軍左翼之任務。雙方兵力如下：

俄軍 一個半步兵師(二十二個步兵營)  
(九個砲兵連)

德軍 兩個步兵師(十個步兵營)  
(十六個砲兵連)

雙方所負任務同為在洛明登森林北方警戒本軍主力之側翼，故行動極為謹慎，雖有衝突亦非爭勝負之衝突。至晚俄軍始偵悉德軍已在下半日有第三預備師(十二個步兵營)開到第一預備軍團之右翼(七個砲兵連)

其兵力已超過俄軍一倍，此種情勢足使右翼已被德軍包圍與擊

破之第一軍有陷入十分危險境地之可能，因德方增此一師援兵之後，俄第一軍，兩翼均有爲敵包圍之趨勢也。

吾人如就八月二十日下午以前「弓賓年戰鬥」戰場上之戰略形勢，即可察出德軍中央雖被擊破，而仍佔有絕對優越地位，此時欲待俄軍向中央陣線再施堅決之進攻，實不可能，因德軍左翼（第一軍團）次日即可出至俄軍後方，不但直接威脅俄軍右翼，且能壓迫其中央而截斷其交通路線也。惟以前戰史上時有一方已佔優勢，而此方統兵者反因受某一方面局部不良印象影響而自認失敗之先例，八月二十日弓賓年戰鬥中德方之出處即屬如此。

德第八軍軍長普利特維次將軍鑒于第十七軍團之局部失敗，遂使其對於全般戰局懷一不良印象，而是日晚十七時接到德第一軍團長佛郎索阿將軍以電話報告該軍團擊破俄軍右翼及俘獲俄軍六

千人（此數根本浮報）之消息，遂以爲佛氏此次報告仍一如斯塔雷濱戰役時之不實在，即決然不予置信，並發佈如下命令：「第十七軍團既陷于苦戰已無再進能力，第二十軍團方面亦未接得良好消息，本軍長或迫不獲已退至維斯拉河彼岸。」

丁·弓賓年戰鬪之講評

1. 俄第一軍軍長于戰前使右翼突出之決心絕對正確，因此種部署可使包圍德軍左翼之任務易于完成，但同時亦應令騎兵向蘇根奈森林出動，以免德軍藉此森林作爲包圍掩護俄軍右翼機動之障幕。

2. 俄軍鑄成之錯誤即爲德軍利用，以第二師及第一騎兵師佔據森林，遂使德軍有隨時打擊俄右翼之側背與後方的可能。

3. 俄騎兵軍團長爲欲達到掩護俄軍主力之目的，曾在克勞皮施肯

附近進攻德第二後備旅，堪稱正常行動，但該騎兵軍團不向後退之德軍迫擊已屬不當，而更于勝利之後自動退往林登塔爾，使俄軍右翼則顯然暴露，實爲絕大謬誤。

4. 俄騎兵軍團以四個騎兵師之雄厚兵力展開于六個半公里之戰線而施行正面攻擊，放棄騎兵神速運動之本能。亦屬錯誤，蓋該騎兵軍團如能利用其神速運動既可包圍德後備旅之側翼，且能打擊其後方也。

5. 騎兵如具有優勢砲火可于正面攻擊敵軍之步兵時，獲得勝利。

6. 担任警戒俄軍右翼之騎兵獨立旅應宿營于蘇根奈森林，並非駐于步兵之後斯普連地方，因駐于該處即無以完成其任務也。

7. 此騎兵旅在戰事開始前退往施列甯地方，實爲軍事上的罪過。

8. 德第一軍團長佛郎索阿將軍認定左翼運動必趨擴展，乃以優秀之第二師德調充軍團預備隊以爲左翼機動之準備，而代以戰鬥力薄弱之布魯德留克後備師，堪稱洽合情況之部署。

9. 佛郎索阿將軍于部署完畢之後，即令第二師與第一騎兵師共同向俄軍側背及後方出動之措置，完全正確。

10. 此次戰鬪之中俄輕砲向德軍戰壕之射擊，根本力薄，足證運動戰中必需運用重砲。

11. 現代戰鬪中之正面攻擊其勝利與否，全視優勢之砲火能否制限敵人，德軍雖出至俄第二十九師之側背，卒因未具優勢砲火無法擊破該師。

12. 遭遇戰時我方部隊必須先敵展開之意義，異常重大，俄第二十五四十兩師兵力之展開較敵稍遲，遂陷入困難之境地，而第二十

七師能在敵人兵力展開以前，佔據指定之陣線及嚴密部置砲位，遂能從容迎擊德第十七軍團之攻擊並阻其前進而予鄰軍以莫大之協助。尤有進者該師之勝利火線統一指揮之功，亦不可漠滅。而火線之能統一指揮，則必需于各單位與步砲間組織適當之通訊始可。

13. 現代戰陣之中決不能以密集隊形進攻敵軍，德步兵曾以密集隊形進攻俄軍，不但未獲預期之勝利且遭受損失。

14. 戰場上目標暴露之掩蔽部非但不能掩蔽，且能招致敵方砲火之集中射擊（德軍在瓦施連姆墓地之覆滅即其明證）。

15. 現代戰陣中如敵人具有優勢砲火及可靠通訊，則我方砲兵陣地決不能配置于敵方砲兵視線所及之處（德軍一個砲兵營即因目標顯露而全部犧牲在俄軍砲火之下）。

16. 進攻步兵之退却可由砲火及裝甲車之出動作爲掩護，而抵抗上述砲火及裝甲車之前進，則非以單獨之砲兵小排出至步兵陣線，然後予以轟擊始能收到效果，此種情勢即證明步兵團中應有砲之裝備。

17. 陣線如有某一地段被敵突破，實無妨礙，惟必須統一砲火之指揮，組成砲火網以誘攻擊之敵軍，則所謂突破者自能消滅，由此觀察可知防守者絕對可以佈成集團的間隙陣線，固無須一線配置也。

8. 弓賓年戰鬪之末，德軍作戰形勢已較俄軍爲優越，但德第八軍軍長于次日缺乏繼續作戰之勇氣，並自認失敗而退却，實屬放棄時機。

9. 在廣大戰線上之現代戰爭，所謂戰鬪結果者即高級統帥所得各

方印象之綜合，依據此種綜合即可判斷己方爲失敗或勝，弓賓年戰後德軍之退却，亦即如此。

3. 俄第一軍之行軍運動（參閱第一圖及第三圖甲）

甲·德第八軍退却之複雜原因

前已言之，八月二十日十七時德第八軍軍長普利特維次將軍，於電話中與德第一軍團長佛郎索阿將軍接談時，曾表示：「未得負有警戒該軍右翼任務之第二十軍團良好消息」之語，茲特申述如次。（按德第二十軍團係展開于馬蘇湖西南阿特斯堡區內，與俄之那留軍（第二軍）對峙）。

八月十九日午後第八軍司令部接得報告，稱德方以前料定駐于龍姆沙之那留軍左翼，刻已進至阿斯托羅連卡。普利特維次將軍對此消息根本未予重視，蓋俄軍果由此方面進攻勢須在無鐵路之



困難地區行動故也。但二十日又得空軍偵察報告，謂發現俄軍若干縱隊自瓦薩及浦爾圖斯克方面向木拉瓦行進（以下即可見及此爲派往增援俄第二軍之第一軍團部隊），次日即可越過國境侵入德領，此種報告遂將普氏以前所料那留軍左翼不能通過賀日列以西之揣度完全打破，一小時後又得「在木拉瓦路線以西發現大量俄軍」之緊急情報，於是使普氏頓形不安！綜合上述各方報告德第八軍軍長遂認定俄國一個軍之兵力已有企圖進攻木拉瓦—索爾—烏—兌赤愛勞方面之趨勢。

德人深知俄軍進攻東普魯士之作戰路線，僅維日保洛甫—格拉也甫，木拉瓦三路，如俄軍沿兩端之維日保洛甫及木拉瓦兩路同時行動，則戰線延長達三百餘公里，俄方自必運用大量兵力，因此普利特維次將軍八月二十日接到俄軍將自南方進攻之消息，認

其必具單獨作戰之雄厚兵力。

德軍此次與俄軍部隊首次接戰之後，已使其平日輕視俄軍之心理爲之動搖。普利特維次將軍及其參謀長瓦德西將軍（非任參謀總長及八國聯軍統帥之瓦德西）鑒于馬吏生軍團（第十七軍團）之敗績，認定八月二十日德第八軍在弓賓年戰鬪中僅與尼門軍（第一軍）一部份部隊接戰。德軍統兵長官之揣度，以爲尼門軍係由五個軍團編成者。蓋彼輩係根據最初所得關於尼門軍之戰前編制也。實際上俄第一軍編制內應有遊衛，第一三四二十五個軍團加入，關於俄第三四兩個軍團之參戰係于審訊俘虜中得知；嗣又于八月十七日，十九日及二十日戰役中偵悉俄第一軍兵力之中尙有第二十軍團之兩個師（二十八二十九）亦曾加入作戰，是則除已發現之三個軍團（第三第四第二十）外，德第八軍軍長認尼門軍中尙有兩個軍團之

生力軍配置于預備隊之地位；當時德軍長判斷此兩個軍團一駐于俄軍右翼之後；一駐于洛明發森林之南，因此普利特維次及瓦德西兩氏估計俄屯門軍之兵力決不止六個半師，至于德第八軍司令部揣測那留軍向兌赤愛勞進攻，又使其產生「德軍自前方退却時絕不能在亞力河與巴沙基河停留之決心」，並確認欲保全兵力只有迅速退過維斯拉河。爲使第二十二軍團與其撥歸該軍團指揮之部隊完成掩護兌赤愛勞路線之任務起見，更須將該軍團之兵力再度予以增加，於是普氏又決定自本軍所屬北方兵團（即與俄第一軍作戰之部隊）中抽調，此種部署決定之後普氏即于八月二十傍晚發佈命令：

「一、第八軍主力應于八月二十日夜退出陣地開始向西退却；

甲、第一軍團，布魯德留克師及第二後備旅應向英斯

特堡及哥尼斯堡方面撤退；

乙．第十七軍團向奧陵堡撤退；

丙．第一預備軍團向諾登堡撤退；

丁．第三預備師向安格堡撤退。

二．主力退出陣地應由第一騎兵師，所有（附有軍團屬步兵獨立營數營）師屬騎兵團（約八個團）及步砲混成之後衛隊擔任掩護。

三．第八軍主力應于二十一日中午前越過安格拉卜河；騎兵及担任掩護退却之部隊應在安格拉卜河東岸阻止敵人之追擊，以便第八軍主力得以遠離俄第一軍之部隊。

四．第一軍團應在英斯特堡以西搭乘火車迅速轉運第二十軍團右翼，而第三預備師應在安格堡以西上車運往阿倫斯

「太第二十軍團左翼。」

八月二十日夜德第八軍部隊即開始執行上述命令。該軍司令部亦于八月二十一日晨自諾登堡移往巴登斯太，即于該處接到第二十軍團長索耳赤將軍之報告稱：那留軍已自木拉瓦——佛利得利斯合佛線上進攻，該軍團擬將主力集中季耳根堡區內，以待第一軍團及第三預備師之到達，如那留軍果以全力自木拉瓦東方一帶進攻時，索耳赤將軍擬集中兵力予俄軍側背及後方以有力之打擊。索耳赤將軍之計畫經普利特維次將軍審查結果，認為正當乃即加以批准。

八月二十一日午後第八軍司令部又接得各方報告多件，證明康年康甫將軍統率之尼門軍前進極為謹慎。

駐于瓦卜里次之德國大本營接到普利特維次將軍放棄東普魯士

率軍向維斯拉河撤退之報告後，異常憤懣，大本營參謀長卜毛奇將軍曾爲此事於八月二十一日與普氏以電話接談多次，並命其將兵力集中，以打擊俄之那留軍。卜毛奇將軍並爲達到兵力之全部集中計，日指定第一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應向阿崙斯太方面前進，普氏對於毛奇主張亦予贊同並準備在退往維斯拉河四岸前，以第八軍集中之兵力攻擊俄之那留軍，但普氏對於毛氏指定第一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循捷徑向西南方向前進一層，認爲跡近冒險，蓋普氏揣度俄方尚有一個軍沿中央路線經格拉也甫回亞力斯與約翰斯著線進攻也。綜觀上述可見普氏判斷俄軍兵力之區分，係沿維口、保洛甫、格拉也甫、木立瓦三路，每路一軍，每軍五個軍團，因此普氏遂以爲俄軍進攻東普魯士之兵力實較德第八軍超出五倍之多。此種對於俄軍兵力之張大鼓吹，亦僅聊志不寧如普氏

者始可道出，因俄國西北方面軍既無三個軍之組織，而每軍更非五個軍團，實爲人所共知之事實。

小毛奇將軍與第八軍軍長普利特維次將軍在電話中數次接談之後，察覺普氏精神上已失却均衡，如仍任其留職則於將來實施新會戰時，自難期望獲得勝利，因於八月二十一日請准德皇威廉第二之同意決定將普氏及其參謀長瓦德西撤職，而改派興登堡將軍繼任第八軍軍長，魯登道夫任該軍參謀長（此項任命二十二日發表）。雖然如此，毛奇亦認第八軍在弓賓年戰鬪以後之形勢實不能認爲穩定，結果遂有自法國戰場抽出三個軍團增援東普魯士之決定，但實際只有法戰場抽調兩個軍團，一個騎兵師而已。毛奇於德法首次國境會戰以後，德軍正向馬爾內河前進之時，將担任主攻之主戰場兵力削弱兩個軍團之多，致使德軍于馬爾內河戰鬪時不

能擊退英法軍隊，是以毛奇此舉實利于法，而不利於德也。

、關於此節，霞飛將軍部屬都彭將軍曾在其所著「一九一四年德國最高軍部」一書中有如下之紀述：

「自法戰場抽出兩個軍團，計自比洛夫軍（第二軍）抽出近衛預備軍團；自高舉軍（第三軍）抽出第十一軍團，另一個騎兵師。德軍此種調動實爲法國之救星，設近衛軍團于九月七日仍在比各夫車與克習克軍（第一軍）間未動及第十一軍團與其騎兵師于九月九日仍在沙庇魯阿扎附近之時，則戰鬪結果必趨另一局而矣，一九一四年中德國參謀總長造成如此大錯，致使戰鬪直接蒙其影響，老毛奇將軍死而有知當由墓中起而擊之也。」

以上所述即爲八月二十日弓賓年戰鬪之重要後果。



### 乙 俄第一軍行動遲鈍之原因

茲有一問題呈資吾人探討者，即八月二十日夜德軍主力退出陣地之際，俄軍馬庫申將軍爲何任其免脫而不予追擊，茲一一解述之。

現代遠距離砲火戰之特點，即部隊藉砲火之掩護易于脫離陣地，一九一四年之戰事已足顯示此種條件較日俄戰爭時代尤有過之。擊破敵人以獲得勝利之守方對於採取攻勢之敵人的退却，根本不能即時發現如必欲一知則非施行政擊不爲功，但此又需相當時間，決非立刻即可開始攻擊也。在此種條件之下守方于施行反攻之初其行動自必慎重，殆爲理所當然。現代空軍發達脫離陣地運動已爲之停頓，但此亦須具有能控制敵人之空軍始能收效。至于敵人脫離陣地之時，其原有陣地防線仍保持固有輪廓，但

此項防線之後則因主力之退却已成一空隙地帶，如欲越過防線偵知敵人主力是否退却，則惟空軍是賴，一九一四年空軍尚不甚發達，關於敵人是否撤退一層實難望空軍之助力。

八月二十日弓賓年之冊圖俄軍係處于被攻擊地位，當時俄軍兵力較之德軍薄弱甚多，及至戰後又蒙受重大損害，第一軍司令部且有退却之聲浪，至於敵方此時行動如何？實無從得悉，只料定德軍次日更將大舉進攻而已，且俄軍之中更無任何預備隊可資調動，凡此種種皆爲八月二十一日俄第一軍行動慎重之主要原因。

八月二十一日俄第一軍右翼之第一一六團與第二十九師右翼業將昨日造成之不利形勢予以糾正，中央第三軍團之三個月師亦僅以砲火向洛明登河彼岸敵軍陣地射擊，第一軍左翼之第四軍團之第三十師于擊退敵軍後，慎重前進，已達到哈瓦廷—克列索斐線上

韋那息赤萬斯基將軍統率之騎兵仍是按兵未動，但古科將軍所轄之第一騎兵師與第五獨立旅部隊則于午後偵悉德軍之退却。該騎兵師長當于二十一日晚報告軍司令部稱：「據諜探偵察我軍戰線前及沿馬克格位保甫——陸增及里克——陸增兩鐵路線之敵，業已向陸增方面退却，營幕塹壕及一切障碍物之痕跡到處顯然，到達維明年之搜索隊在本日十三時前未遇敵人」。

俄第一軍軍長得悉德軍業于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撤退之消息後，即于次日（八月二十二日）頒佈進攻命令，但該軍主力之進攻事實上僅于八月二十二日午後方可開始。

俄第一軍行動如此遲鈍純係該軍在弓賓年戰鬪前行軍過急所致。緣該軍自集中地出發已越過一二〇公里之地區，到達後即加入作戰，故部隊此時絕對需要休息以便整理後方。依照部隊適當之

輜重組織，步兵師爲保持正常運輸決不能遠離鐵路站或倉庫至兩、一三日行程（即四十至五十公里），如再須前進則必利用軍團或車屬運輸器材始可，但亦不能超過五日行程，更須前進則須添設區間兵站，軍隊運輸工作如能組織嚴密，使其工作不斷，實爲現代砲火戰中必具之條件，如組織不良即能直接影響戰鬪之進展。

俄第一軍離開國境雖僅一個半日程，但其輜重根據地則在維日保洛甫站，該軍若干師之距離該站已超過二—三日行程，則該軍之中止前進實爲必要，廉平康甫將軍之准許該軍于八月二十日休息一日者，亦即因此，惜乎休息未能成立耳，運輸與戰略之有密切關係於茲益信！

八月二十三日午後俄第一軍所屬各軍團達到坡川賽肯—達克明之線，德軍之戰線則在拉布選肯—格烏巖線上，兩軍主力之距離

北段爲二十公里，南段爲三十公里。

八月二十三日午後俄第一軍司令部偵知敵人正向亞力河渡口處退却，廉年康甫將軍除置一個師于吳拉斯吞堡方面外，所有主力悉向奎梅老—格烏巖線上之敵前進，並派偵察部隊向勞必烏，哥尼斯堡，烏拉斯吞堡，陸續搜索。

弓賓年戰後俄西北方面軍總司令已覺放任僅具有六個半師兵力之第一軍深入東普魯士，實屬過分冒險，乃將原屬第二軍駐於里克區內之第二軍團撥歸該軍調遣，廉年康甫將軍即將此軍團派往安格堡方面。

八月二十六日午後俄第三四二三個軍團達到達梅老—格烏巖之線，第二軍團則已行近安格堡，總計第一軍戰線在近三日內共前進五十公里許，如以步兵徒步行程計算則已行七十五公里，即每

日二十五公里之正常行程，但在未佈置後方之條件下此種正常行程仍嫌過多，故俄軍如欲迫及德軍實爲事實所不許。

八月二十六日廉平康甫將軍接到西北方面軍司令部電令一件：

「一。在各預備師未到達以前應以兩個軍團圍攻哥尼斯堡。

二。其餘部隊應追擊未匿入哥尼斯堡而向維斯拉河退却之敵軍。俄第一二兩軍應共同行動將敵人逐至海岸方面，不放其退至維斯拉河」

爲執行此項命令廉平康甫將軍卽于次日令該軍部隊向戴美河及亞力河前進，並令自南前進之第二軍團直趨諾登堡。至于騎兵則令其以主力在本軍之前担负搜索，軍之兩翼則由兩個騎兵師警戒。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俄第一軍司令部又接到西北方面軍參謀長第

三〇二〇號電報：「撤退之敵軍已轉往第二軍陣地，並在必壽夫斯堡，季江根堡及索爾島附近猛烈出擊。阿倫斯太已爲我軍佔領，請迅速前進協助第二軍，左翼應向巴登斯太，騎兵則趨必壽夫斯堡，第六軍團應向帕生海姆進發。」

實際上八月十七日俄第二軍之戰鬥已在候亨斯太—索爾島線上爆發。其午候亨斯太之右翼距第一軍最近各軍團之航空路程爲一〇〇公里，徒步距離則不能少于一四〇公里。廉平康甫將軍即指定左翼兩個軍團之進攻地點：第四軍團向艾老，巴登斯太線，第二軍團向巴登斯太—必壽夫斯太線，俾便予德軍戰線之側背及後方以有力之打擊。但八月二十八日俄第一軍各軍團開始向新方向前進時，候亨斯太附近俄第二軍之戰鬥已爲最後一幕，迄至下午第二軍軍長薩松諾夫將軍已下總退却命令，此種情勢，則第一

軍兩個軍團之向西南方深入一層非但可陷該軍（第一軍）于極端危險之境地，且第二軍中央各軍團之存亡關係亦足能影響及于該軍。惟西北方面軍司令部對於第二軍實在情況似未獲得可靠消息，復于八月二十九日晨頒發廉年康甫將軍第三〇四〇號電報一件，告以第二軍情勢危急，要求速派兩個軍團應援該軍，並遣騎兵直趨阿倫斯太。及至早十時又接西北方面軍司令部第二電，謂第二軍已經撤退，請中止前進。

廉年康甫將軍當將第二、四兩個軍團停止向新方向前進，但仍令騎兵向第一軍防地繼續搜索前進。古科將軍統率之第一騎兵師且于八月三十一日到達阿倫斯太，惜為時已晚，因此時薩松諾夫軍之悲劇業已終了也。八月二十九日夜間第二軍軍長薩松諾夫即自殺于戰地，次夜距阿倫斯太南方四十公里之南皮沃達森林中僅餘



俄軍中央各軍團遺留之器械，供人憑弔而已！

4. 坦能堡會戰（參閱第一五六七八九十各圖）

甲·戰前一般情況

吾人已知俄第一軍之急遽侵入東普魯士，已使該軍作戰直接蒙受不良影響。而第二軍於匆忙之中令其進兵，其所受損害尤爲重大。即此項計畫之編制人日林斯基與楊魯克維赤兩氏（大戰前俄國參謀總長），亦於戰爭初期自認此種計畫所付予此兩軍之任務實有使其難于執行之困難。

俄國大本營因受條約之束縛，時存迅速出兵援法之念，當八月

二十日弓賓年戰事激烈之際，又接得俄國駐法軍事代表自巴黎一

電，稱法國軍政部長鄭重表示：「確認俄軍自瓦薩向柏林進攻一

層實屬可能。」此種絕無理性之聲明亦僅感受德軍壓迫之法國及

神經錯亂者始能道出，俄軍即依其所請加速進攻東普魯士之行動，亦恐法國意猶未足也。

八月二十六日法國駐俄公使拔略洛赫接奉巴黎一電：「據可靠消息與俄軍作戰之兩個德國軍團刻已開始向法國邊境輸送，察其用意似擬與德邊之後備部隊調換防區，請促俄政府從速出兵。」

此誠所謂神經錯亂之言論，法國政府竟根據所謂「可靠消息」而信德國兩個軍團果自俄戰場運往法國之謠言，誠不值識者一笑！蓋吾人已知德國最高軍部因受弓賓年戰鬪之不良印象，業于此數日中自法戰場抽調兩個野戰軍團急運俄戰場增援，法國此種神經過敏之報告，能使俄國誤認法軍業已敗績必須急遽援助之策略，故此數日中俄國最高軍部不但須調度俄方軍事，且須努力兼顧協約國之一般利益，困難可知！

尤有進者，第二軍于編軍時期因過分匆忙，遂直接影響該軍戰鬥之準備，爰第二軍係由瓦薩軍區三個軍團，維里納軍區一個軍團（第二軍團）及莫斯科軍區一個軍團（第十三軍團）混合編成，在此種條件之下而欲令該軍提早進攻自感困難，及至戰事結束該軍遭受之損失已較第一軍悲慘多多矣。

薩松諾夫與康甫兩軍均在後方尙未佈置狀態之下開始戰鬥，而尤以薩松諾夫軍爲甚。該軍應有之野戰爐灶及軍團屬與軍屬運輸工具均未到達，而若干師中（如第二十二軍團第二師）且有未及攜帶行李者。第二十三軍團白砲營既無彈藥隊，且砲彈基數均用普通車輛運輸。該軍團以重荷委諸負有運輸該軍團給養之各鄰近軍團，而鄰近各軍團亦因其運輸工具未到，致使其本身之秩序爲之紊亂，其中亦有若干軍團開拔之時未足定額人數者（如第六

軍團定額原爲三十二個步兵營，實際參加作戰者只有二十四個半營；第十五軍團僅有二十八個營；第十三軍團僅有三十一個營）。

據曾參加薩松諾夫軍作戰之某某等軍官紀述：「方作戰之初該軍各師旅團統兵長官因若干師均未達到充分戰國準備（如第十三軍團于動員時有百分之六十爲補充新兵），曾有羣請暫緩進攻之舉，并謂此次該軍行軍絕不似部隊行動，其漫無秩序有若進香人之湧擠。而補充新兵尙未及改易軍裝，即遣其上車向布洛斯透克輸送，及抵該處則又令其強行軍」。亦足見該軍紊亂之一班矣。

後方組織既不健全且能影響具有重要作戰意義之通訊工作，第二十三軍團尙未領到該軍應有之技術通訊器材，其他軍團雖曾領到，但亦不能適合運動戰之需要，而預定之會戰又極迅速，則該

軍戰線實嫌過長。總之第二軍之開始作戰，通訊器材，通訊人員及必要之通訊工人均感缺乏，而該軍又須在人力與物力不足之條件下，在東普魯士行動（東普魯士人民均已參戰，該處電線又于俄軍行近時全部破壞，電機被毀，地方通訊人員亦均星散）其于該軍之困難可想而知。

且曾發生此種事實，即各軍團將所有與各師聯絡之通訊器材用罄後，已無津架線至軍司令部及各鄰軍，此時軍司令部竟不能予各該軍團以援助，實非笑談！八月二十三日第二軍司令部已無法與各軍團保持聯絡。因于萬分不得已之中使用無線電，但於使用此新的技術器材時又以過於急促，致成紛亂現象。各軍團之中有未領得無線電密碼者（如第十三軍團）乃迫使軍司令部改用明碼無線電拍發重要作戰命令，此種明碼電報不但俄軍電台可以收到，

即敵軍各電台亦可整個截收（下文即有事實證明）。此種事實當然與軍司令部工作之紊亂至有關係，蓋西北方面軍司令部係由瓦薩軍區司令部重要人員組織而成，而該司令部編餘人員則全部調往第二軍司令部，作爲該軍幹部幕僚。軍司令部本身工作既不能保持正常狀態，則其部隊即直接受其影響，第十三軍團長克留也夫將軍於其所著戰事回憶錄中曾有如下紀述：「軍團司令部接到軍司令部命令常在深夜，有時且于甫經開拔之際又奉軍司令部變更前進之命令，於是乃停止前進，改派前衛先行，撤回已經行動之部隊，使部隊返往徒勞，實屬違反行軍規律。」

此外，各軍團之前進亦無師屬騎兵擔任掩護與搜索，故該軍盲目行動，一如廉年康甫軍。

前已言之，俄國因受法戰場不利情勢之影響，自八月十一日起

已有預定作爲編組新第九十兩軍之近衛軍團及第一軍團開始到達瓦薩地區，俄方因法國之請求而于匆忙中實施沿波次南新作戰路線進攻柏林之戰略集中，實違反「應在決戰方向決戰時期集中兵力」之軍事藝術原則。現在第二軍與德軍之會戰卽爲決戰時期，無論如何有將運往瓦薩各軍團改援該軍之必要。西北方面軍總司令亦準備將近衛軍團與第一軍團撥歸該軍調遣，但大本營未予同意，僅准調第一軍團前往，并限制該軍團只負警戒左翼之任務，以防敵人自托侖要塞方面之襲擊，因此該軍團雖在名義上調歸第二軍節制，實際該軍團只能在索爾烏地區內活動。

曾記弓賓年戰鬪，後曾將第二軍團自第二軍抽出，撥歸第一軍節制，結果遂使該軍團于第一二兩軍決戰之時均未參加，由此可見第二軍于決戰之緊急關頭，近衛軍團既徘徊于維斯拉河左岸一

帶，第二軍團復奔走于第一二兩軍之間不參加作戰，而第一軍團更以大本營命令牽制于索爾島區內，已使該軍兵力爲之削弱甚多，尤有進者日林斯基將軍因第二軍團業自格羅得諾方面調走，乃置第二十三軍團之近衛第三師擔任掩護該方面之任務，使第二十三軍團之參加坦能堡會戰僅一個步師，實爲俄高級統帥之絕大錯誤。

綜括上述可知俄高軍部原撥第二軍之兵力計有七個軍團（近衛，第一二六三十五三十三），迄至戰鬪開始則僅九個步兵師（第一六十三十五四個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之一個師）加入，而此九個師之中尙有兩個師（第一軍團）牽制于大本營指定之地區，不能調動，第二軍兵力之薄弱不問可知，且俄軍九個步兵師之砲火力量亦決不及德軍六個步兵師，尤不能予以深切之注意也。



乙·俄第二軍之作戰計畫

根據八月十日西北方面軍總司令致大本營之電報，原令第二軍以兩個軍團（第二第六）向里克—約翰斯堡線及兩個軍團（第十三第十五）向魯得讓來—阿特斯堡線進攻，然後再向吳拉斯吞堡—羅特佛里斯推進，即第二軍應沿中央鐵路線經格拉也甫侵入東普魯士，因此該軍即依照作戰計畫展開于此地區之內，旋于同日（八月十日）接奉大本營第三四五號訓令，要求俄軍迅速對德進攻，並指派西北方面軍以較大之任務，即第二軍應自西方迂迴馬蘇湖，擊破展開于維斯拉河與馬蘇湖間之德軍，並阻其退至維斯拉河彼岸。

現在第二軍一部份軍團如自南方包圍馬蘇湖，已與其所負之任務不合，西北方面軍總司令乃決定將第二軍作戰路線全部移往馬

蘇湖之西，僅留第二軍團于里克方面担任掩護，故八月十三日頒給軍長薩松諾夫將軍之第二號命令，即令該軍主力展開于梅申業——賀日列開之國境線附近，然後向魯得讓來——帕生海姆進攻，更北進則可出至馬蘇湖之側背與後方。第二軍軍長爲執行上開命令更將本軍之展開再向左方伸引，使第十五軍團之左翼與駐于木拉瓦——索爾島方面之第一軍團右翼相接。該軍此種調動純係爲使該軍部能存諾沃吉也夫斯克——木位瓦鐵路線上組織作戰根據地之必要部署，因現代戰爭根據地之意義異常重大，設一切輾重不能保持正常之周轉，實足爲會戰之莫大障礙，薩松諾夫軍自行軍開始至編制未完結及後方未佈置以前均不能脫離俄國鐵路線，因現代戰爭不僅需要向戰場集中大量兵力，尙有當前重要問題在，即作戰部隊後方機關之健全組織是也。

茲再就東普魯士之鐵道網而研究之，吾人即可察出沿亞力河以至阿倫斯大，季耳根堡，老登堡間湖沼地帶之德軍戰線，德人自西方築有通至此線之鐵路十二條，德國如實施保衛東普魯士之策略，則薩松諾夫統率之第二軍未必能沿馬蘇湖與亞力河間安然北進，其遭受德軍自阿倫斯太<sup>勞</sup>登堡方面之側擊自爲意中事，在此種條件之下俄軍北進愈深危險愈大！

此外戰前兩年瓦薩軍區司令部曾遣密探獲得德國參謀本部軍事演習之密本，此項演習之結果正與俄第二軍此次進攻之行動相似：俄方一個軍沿「此次薩松諾夫軍所採之路線」進攻，德軍即將兵力集中兌赤愛勞——俄斯特羅德區內，向自馬蘇湖西方深入東普魯士之俄軍的側背與後方出擊，而將其全部殲滅。

薩松諾夫將軍估計德軍演習之重要性，即堅決主張蘇軍之進攻

應極度徧西，惜乎此種主張未爲西北方面軍統帥採納。諾沃吉也夫斯克—木拉瓦鐵路爲俄軍在湖沼森林地帶唯一之給養輸送路線，決不能將其置于該軍側翼之後，其理自爲明顯。則該軍無論如何必須派一部兵力出至鐵路以西警戒該軍左翼。如進攻之第二軍兵力不足無法佔領馬蘇湖至木拉瓦之地帶或更西進時，則該軍不若舍去湖沼地帶而專向西進。况第一，二兩軍間之連絡因距離太遠根本無法保持，實不如脫離第一軍之束縛，而單獨進兵以對兌赤愛勞—俄斯持羅德線之敵軍爲愈也。

薩松諾夫將軍原擬如此進攻，但薩氏並無自己選擇執行「上峯所付任務」方式之實權，該軍之進攻係受西北方面軍總司令之指揮，該軍戰線之配置及前進之方向均由方面軍以命令嚴格予以規定。在上述命令範圍以內該軍長祇能將指定之戰線略向西移，於

是左翼兵力即較他處爲雄厚，如此部署之後，左翼方面之第一層梯次配置爲第一軍團，第二層梯次配置應爲近衛軍團，但該近衛軍團于開始進攻之時又被調往他處，是誠薩氏之不幸！

丙·會戰前德俄兩軍之局部衝突

A·俄軍兵力之配置

西北方面軍總司令于八月十九日致薩松諾夫將軍一電，要求正向國境線行進之第二軍加速行軍，此時該軍對於最高軍部之苛求已於無可如何之中竭力執行，如再迫使加速前進實力有所不逮，故當時薩松諾夫將軍曾發總司令一電：「第二軍自奉令後即以急行軍前進並未片刻停留，部隊在沙地日行二十俄里（每俄里較一公里稍多），再欲加速實非力所能及也。」

俄第二軍在此種極端困難之條件下于八月二十一日達到佛利得

利斯令佛木拉瓦線上，右翼之前有第四騎兵師；中央之前有第十五騎兵師；左翼之前有第六騎兵師，第五騎兵師則置于維斯拉河左岸。

據探報與俄第二軍對抗之部隊爲德第二十軍團及所有由要塞調來之後備部隊，其番號如下：

第二十軍團（第二十七及第二十八兩師）有步兵二五營，砲兵二八連，騎兵八連。

翁格師（第七十及第二十七後備旅，塞門旅，但澤支隊）有步兵二十四營，砲兵一四連，騎兵十連。

總共步兵四九營，砲兵四二連，騎兵一八連

如以薩松諾夫將軍統率之九個步兵師之砲火力量，等于德軍六個步兵師之火力計算，則在戰鬪之初第二軍實具有多于德軍半倍

之兵力，一如俄第一軍在弓賓年戰鬪時對德第八軍之兵力然。

德軍于八月二十日即已將部隊後撤，俄空軍偵察亦報發現兩個德軍縱隊自木拉瓦向北退却，旋騎兵亦報稱在阿特斯堡，奈登堡及奈登堡西方發現大量鐵絲網等項障碍物滿佈國境線上。緣德軍于動員以後即在此項鐵絲網之務掘成塹壕，而多數村莊亦因築有堅固之工事均爲防禦陣地。

此種情報遂使薩松諾夫將軍對於本軍部隊向德軍防禦陣地之前進，不得不小心從事，並因俄第二軍無直接奪據此項防禦陣地之優越兵力，故決心採用包圍及迂迴戰略。

至八月二十二日阿特斯堡，奈登堡，索爾島悉被俄軍佔領，並偵知德軍已向季耳根堡方面撤退，古薩松諾夫將軍電西北方面軍司令部報告佔領上述地區時，曾憶及本軍後方尙未佈置就緒，因

于電文中有：「行軍地區極爲荒僻，馬糧久缺，軍食亦無法接濟，自阿斯托羅連卡運輸亦不可能，本軍後方極待組織整理」之語。

薩松諾夫將軍對於所屬各軍團之任務以命令規定于次：

1. 第六軍團留于阿持斯堡區內；
2. 第十三軍團向葉德瓦布諾—阿木列斯哥芬前進；
3. 第十五軍團向里庫生—西力生方面進攻；
4. 第一軍團留于索爾島；
5. 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向可斯老進攻。

八月二十三日各軍團即遵奉命令開始前進，除第十五軍團外，其他各軍團均未受德軍阻碍，頗稱順利。第十五軍團是日在奧勞—佛蘭根老陣地遭遇德軍強力抵抗，上述陣地係由德軍六個團



(第三十七師及第七十後備旅)另附十六個砲兵連固守，德軍因砲兵連數稍多(十六對十四)，砲之射程又遠，故俄軍之攻擊頗感棘手。第十五軍團長當決定于二十三日夜間督率俄軍進至德軍陣地近處，俾二十四日拂曉即可攻擊，該軍團部隊為執行此項命令即于天黑之際向敵陣前進率至達到目的，及至二十四日拂曉乃向敵猛攻。

德軍對俄軍此次猝然的攻擊似頗張慌，稍事抵抗，即開始退却，整個戰場悉為德軍遺棄之槍械彈藥輜重車輛所籠罩，俄第六師第二旅且奪得大砲兩門機關槍數挺，并俘獲德軍官數員士兵百餘名，被俘之德軍官初以為必被槍決頗覺不安，嗣知俄軍並無此意乃即釋然！

此役俄第十五軍團各步兵團中損失亦大，計陣亡團長三員，傷

亡優秀營長及軍官多人，士兵三千。

德軍此次之急遽退出陣地，其主要因素，殆恐二十三日夜開往林登瓦爾得—奧芬戰線之俄第十三軍團第一師部隊迂迴其左翼，乃以空軍偵察後即向西北退去，僅在庫爾肯南之比信地方與俄第二團部隊發生衝突。

在八月二十三日以前俄第二軍司令部曾得到報告，稱全線德軍已開始撤退，僅在南皮沃達森林以西地帶強頑抵抗，經檢查德軍尸體及俘虜文件，證明參戰之部隊爲德第二十軍團與其後備部隊。依據此項搜集之材料可知敵人配備實在情形，大約在八月二十日以前阿特斯堡—葉德瓦布諾區內已有德兩個步兵師集中（第三十七師在阿特斯堡附近，第四十一師在葉德瓦布諾之南）。

八月二十一俄國騎兵截獲德軍報告，確知德第三十七師駐于

庫爾肯附近第四十一師仍在萊德瓦俄者，由此可知德軍戰線係有意縮短而向右伸展，則以前所得關於德軍向俄斯特羅姆撤退一層以此証之實無根據，因德軍此次縮短戰線亦正擬將兵力集中候亨斯太與勞登堡間之湖沼線上，此種部署亦正與其防禦兌赤愛勞路線之用意吻合，而實際上德軍亦屬如此配置也。

薩松諾夫將軍鑒于第二軍之北進——向吳拉斯吞堡與塞堡線——其左側及後方實有被德軍打擊之危險，認定必須變更本軍進攻之方向，使之稍西，但薩氏如欲望西北方面軍總司令全部批准其主張，明知其決不可能，因即決定作退一步之請求，故薩氏于八月二十三日電呈西北方面軍司令部，請准其改變進攻方向而向阿倫斯太——俄斯特羅姆線，電中並列述向新方向進攻之理由：

1. 可使第二軍所負截斷德軍歸路之任務易于完成；

2. 俄第二軍可利用木拉瓦—索爾島鐵路線作為作戰根據地；

3. 自阿倫斯太—俄斯特羅德向德國腹心攻擊，較自吳拉斯吞堡—塞堡方面為易。

實際上向阿倫斯太—俄斯特羅德進攻雖不能完全免除德人側擊之危險，但此種危險究較直向北進者為輕，蓋敵人如自季耳根堡—芬登堡方面出擊，俄軍可自阿倫斯太—俄斯特羅德線上向西轉變其戰線也。

薩松諾夫將軍之提議不但未獲總司令日林斯基之贊同，且責難薩氏不願執行命令，不久又致薩氏第三〇〇四號電報一件：

「德軍自被康年康甫軍擊敗之後，業將橋樑炸毀迅速退却，第一二軍之前已非強力部隊，仰該軍置一個軍團于芬爾島附近以秘密配置警戒防禦，所有主力即向生斯堡—阿倫斯太猛烈進攻，

并應于八月二十五日前佔領之，該軍之進攻目的在迎擊「被康年康甫軍擊潰之敵軍」，以截斷其向維斯拉河之歸路」。

西北方面軍總司令頒發此次電報之意義，以爲俄第二軍向北進攻，可以截斷德第八軍在弓賓年戰後向西退却之交通通路線，殆爲完全錯誤之理論，因事先對於時間與距離稍加估計，即知俄第二軍無論如何迅速行動亦決不能截斷德軍退路。尤有進者全東普魯士境內鐵路縱橫，德軍反可藉以隨時集中強力部隊于任何區內以截斷俄軍之退路。西北方面軍總司令日林斯基及其司令部幕僚不僅對於本方部隊之情況一憑毫無根據之幻想，而此種幻想甚且推而及于敵軍，吾人一查電中所云，第二軍之前「已非強力部隊」一語，即可判斷其爲捕風捉影之談，而事實亦適得其反，第一，第二軍之前自始即有德步兵四個師之強力部隊，第二，八月二十

三日德第二十軍團防線上又開到德第三預備師，苗力曼旅及德第一軍團之先頭。則俄第二軍左翼已與德軍強力部隊對峙，所云非強力部隊之揣度不攻自破。

由此觀之，身爲統帥者，其職位愈高務須使其一切設施適合情況，其不合情況之固執意見不得認爲統帥正常意志之表現，反之，對於認識情況較清之部屬報告，如與上述統帥之固執意見相抵觸時，尤不能武斷其意志不堅。方面軍司令部對於第二軍收集之敵情報告根本不信，且認爲言過其實，而于薩松諾夫關於部隊疲勞及該軍後方不健全之呈報，竟認爲決心不堅定與懦弱之表現。此種情形常能演成統帥與部屬間不能互相了解與互相信賴之現象，而將來之共同行動亦絕對難望其有所成就也。

爲執行西北方面軍總司令第三〇〇四號電令，薩松諾夫將軍迫

不獲已于八月二十三日發佈本軍向阿倫斯太繼續北進之命令，某日俄軍即在距阿倫斯太南方三十五公里之奧勞——佛蘭根老附近發生戰鬪，俄軍以整個軍團之部隊而不能迅速擊退敵人。而俄第一軍團偵察機亦于是日在季耳根堡區內發現敵軍露營兩處，每處約一師之衆。

陷于混亂狀態下之俄第二軍司令部，對本軍所得情報幾不敢置信，只有出于「唯長官命令是聽」之一途。

八月二十四日戰鬪完結及德軍自奧勞——佛蘭根老撤退後，日林斯基將軍始同意俄第二軍改變進攻方向之請求，即向阿倫斯太——羅斯特羅德進攻，但附有條件即該軍必須另派一個軍團率同騎兵出至牛斯堡，以掩護阿倫斯太及馬蘇湖間之地區。

西北方面軍總司令之同意俄第二軍改變進攻路線者，實由確知

該軍在時間上決不能追及正向哥尼尼斯堡退却之德第八軍故也。至要求第二軍派一個軍團向生斯堡出動，則純爲接得「一部退却之德軍」已向吳位斯吞堡前進之報告所推動。

查俄第二軍既改向阿命斯太——俄斯特羅德線進攻，則其右翼之保障，只須將阿命斯太附近右翼兵力予以增強即可。至于掩護帕生海姆方面該軍之後方一層，則該處湖沼環列已可依爲天然之屏障，如留置一個步兵旅協同出至必壽夫斯堡之騎兵，即足完成掩護任務。今舍此而不爲，竟將兵力薄弱之第二軍分出一個軍團與騎兵向生斯堡出動，實爲戰略之疏忽，設由此路進攻之敵軍不及一個軍團，則將兵力根本薄弱之第二軍削減一個有用之軍團，以作次要方面之需要，實爲毫無意識之舉動；如由此路進攻之敵軍超出一個軍團以上，則此派往生斯堡之一個軍團兵力須單獨與優



勢敵軍作戰，實有被敵殲滅之危險。

西北方面軍司令部既將第一軍團限制于索爾島方面，復將一個軍團調往生斯堡，第二軍兵力因此削減甚多，使進攻東普魯士之俄軍實際只餘五個步兵師，附三十六個砲兵連，該軍剩餘少數兵力在戰鬪上尙不及德索耳赤將軍統率之第二十軍團，蓋該軍團最初有四個步兵師及四十二個砲兵連之實力也。

八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薩松諾夫將軍決定自格羅得諾將第二十三軍團之近衛第三師及自瓦薩將該軍團之第一獨立旅調來增援，但在該軍急需迅速行動之時，此時始發動增調，未免過于遲晚，因此項援軍決不能如期追及戰場上之主力部隊也。

綜觀上述可知俄第二軍全軍編制共有九個步兵師，以扇形配置分佈于必壽夫斯堡（第六軍團），阿倫斯太（第十三軍團），俄斯特

羅素（第十五軍團及第二十二軍團之一半）、索爾島（第一軍團）等  
約長一二〇公里之戰線上（每師約佔十四公里半），兵力如此分  
散是第二軍非以拳力擊人，不過欲以手指搔入而已。

至八月二十五日晚俄第二軍部隊之配置已達到下列形勢：

1. 第六軍團駐必壽夫斯堡；

第四騎兵師駐生可堡，

2. 第十三軍團已到達庫爾肯；

3. 第十五軍團駐奧勞——佛蘭根老線；

4. 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到達卑跑（近衛第三師及第一獨立旅尚  
在輸送中）；

5. 第一軍團則在午斯島——梅特里次——可斯老——各拉老線上，其  
所轄第六騎兵師之一個旅在午斯島——拉定年線上警戒該軍團

右翼；另一個騎兵旅則在倫斯克附近；

6. 第十五騎騎兵師已進駐塞侖區內。

八月二十五日俄第二軍司令部接到敵軍集結拉尼年—斯特拉斯之情報（正與該軍左翼對峙），同時又得到第四騎兵師師長報告，稱大量德軍業於八月二十四日過吳立斯吞堡。

在此種情勢之下俄第二軍軍長已應毫無猶疑地立刻將該軍戰線轉向西方，以便迎擊威脅該軍左翼之德軍，而第十三軍團長及第十五軍團長亦同此主張。第十五軍團部隊之停於奧勞—佛蘭根老線上，雖因整理給養之故，同時該軍團長亦料到第二軍戰線終不免向西轉變，故止於該線以便易於轉動；第十三軍團長亦同此心理，方軍團長克留也夫於八月廿六日黎明接得軍司令部向阿倫斯太前進之作戰命令後，即決定將本軍團部隊延至中午再行動作，

並派參謀迅赴軍司令部報告。

克留也夫將軍鑒於東普魯士戰場之形勢，德國參謀本部高級軍官之軍事演習及德軍之向西北撤退種種顯明事實，常認德軍之主攻必自西直趨奈登堡方面，而目前情況尤使克氏對於德國參謀本部最後一次之軍事演習不能不有戒於心。因此克氏曾將此種見解函告軍長，并力主本軍萬不能在無後方佈置之條件下迅速進攻，更應勿忘德人之軍事演習，小心戒備本軍左翼。

至於薩松諾夫本軍之司令部幕僚則無上述精神上之援助，方薩氏對於部隊進攻方向猶疑不決之時，該軍司令部幕僚反謂：「如決心將正而轉變攻擊集結於季耳根堡—勞登堡地區之敵軍時，既須將已前進之各軍團部隊自中途撤回，亦且與作戰主意不合」，薩氏於採取決心之時，其需要本軍幕僚精神上之援助者可謂極爲

迫切，而軍部幕僚反以此毫無根據之危言相告，使薩氏精神上更無以自主，尤有進者該軍參謀長坡斯托夫斯基亦於八月二十五日軍長難於決定之緊要關頭，竟以部隊休息之次要問題與方面軍司令部長談，此種休息雖屬必要，然究不若「決定該軍進攻方向」之重要緊急也。

德軍早已放棄其消極的防守策略，俄西北方面軍司令部至今仍一無所知。現在德軍計畫非但無向維斯瓦河下游退却之準備，且擬以積極行動予「那留軍」左翼及後方以有力之打擊。

俄第二軍軍長此時仍擬再度試探方面軍總司令之意向並派該軍參謀處長菲利蒙諾夫遠赴方面軍司令部報告前方真實情況，以期達到轉變該軍進攻方向之目的。但總司令日林斯基將軍仍堅持前議不稍變更，日對薩松諾夫將軍表示不滿，一若薩氏不服從命令

此種事實，使薩氏精神上遭受嚴重之打擊，而於以後作戰之指揮，尤有莫大影響。

俄第二軍于萬分困難情勢之下，乃對各軍團發佈八月二十六日之作戰命令，同時並將軍司令部移往奈登堡，第十三及第十五兩軍團則向阿命斯太推進，此兩軍團之作戰路線已在阿命斯太—俄斯特羅德之東，即此一端亦經軍部與總司令幾經電報往還始克達到作戰路線些許移動之目的也。自茲以後軍長已再無與總司令爭辯之勇氣，惟執行其命令而已。

旋俄第二軍司令部接得可靠情報，証實大量德軍已集中季耳根堡—勞登堡線上，及至八月二十五日傍晚俄第一軍團長又報告德軍已由奈登堡及連梅老湖方面進攻矣。

八月二十六日早俄第二軍軍長因受第一軍團長報告之影響，決

定中止第十三及第十五兩軍團之前進，旋經本軍司令部慕僚之建議復打消此意。軍司令部慕僚王張此兩軍團仍繼續前進，另以不久即將到達之第三近衛師，第一獨立旅，重砲兵營及原屬第一軍團長指揮之第六及第十五兩個騎兵師增援第一軍團，決定之後當將此種部署情形雷告第一軍團長查照以寓提高士氣之意。

俄國高級司令部對於第二軍部隊向戰場之派遣，于茲完畢，總觀一切部署幾完全失當，一若日林斯基故意促使俄第二軍陷入覆沒之境地者，俄軍依照此種不合情況之配置，而與優勢之德軍戰焉得不敗！次日俄軍即與德第八軍開始戰鬥，其在候亨斯太卜索爾島方面發生者爲軍的戰鬥，其在必壽夫斯堡附近之戰事則爲俄第六軍團之戰鬥，以下當分別敘述之。

### B. 德軍會戰實施之部署

吾人既將坦能堡會戰以前俄第二軍造成之種種戰略上的病態部署，予以說明，對於德軍之如何措置，似應再爲申述。

弓賓年一戰已將德第八軍軍長普利特維次將軍之作戰勇氣，消除殆盡，德國大本營乃將普氏及其參謀長瓦爾西撤職，並派與登堡將軍與魯登道夫將軍繼任第八軍軍長及參謀長職務，魯登道夫將軍奉命後即被召前往科布連次大本營聆訓，魯氏即在該處而聆大本營參謀長毛奇將軍對於繼續在東普魯士作戰之指示。

八月二十二日深夜三時自科布連次開往東普魯士之快車中，與登堡與魯登道夫兩氏即作首次會見，至其會談情形，與登堡將軍所著戰事回憶錄中有下列一段紀述，特摘錄如次：

「余與本軍參謀長魯登道夫將軍于半小時之談話中，對於作戰意見完全一致，魯氏在科布連次時已發布繼續在維斯拉河作



戰之第一次命令，第一軍團應向兌赤愛勞集中使其與敵接近，而配置于第二軍團右翼之後。其他問題則俟抵達馬陵堡本軍司令都時再行決定。一

八月二十三日午後與登堡、魯登道夫、兩氏利、馬陵堡、德第八軍司令部，此時我第十五軍團部隊已與奧勞、佛蘭根、老姆地與德第二十二軍團左翼發生衝突。

派往增援德第二十二軍團之部隊為：

1. 第三預備師已在阿倫斯太下車；
2. 第一軍團已開始在兌赤愛勞下車；
3. 在斯特拉斯堡附近苗力曼將軍統率之第五後備旅率同自託命要緊調來之重榴彈砲營，已向勞登堡推進；
4. 三日後應在阿倫斯太、俄斯特羅德地區下車者尚有第一後

備師（師長戈耳赤將軍）。

深悉俄薩松諾夫軍之兵力者，即可斷定德軍形勢不能認爲危險，在奧勞—佛蘭根老附近之德第二十軍團左翼雖受俄軍集中兵力之威脅，但吾人須知該軍團長之備置一小部兵力于奧勞—佛蘭根老線者，原在羈延時間以使該軍團所轄其他各部隊得以迅速自葉德瓦布諾—阿特斯堡進至季耳根堡，吾人已知上述德軍機動早于八月二十一日即普利特維次將軍所核准者，興登堡將軍接任後自亦繼續執行，因種種機動之結果遂造成德第八軍南方兵團向俄那留軍左側及後方打擊之形勢。

德軍于上述部隊到達之後已能在候亨斯太—索爾烏戰線之前，展開八個半步兵師與九十個砲兵連之兵力，而展開于阿特斯堡與索爾烏間之俄第二軍兵力，亦不過九個步兵師與六十七個砲兵連

而已。

前已言之，八月二十一日毛奇將軍曾指示普利特維次將軍必須調第十七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增援德第二十軍團，且主張此兩個軍團應循捷徑向阿命斯太進發，但吾人已知普氏因誤料俄方尙有一個軍沿中央之格拉也夫作戰路線進攻，認爲此兩個軍團之前進爲冒險行動，及至八月二十三日德國參謀本部于被擊斃之俄軍官身上搜得俄軍重要命令一件以後，已證明進攻東普魯士之俄軍僅有兩個軍：廉年康甫將軍統率之第一軍係在馬蘇湖之北方一帶進攻；薩松諾夫將軍統率之第二軍則向陸增一阿特斯堡進攻。如此，以前普利特維次將軍毫無根據之揣度遂爾大白。

德第八軍司令部既偵知俄軍兵力實在情況，乃改變第十七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之前進方向：

第十七軍團向必壽夫斯堡；

第一預備軍團向塞堡出動。

此兩軍團爲執行新令即將根據地移往亞力河渡口；

第十七軍團在蓋耳斯堡鐵路樞紐附近；

第一預備軍團在古施塔特鐵路樞紐附近。

方德軍脫離俄第一軍陣地之時，因在距離上佔有優勢（約距兩日行程），故此幾個軍團之向西南方面開拔未遇任何阻障，此項部隊之撤退，完全由騎兵及其他步兵担任掩護，其中尤以自陸增一尼可來肯開往吳拉斯吞堡之第六後備旅及自施徧拜耳南開之第十七軍團一個步兵師掩護最力。

更有一事使德第八軍司令部之作戰工作爲之減輕不少，即八月二十四日晨興登堡將軍與魯登道夫將軍同往第二十軍團司令部時

· 截獲俄軍無線電報一件，由此項無線電報，即可得悉俄第二軍所轄第六十三、十五三個軍團，區分與兵力，以暨進攻計畫，以此電報與以前所得之命令互相考證，德軍確知此電實爲俄軍作戰命令，即上文所云敵人亦能收到之電報。

興登堡將軍獲悉此種材料後，關於俄那留軍如何進攻之真像，完全剖白，確知此雷之右翼軍團（第六軍團）係自阿特斯堡向必壽夫斯堡進，正受由北方進攻之德軍的打擊，於是德第八軍所有以前關於德軍向西南前進而認定有危險之疑慮，至此完全消失。

德軍長既因俄高級軍部之不謹慎而獲得俄軍作戰計畫，不但將遲而不決之必壽夫斯堡作戰計畫予以決定，且可從容調集八個半步兵師之兵力，準備打擊那留軍之左側及其後方矣。

俄第二軍抵抗上述德軍之兵力僅七個步兵師，且砲兵力量尤爲薄弱。

戰場形勢雖已顯然明白，而八月廿四日晚德第八軍司令部曾拍一電至德國大本營，似仍有遲疑不決之態度，該電云：

「因第二十軍團如果後退卽無異敗北，故決令堅守陣地，第一軍團之到達戰場已十分遲晚，第十七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應向左翼引長，雖形勢不佳，但士氣甚旺！」

由上述電報內容觀之可知德第八軍司令部對於戰局前途仍呈暗淡之影象，推其原因不外下列各點。

1. 德第二十軍團左翼部隊于奧勞—佛蘭根老一戰之後，已受相當損失，足證俄軍勇敢善戰；

2. 八月二十三日俄騎兵強力部隊佔有格羅茲諾地方（距勞登堡

西南方十二公里。德第八軍軍部得到此種消息後又恐俄軍左翼將自木拉瓦以西前進而直攻勞登堡。則正向德第二十軍團右翼行進之德第一軍團部隊實有爲俄軍打擊之可能。

德第八軍司令部于八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之中，已繼續將一切情況完全偵悉明白，俄第六軍團之向必壽夫斯堡進攻已爲無可諱言之事實，而在此軍團（第六軍團）之東，生斯堡附近更有俄第四騎兵師，俄第十三軍團已向拉斯克湖與卜老其格湖間之隘道進展，左方則有俄第十五、二十三兩個軍團之進攻。最後德方更偵知在勞登堡方面及其西方僅有俄騎兵活動，而由索爾島進攻之俄軍，亦只有第一軍團。

關於德軍如何實施殲滅俄軍計畫，吾人雖無從得悉，但自魯登道夫將軍戰事回憶錄中之紀載，亦可知當時德軍計畫情形，茲摘

錄魯氏紀載一段如下：

「自南方迂迴索爾島，可將俄第一軍團一併予以包圍。如與第十七及第一預備兩軍團共同進擊俄之那留軍，必可收殲滅敵人之偉大效果，惟我軍兵力實覺無以勝此重任，故余特向興登堡軍長建議，德軍應自蒙托窩及兌赤愛勞方面會同自季耳根堡之第二十軍團右翼，直趨午斯島以期將俄第一軍團驅至索爾島以南，然後我方第一軍團即應迅向奈登堡挺進，俾便與第十七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會合，完成大包圍及殲滅那留軍主力之目的。」

如按地圖研究德第八軍南方兵團主攻之向奈登堡者，在截斷「在奈登堡與威廉堡間森林沼澤地帶以西活動之」俄第二軍交通路線。



八月二十五日午前集結于墨林湖與勞登堡間之德軍配置如下：

1. 第二十軍團兩個師展開于墨林湖及達梅老湖之間；

2. 翁格師在墨林村沿得列文次河一帶梯次配置于左翼之後；

3. 第三預備師在列恒老方面；

4. 第一軍團在達梅老湖之西南季耳根堡至勞登堡一帶湖沼線之後。

5. 苗力曼將軍統率，第五後備旅已佔領勞登堡，德軍司令部曾設盡方法冀使第一軍團部隊全部迅速集中，但迄至八月二十六日晨到達戰場之砲兵連僅十二個而已。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與登堡將軍發佈該軍二十六日之作戰命令，此日之任務定為：德第一軍團及第二十軍團右翼應以共同行動，

進攻配置于午斯島附近及其迤北之俄第一軍團右翼，打通將來直

取奈登堡之路線，第一軍團進攻午斯島；第二軍團之右翼進攻楊可威次。

爲執行本日任務，德第一軍團首先應越過綿巨于季耳根堡與勞登堡間沼澤地帶之隘道，故令該軍團于晨四時前應佔有西濱附近之高地，第二軍團右翼則應向格列濱，以攻擊駐于卜熱斯諾—格列濱區內俄第一軍團之先頭。

復于八月二十五日頒發德第一預備軍團長命令一通，令該軍團在第十七軍團及第六後備旅協助之下，進攻孤立于必壽夫斯堡之俄第六軍團，務須將其驅至阿特斯堡方面。

由此觀察，吾人可知被隔絕于必壽夫斯堡方面之俄第六軍團，不僅已受德軍優越數倍兵力之壓迫，且因此引起德軍兩個軍團向俄軍右翼後方出動之後果。

至俄第二軍所轄其他軍團之調動情形已詳上文，如參照德軍之佈置可知俄第十三軍團之進攻方向適落于空處；駐于墨林附近之俄第十五軍團應以其極左翼緊靠德之翁格師，該軍團如更前進其側背已受集結于列恒老附近德第三預備師之打擊，此時第十五軍團長必須表現最大之努力，以免本軍團部隊陷入敵人籠阱之中。只有一師兵力之第二十三軍團已斜向德第二十軍團主力前進，其左側及後方亦已暴露于敵人之前，牽制于索爾島方面之俄第一軍團，其右翼獨留于干斯島附近而無所依據，如以俄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北進之距離度之，實不曾將德軍進攻奈登堡之門戶開放一半矣。

丁·候亨斯太——奈登堡之戰圖（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二十七

二十八三日）

俄國薩松諾夫軍之展開情形上節業經詳述。吾人觀察該軍兵力四散配置之形勢，已斷定該軍在與德軍決戰之日，實難集中整個一軍之兵力予敵以打擊，是以軍之戰鬪遂因兵力配置關係，而分成數個彼此不相連絡之軍團戰鬪，茲自候亨斯太—索爾島線上發生之戰鬪開始述之。

俄第二軍對於所屬各軍團八月二十六之作戰命令如下：

1. 第十三軍團應進至克拉連—多羅托夫之線；
2. 第十五軍團應進至申非爾得—古色羅芬之線；
3. 第二十三軍團應進至列（列恒老）候（候亨斯太）公路；
4. 第一軍團仍留季耳根堡與索爾島區內，警戒本軍左翼及後方以防敵人自兌赤愛勞方面之襲擊；
5. 第六軍團率同第四騎兵師仍留必壽夫斯堡附近，警戒本軍

右翼防敵自吳拉斯吞堡之進攻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以前俄第十三軍團長因等待變更前令尙未開始向北前進，及至下午一時向阿倫斯太前進之命令確定後，該軍團乃分兩個縱隊向阿倫斯太方面推進，傍晚前即已穿過拉斯克湖與卜老其格湖間之隘道，而達到軍令中指定之克拉連、多羅托夫線。該軍團行軍之時曾聞激烈砲聲發自侯亨斯太方面，該軍團當認定第十五軍團已在該處發生戰鬥，但因卜老其格湖之阻隔亦無法予以援助。傍晚，因軍長薩松諾夫于二十六日重申向阿倫斯太北進之命令，該第十三軍團長克留也夫仍不願服從，并擬自動將該軍團部隊旋迴一百八十度，因以下列電報要求軍部：「擬向援助第十五軍團之方向前進」。但此電發出不久又奉到軍部二十七日作戰命令一通：

1. 第六軍團除留掩護部隊于必壽夫斯堡外，主力應向阿倫斯太推進，俾便攻擊敵人左側以爲第十三第十五兩軍團之聲援；

2. 第十三及第十五兩軍團仍繼續進攻，佔領阿倫斯太——羅斯特羅德線；

3. 第一軍團率其指撥之部隊仍應繼續執行警戒左翼之任務。

此時軍司令部與第六第十三兩個軍團之通訊因當地居民極力破壞俄軍電線已臨時中斷，八月二十五日自第六軍團司令部到達軍司令部軍官，亦僅能報告此一軍團之部隊業于二十五日晨向北方之必壽夫斯堡開拔，而派往此方面担任連絡之搜索騎兵亦無消息，繼欲試行與第六軍團以無線電通訊亦未獲得效果。

#### A. 俄第十三軍團之戰鬪經過

第十三軍團搜索騎兵報告，阿倫斯太已無德軍踪跡，嗣得軍司

令部消息，則稱德軍有兩個軍團駐于古施塔特——阿倫斯太——羅斯特羅德區內，在此種極端矛盾條件之下，第十三軍團長深恐該軍團部隊如不急行北進，則行將到達阿倫斯太之俄第六軍團部有爲上述兩個德國軍團圍攻之危險，此其一，此外該軍團此時必須迅速佔領阿倫斯太之決心，卽自軍隊給養方面言之，亦屬必要之舉，蓋該軍團自離開其根據地阿斯特羅連卡已七日行程，其後方輜重固急待整理也。

第十三軍團長克留也夫發出電報後未得軍司令部覆電，不得已乃于八月二十六日夜間直接探詢第十五軍團長意見，是否需要第十三軍團之援助，方第十三軍團部隊于二十七日晨準備開拔之際，接到第十五軍團長之答覆，表示第十五軍團急待援助。

克留也夫將軍當決定派所屬第一師向侯亨斯太急進，而將第三

十六師集中于斯達比戈屯待命。蓋如此部署可于真實情況判明之後，得將該師部隊隨時調往侯亨斯太援助第十五軍團，或調往阿倫斯太援助第六軍團也。但克氏尚未發佈上述命令，又接到第十五軍團長第二次電報，稱「奉軍長命令請即派一個旅歸本軍團調遣」。克氏接得此電後，遣第一師之第二旅迅速前進，援助第十五軍團作戰，其他部隊亦分向阿倫斯太出動，至八月二十七日下半日俄軍遂不戰而退，佔有阿倫斯太矣。

有人報告俄飛師兩人到達阿倫斯太。一人報告俄第十五軍團配製情形：一人則報稱曾飛越登堡，並親見兩個師縱隊自東南方登陸行進。我無法分辨。

第十三軍團司令部懷疑此項縱隊即為俄第六軍團正向瓦登堡前進。因估此時兩適與該飛機師發現之縱隊時間相合。



也。日據第十三軍團第三十六師派出之某騎兵搜索隊報告，稱該隊于行近正向瓦登堡到達之某一縱隊時曾遭遇射擊，當時第三十六師師長因以前時有被擊之事實，亦未重視，益信此縱隊即係俄軍。

八月二十七日午後俄第十三軍團司令部收到第十五軍團密通該軍團之某帥師長通知一紙稱：「奉軍長命令第十三軍團應受第十五軍團長之指揮。現在第十五軍團長令該軍團立刻進兵攻擊敵人左側以援助第十五軍團。」此時第十三軍團派往調查第十五軍團兵力佈置情形之聯絡參謀，業已返抵司令部。

查第十三軍團自開始行軍以來已十日未得休息，部隊異常疲憊，如令其立即施行夜間行軍實爲事實所不許，故該軍團之開拔無論如何不能早於八月二十八日黎明，軍團長以爲此日可行三十公

里，及至傍晚亦只能將部隊展開，廿九日晨始能開始向侯亨斯太進攻。

第十三軍團長克留也夫因恐敵軍自西方進攻奈堡，亦即通知第十五軍團長，謂第十五軍團如能保持陣線至二十九日晨，則第十三軍團即可趕到加入作戰，並請于本軍團行軍之際派一參謀前來視察一切。

第十三軍團于俄第二軍與德軍決戰日之參戰佈置自此完畢，結果遂使第二軍參與決戰之五個步兵師，因第十三軍團之方向不當，又有一個半師未曾參加作戰，該軍此時兵力已極度薄弱，合計核之只餘第十五軍團之兩個師而已。

#### B. 俄第十五軍團之戰鬥情形

第十五軍團于八月二十六日即遵奉軍長命令以三個縱隊向指定

方向前進，至下午三時到達施威得里合——拉得勞——瓦卜里次線上，即由此處與德軍發生戰鬪。中縱隊之第八師一個旅即未戰而佔有候享斯太城但左縱隊俄第六師則已遇敵人強力抵抗，尤以墨林區內爲最激烈。至午後第六師部隊當即展開，左翼在墨林之前，中央及右翼在李天年——肯尼古特，第八師已佔領格利斯年——候享斯太戰線。

據部隊及偵察所得報告，敵人主要作戰地帶係在得列文次河西岸地區，同時飛機師亦報告在墨林湖與達梅老湖之間發現敵人堅固陣地與多數砲台，比將此種報告轉達軍司令部及向該地進攻之第二師查照。

第十五軍團長對於當時情況判斷甚清，深知欲使將來作戰順利

，必須先將得列文次河一帶之敵人擊破，爲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將戰線旋迴四十五度始可，爲此該軍團長請准撥第十三軍團歸該軍團長調遣，改變其向阿倫斯太進攻之方向。旋得軍司令部答覆，准由第十三軍團內抽出一個旅歸第十五軍團長指揮，以便佔領候亨斯太。

戰鬪于二十七日晨開始，俄第十五軍團向得列卜尼次—墨林線猛攻，敵亦強頑抵抗，午後始到達戰場之第十三軍團一個旅亦由候亨斯太向得列卜尼次出擊，期自北方包圍德軍左翼。

十六時左右第十五軍團長下令總攻，各部隊雖有一部份受到重大損失，但仍能堅決進攻，十九時左右俄軍曾一次奪據墨林強固陣地，德軍則仍固守得列文次河邊界陣線，第十三軍團之一個旅未執行其任務，天已黑暗之時，該旅于通至卜拉特年之森林中失

迷路徑，官兵鑒于以前既未得片刻休息，以後復奉命向阿俞斯太兼程前進，疲憊之狀已達極點，于是遂于此時大起混亂，繼則向候亨斯太方面退却。

八月廿七日十七時左右，方該軍團戰線各地區發生激戰之際，第二軍參謀長轉發第十五軍團長一令，要求自次晨起應續向阿俞斯太前進，該參謀長之意，擬在阿俞斯太集中第六十三、三十五、三十九三個軍團之兵力以打擊德人。第十五軍團長當以該軍團部隊正在與敵酣戰，實無法向阿俞斯太進攻之事實答覆之。

### C. 俄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之戰線經過

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部隊應在第十五軍團之南前進，八月二十五日夜此師部隊即駐于斯可烏及里跑地方。二十六日下午該師應到達候（候亨斯太）列（列恒老）公路。該師乃于二十六日晨分兩個

縱隊行進：左縱隊第二旅經可立特肯湖之西向拉定年—土勞方面推進；右縱隊第一旅經可拉特肯湖之東向塞屯—墨林線行進。此兩旅部隊當在拉定年—土勞—塞屯線上，陷入敵人優勢砲火射擊之下。該師正面約十八公里被德軍砲擊後損失重大，雖仍能繼續攻擊，終因敵人砲火過猛，迫不獲已向後退却，第二旅向里跑，第一旅向楊尼斯肯後撤。

次日在敵人壓迫之下，第一旅留佛蘭根老，第二旅殘餘則已潰不成軍而向奈登堡方面退却。此日戰務子彈早已告罄，而包圍乾糧亦均三日未發，士兵之疲勞無以復加。

因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之退却致使敵人自季耳根堡進攻奈登堡之門戶完全開放，而德軍即可循此路線直接威脅俄第十三及第十五兩軍團之後方矣。

D · 俄第一軍團之戰團經過

八月廿六日晨俄第一軍團部隊在奧達業諾夫將軍指揮之下佔有如下形勢：第二十四師展開于午衙島——各拉考戰線，使駐于達梅老湖南方之德第二十軍團右翼感受包圍之威脅，該師之先頭更達卜熱斯諾——西濱——莫拉夫肯線上，第六騎兵師之第一旅則在第二十四師右翼警戒，左翼維利斯克佛方面爲第二十二師之一個旅，其他一個旅爲軍團預備隊，駐于索爾島，倫斯克方面更有第六騎兵師之第二旅活動，勞登堡及其西方一帶更有第十五騎兵師。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該第十五騎兵師即在勞登堡附近，與敵發生激烈戰事，勞登堡曾一度爲俄騎兵佔據，旋該騎兵師與自斯持立斯堡進攻之德苗力曼旅接觸，勞登堡城于壯烈巷戰之後復被德人奪去。

吾人已知奧國萊特夫軍團長曾于八月二十五日報告軍司令部，謂德人巴開始自勞登堡及霍梅老湖方面進攻，並知薩松諾夫將軍已令到達木拉瓦之第一獨立旅及第二十三軍團之第三近衛師歸第一軍團長調遣。

自八月二十六日清晨起德人在俄第一軍團防線上開始全線攻擊，俄第二十四師之先頭部隊亦在西濱—可斯老線堅決抵抗。俄第一軍團長因右翼受敵壓迫乃將軍團預備隊開往佛列烏，至傍晚俄第一軍團右翼及中央退往維格—斯戈弗—陶爾西線（午斯烏之北一公里），敵人則佔有格列濱—梅特里次—韓斯多佛一帶地區。俄第一軍團長雖報告樂觀，但該軍團形勢仍屬危險。第二師爲德軍擊退後，該軍團右翼如懸空中，第六騎兵師因缺乏砲兵亦不能有所進展，僅能擔任掩護空隙之消極任務，失敗後集結于里跑



一帶之第二師殘部二十七日已失戰力，俄軍長對第一軍團情勢異常懸念，當派軍官一人前往該軍團協助。在此種情況之下軍司令部欲使第六十三、五三、三軍團集中阿倫斯太之企圖，實有令人莫測高深之感！

二十七日晨四時德強力砲兵即向俄第二十四師陣地發炮，不久德軍砲火即佔優勢，俄砲兵受敵壓迫，步兵亦遭受重大損失，其影響于俄軍士氣尤大。雖然如此，俄第二十四師在適當砲兵支援之下堅守陣地不退，德軍亦更加緊攻擊，并包圍該師右翼，自佛列烏開出之軍團預備隊（第二十二師之一個旅）亦不能消除敵人之包圍運動，至十一時德砲兵更藉側翼砲火之射擊壓迫俄軍陣線，俄軍步兵遂無法支持而向索爾烏方面退却。

二十七日晨韓利斯多佛方面之德軍亦開始進攻，但在此方面駐

守之第二十二師第二旅，此時已有自請沃吉也夫斯克沿鐵路到達之第一獨立旅加入作戰，使德軍未能得逞，并迫其向後撤退，俄軍遂佔有韓利斯多佛，惟俄步兵因被掩護德步兵退却之砲火所阻亦不能再進，僅彼此膠着而已。午後俄第二十四師右翼在午斯島附近爲敵擊破之消息完全判明，在陶爾西一帶作戰之第廿四師左翼亦繼右翼之後向索爾島退却，德軍更進一步威赫在韓利斯多佛戰鬪之俄軍右翼，于是遂使此方面之俄軍亦不得開始後撤。

二十七日傍晚俄第一軍團全部集結于索爾島之南，在奈得河之北僅留置由五個步兵團與六個砲兵連混成之後衛隊而已，如此則二十七日傍晚德軍由午斯島向奈登堡進攻之門戶殆已完全開放。

戊、必壽夫斯堡之戰（俄第六軍團）

八月二十三日俄第六軍團會率令向索吉屯——必壽夫斯堡方面前

進，該軍團之右方有第四騎兵師在吳拉斯吞堡—格烏嚴—奧陵堡線之右方担任搜索，并在羅塞耳—施徧拜耳—多姆老線之左方警戒敵人自維增方面之襲擊。

二十五日第六軍團及第四騎兵師接到變更任務之命令，第六軍團留于必壽夫斯堡附近，担任警戒第二軍主力右翼之責任，第四騎兵師則僅在吳拉斯吞堡—巴登斯太線之右方及塞堡—蓋耳斯堡線之左方搜索偵察。

二十五日下午已派前衛前進之第六軍團到達必壽夫斯堡（第十六師）與羅特佛里斯（第四師）之線。

第六軍團兵員之未足定額一如俄第二軍之其他各軍團，甚且過之，如該軍團所轄之第十六師缺少一個團（第六十一團）；第四師少十四個連與一個砲兵連，第四騎兵師根本不屬第六軍團節制，

而該軍團各師屬騎兵又如此力薄，致無法作遠距離之偵察。

八月二十六日晨第十六師向巴鐵斯多佛前進，而是時鐵斯提明附近之第四師警戒線上已發生戰鬪，德軍自勞登方面開始攻擊，不斷增援之敵軍極力向西擴展，迄至午前十一時殘酷之戰事已延至鐵斯提明——別沙武——康欠更線上，德軍以優勢砲火猛烈轟擊，俄第四師即全部加入作戰，並將預備隊全部調用，而為數有限之俄砲兵又無法與德砲兵作戰，只以砲火向威脅較重之敵步兵射擊而已。德步兵藉砲火之威力迅速行近俄步兵陣地，俄少兵已有不能支持至晚之形勢，軍團長鑒于情勢危迫乃于十四時令第十六師速回必壽夫斯堡，十七時左右第十六師師長僅行至距必壽夫斯堡七公里之處，即接到軍團長新令，命該師只遣一個團向必壽夫斯堡出動作爲軍團預備隊，其餘部隊則由達德湖之西向拉木扎前進

軍團長布拉戈維爾斯基之意，擬以側擊「自達德湖東本威魯第  
四師之德軍」的方式，和緩第四師，惜乎此種正常之理想未能精  
確估計距離與時間，故其結果徒使第十六團勞師動衆而已。方第  
十六師出動之時，第四師部隊因受敵軍三面包圍已不能支持，即  
開始向阿特斯堡退却，所有<sup>後</sup>退之部隊因輾重混亂，遂亦逐漸  
陷入無秩序之狀態矣。

原有十二個半步兵營，七個半砲兵連之俄第四師于必壽夫斯堡  
一役，已損失翼官七十三員，士兵五二八三名，兩個砲兵連及機  
關槍十八挺，此種損失已達該師百分之五十。

俄第四師之退却由第十六師及第四騎兵師掩護，至八月二十七  
日黎明俄第十六師亦開始自必壽夫斯堡向綿斯古特撤退，該師後  
衛于十六時許亦在綿斯古特與敵軍追擊部隊之先頭發生接觸，旋

第十六師主力亦逐漸加入作戰，迄至薄暮戰事沉寂，該師遂以夜行軍繼向阿特斯堡退却。當于二十八日到達，即在城東停止。

方第十六師退却之際師部與第四師及第六軍團長之連絡業已中斷，此時第十六師：長及其司令部即應判斷當時情況充分表現個人獨斷精神。且第十六師師長及其司令部亦深知薩松諾夫軍之其餘各軍團係在阿命斯太及其西方一帶作戰，此時第十六師師長唯一處置，即應毫無猶疑的將部隊開往帕生海姆警戒該處湖曲隘道，俾可阻止敵軍向薩松諾夫軍後方之出擊，乃該師師長舍此不圖，竟追隨第四師之後面作無目的之退却，實屬毫無意識之舉動。

八月二十八日晨俄第六軍團部隊已到達阿爾舍寧—瓦林地區，第四騎兵師則向格拉明出動以阻敵軍襲擊帕生海姆之道路。歸納述之，具有完全勝鬪力之第十六師的退却，決不能認為得當。此

種行動乃軍團長及師長之戰略錯誤，此種錯誤之鑄成遂產生俄第二軍覆沒之悲慘後果。

八月二十七日俄第二軍參謀長以電話令第十五軍團長，于次日率部繼續向阿侖斯太前進，此種措置足証該軍高級人員已失却判斷情況之能力，總司令日林斯基前曾以不合情況之命令迫使第二軍北進，現在第二軍司令部亦竟抹煞真實情況轉而壓迫該軍各軍團矣。

二十七日傍晚第二軍覆沒之先兆已完全顯露，該軍長是日報告中，曾云與第二軍作戰之敵軍已判明爲德第八軍各軍團，即與俄第一軍作戰之各軍團亦一併在內，是俄軍雖如何努力以圖摧毀敵人之抗抵力不但毫無效果，而德軍反能以強力壓迫俄軍，使俄軍遭受最慘重之損害。

## 己·德軍形勢及戰鬪經過

關於德第八軍向戰場輸送情形，前節業經述及，該軍係分兩個兵團向戰地行進：南方兵團八個半師專為攻擊薩松諾夫軍之左側及後方者；北方兵團四個半師，專為單獨進攻必壽夫斯堡方面與主力已失連絡之俄第六軍團者。此種情勢已使德軍佔有絕對勝利把握，况與登堡軍長又獲到俄軍配置情形及企圖，尤使德軍作戰上得到不少便利。

俄軍與德軍之戰鬪完全為單獨之「軍團戰鬪」，而德軍之在索爾烏—侯亨斯太之戰鬪則為整個「軍之戰鬪」，故吾人研究兩方戰鬪之經過亦須予以分別。

八月二十六日拂曉德第一軍團與撥歸該軍團指揮之苗力曼旅開始進攻，此時該軍團部隊尚有不及到達戰地者，計二十六日晨德



第一軍團缺少步兵兩團，十六個野戰砲連，四個重砲連，各部隊進攻之方向爲：

第一師向西濱西北之高地及午斯烏前進，

第二師經大可斯老向大陶爾西進攻，

苗力曼旅向韓利斯多佛及波黑斯多推進。

吾人雖知俄軍在西濱——大可斯老線僅有俄第二十四師之先頭部隊，但德軍因砲火力薄之故亦無顯著之進展，與登堡將軍令德第一軍團于十二時自西濱向午斯烏進攻。而軍團長佛郎索阿根本未能執行。至傍晚該軍團始到達格列濱——各拉老——韓利斯多佛線上。茲有一事足資吾人探討者，即德軍步兵在上述地區內作戰，因缺乏足以控制俄軍之砲兵協助，遂致進展微渺，茲將德俄兩方步砲兵力比較如下：

甲·蒙托沃—午斯烏方面

德軍：第一三兩師之六個團

計一個半師

十二個輕砲兵連

計十二個砲兵連

俄軍：第二十四師

計一個師

第二十四砲兵旅

計六個砲兵連

一個野戰白砲營

計兩個砲兵連

乙·芬登堡—韓利斯多佛方面

德軍：第五後備旅（苗力曼旅）

計半個師

一個輕砲兵連

計一個砲兵連

四個重砲兵連

計四個砲兵連

俄軍：第二十二師之一個旅

計半個師

第二十二砲兵旅一個營

計三個砲兵連

由上述表觀察可知德軍砲兵連數雖較俄軍稍多，但未佔絕對優勢，故其進展極緩，至德軍終能前進者，則因德軍在西濱一大可斯老地區所遇之俄軍，并非主力而係戰鬥力根本薄弱之先頭部隊也。

德第二十二軍團長為執行第八軍軍長八月二十五日命令，即派施墨陶混合支隊出動，策應自季耳根堡——勞登堡湖沼澤出擊之德第一軍團（施墨陶支隊編制內計有：第二十後備旅與三個輕砲連，兩個重砲連及兩個騎兵連及第二十軍團野戰部隊五個步兵營與第二十七師之三個砲兵連）。德第二十二軍團之兩個師自本日晨已在薩梅老湖與墨林湖間之戰線上待機出擊，此兩師部隊即遵照軍長規定之進攻時間開始與俄第二軍部隊衝突。

右翼德第四十一師以其師右翼向楊可威次進攻，即在拉定年地

方以砲火壓迫俄第二師之第二旅，德軍展開十二個輕砲連（尚有四個軍團屬重砲連似亦全部加入）以對俄之三個砲兵連，但俄軍雖以少數砲兵連與德軍優勢砲火接戰，兩個步兵團終能充分發揮其勇往向前之精神，使德軍之驚嘆不置：德軍長與登堡將軍于八月二十六日晚九時所頒命令，即爲俄軍作戰勇敢所得後果之明證。吾人將予以後一一列述。

在德第四十一師左右進攻之德第二十軍團第三十七師，亦曾以優勢砲火與俄第二師第一旅接戰，常時德軍具有實力爲：一個九營制之步兵師及九個輕砲連，而俄軍則爲：半個步兵師及三個輕砲連。兩個軍團屬輕榴彈砲連。德軍雖具有超過一倍之砲火力，但因鑒于在奧勞、佛蘭根老附近與俄軍第一次之戰鬪，異常謹慎，此種現象乃係德第二軍團左翼遭受山暴林湖北方進攻之俄軍

的壓迫所致。在此地區內德第二十軍團長所轄之兵力：計在墨林一帶有翁格師（第七十後備旅及山澤文隊）之四個至六個團與五個至八個輕砲連，一個重砲連；在列恒老一帶有準備向候亨斯太進攻之第三預備師，另有六個輕砲連與一個重砲連。此項步兵之前更有第二十軍團之師屬騎兵部隊與第三預備師及翁格師之先頭部隊駐于斯達士戈屯，候亨斯太，巴斯古特線上。方第二十軍團長索耳希將雷伯悉戰第十五軍團向候亨斯太進攻之消息後，即停止第三預備師向候亨斯太之進攻，而令翁格師將墨林沿得列文，次河，之陣線佔領，於是第三預備師遂得向得列卜尼，次村移動。

八月二十六日晨德第八軍司令部移往洛堡，此日軍司令部曾發佈關於抵抗「突破斯持，泣斯堡與勞登堡間及出萊苗，丹曼旅後方之俄第十五騎兵師」及阻止俄第二軍團由安格堡向德連市特前進之

命令。傍晚又接到俄援軍開抵木拉瓦之報告。

所有八月二十六日未能完成之任務與登堡將軍仍繼續進行，晚九時乃發出本軍八月二十七日之命令。

「1 第十七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業在壽夫斯堡附近戰線之南方一帶與俄第六軍團作戰，廿七日應繼續進攻，其配置之後格島叢附近則爲尼門軍之左翼；

2. 廿七日有兩個德國旅在壽夫斯堡下車；

3. 第一及第二十軍團前敵軍之區分，大致如下：

在壽夫斯堡附近爲強力兵團，午斯島附近有一個師，更有一個至兩個軍團密集于拉定年、瓦卜里次地區，其他俄軍則由庫爾片及其東方向阿倫斯太進攻；

4. 美經撥援之第一軍團及第二十軍團應于二十七日四時猛

列強攻。

第一軍團以自左梯次配備向午斯島。

第二十軍團除協助第一軍團攻擊午斯島外仍須在原有固定之方向繼續出擊。

佔領午斯島後應將第二十軍團前之敵軍自午斯島方面予以包圍，第一軍團應本此目的，在可能範圍以內派遣大隊向奈堡堡出動，同時第一軍團更負有警戒波黑斯多附近側翼之任務；

5. 第三預備師應向瓦卜甲次進攻，確保候亨斯太之佔有。」

吾人研究德軍此次命令極感興趣者，即由此次命令可知德第八軍司令部自無法截獲俄軍之無線電後，其對俄軍兵力之區分已顯極模糊之影響，而對俄軍之種種揣度因亦紊亂不定，俄第十五

兩個軍團之集中地區。依命令所示以爲在拉定年—瓦卜里次一帶，故德軍擬以第三預備師自北方經赫亨斯太而向瓦卜里次及自南經年斯烏而向奈登堡施行包圍。但就吾人所知，俄第十五軍團部隊用早已通過候亨斯太，且以其右翼更進，準備次日攻擊得列文次河岸之德軍陣地矣，至墨林湖與年斯烏之間約二十至二十五公里之空隙，則俄第二師（第二十三師）之殘餘部隊（人數不及一個旅）守護該處，足見德軍對於情況判斷之錯誤，而二十七日之戰局遂直接蒙其影響。

德第一軍團之進攻自二十七日拂曉重又開始！晨四時此軍團之兩個野戰師向年斯烏俄陣地猛攻。德第一師自東北包圍年斯烏與維格斯戈弗開俄陣地之右翼，並向該陣地攻擊，第一師之左方有第二十軍團之施墨支隊策應。與德第一軍團強力部隊作戰



之俄軍爲第二十四師，第二十二師之一個旅及第一白砲營，共一個半步兵師，十一個砲兵連，而進攻之德軍兵力，則有三個步兵師，三十個輕砲連，十個重砲連。

德軍以超越四倍之砲火全線壓迫俄軍，使俄砲兵無法支持，但俄軍步兵仍奮力抵抗，晨十一時左右俄軍團右翼遭受德軍自西北兩方之襲擊，即迅速向索爾島方面退却。

方午斯島方面發生戰事之際，具有一個輕砲連，四個重砲連火力之苗力曼旅亦自韓利斯多佛出擊，該旅除原有部隊外尚有野戰步兵一營加入。與此德軍步兵旅接觸之俄第二十二師之一個旅有三個輕砲連，在二十七日晨以前亦有一個獨立旅附三個砲兵連之兵力參加協助，故俄軍步兵在數處方面已較德軍稍佔優勢。

苗力曼旅開始進攻之時即陷入俄軍砲火威力壓迫之下，繼與俄

步兵旅接戰，即不支而退。韓利斯多佛遂爲俄軍佔領，德部隊中及其後方因而騷動不安，即加入該旅作戰之步兵營亦蒙影響，旋該營乃向蒙托沃站撤退約二十五公里。

德軍因恐集中于瓦羅及諾沃吉也夫斯克附近之俄軍自木拉瓦方面來攻，故對右翼情況非常重視。因此，于接得苗力曼旅遭遇困難之第一次報告後，即引出德軍戰略上之重要變更。此種變更之實質即德第一軍團部隊于二十七日無須向奈達堡前進（八月廿六日軍司令部命令曾指定該軍團如此進攻），而派該軍團所有兵力會同施墨陶支隊及苗力曼旅專對俄第一軍團，以達到迫使俄軍退至奈得河彼岸之目的。

由上節所述可知俄第一軍團右翼與中央雖遭受重大損失，但在左翼方面仍能充分表現積極之精神，使德軍不敢遽回通至奈登堡

之空隙處前趨，足見俄軍士兵及長官之勇敢精神。已將俄軍高級長官作成之戰略錯誤予以糾止。

茲再轉述中路戰事。

德第二十軍團左翼自八月二十七日晨即在得列文次河一帶受俄第十五軍團之攻擊，在畢林村與尼德瓦之間由翁格師防守，該師之東北則有德第三預備師之展開，以防俄軍自得列文次河一帶包圍翁格師之左翼。

八月二十七日晨以湖北方一帶雙方兵力之配置如下：

德方

翁格師：步兵四至六團，輕砲連五至八連，重砲連一連。  
第三預備師：步兵四團，輕砲連六連，重砲連一連。

共計兩個至兩個半步兵師，十一至十四個輕砲連，兩個重砲連。

俄方第十五軍團共有兩個步兵師，十四個輕砲連。

依上述兵力比較，可知此戰場上之雙方砲火力量完全相等。

德國施瓦特氏所著戰史曾有俄軍進攻墨林之際，砲火準備異常充實之紀述：中午左右德高級司令部頗覺墨林受敵威脅，旋又得到報告，敵人已突破德軍陣線佔有墨林村，翁格所率之後備部隊已無法支持。原擬開往瓦卜里次之第二十軍團第三十七師因受此種報告之影響，現決轉向墨林急進，同時並令第三預備師之一個旅亦向該方面出動，但實際言之，上述兵力之派遣實不需要，因翁格部隊不但物力抵抗俄軍之壓迫，且將俄軍驅至墨林村以外也。

德第二十軍團長爲執行軍長所發援助德第一軍團之命令，并爲繼續在原有作戰路線進攻起見，即派施瓦特將軍所率之支隊執行

第一部隊任務；至第二部隊任務則令該軍團兩個師（三十七及第四十一兩師）向瓦卜里次方面進攻。由此路前進備能而昨日失敗之俄第二師殘部遭遇，其戰鬪力之薄弱已無以復加，故德第四十一師稍事壓迫即狼狽向奈登堡方面退去，惟德軍擊退俄師殘部後行動異常慎重，蓋德第八軍團司令部八月二十六日命令中所云「有兩個俄軍團密集于拉廷年—瓦卜里次區內」之錯誤判斷，已直接影響及于該軍部隊，而迫使其不得不小心行動也。

自俄第十五軍團回墨林之攻擊始使德第八軍團長眼目爲之展開，進而明瞭俄方兵力區分之實在情形，因于廿七日十二時左右令第二十軍團將向南退却之俄軍歸路截斷。此項命令之執行時間正與該軍團（因受俄第十五軍團攻擊之影響）抽調第三十七師向墨林出動之部署相合。由此觀之，午斯烏與墨林湖間二十五公里之空

隙處，德軍于廿七日整日中並未侵入，而在戰略上佔有重要意義之奈登堡交通樞紐仍未遭敵之破壞與佔領。

吾人已知八月廿六日德軍在羅特佛里斯附近曾以第十七及第一預備兩軍團之聯合行動，予俄第六軍團第四師以重大之打擊，而使其敗績。此兩軍團司令部由截獲俄軍所發之無線電報已確知俄軍在必壽夫斯堡附近兵力區分情形，故其進攻俄第六軍團之時可謂從容不迫，以第十七軍團之第三十六師攻擊俄軍正面，而以該軍團之第三十五師自東方取包圍形勢，至第一預備軍團與第六後備旅則自西方迂迴俄軍。

德軍此次對俄第六軍團之包圍運動，共有四個半師及四十八個砲兵連（其中且有十個重砲連）之實力，而俄軍團之兩個師亦不過十三個輕砲連而已，實力之懸殊一望而知，而勝負之數固亦早已

預定也。但事實每有出人意想以外者，德軍具有如此優勢之兵力，驚人之砲火，與俄軍接戰之後竟不能消滅絕對弱勢之敵人，期待應無可諱言之偉大勝利，推其原因不外俄第四師士兵之勇敢用命，長官指揮藝術之高超有以致之。業經陷入德國兩軍團集中火網之俄第四師部隊，雖然損失重大而卒能脫出德軍重圍，此時德國統兵者即應知俄軍殘餘決無再有抵抗力之表現，亦即應以毫無猶疑之決心跟踪追擊，以期達澈底解決之目的，乃德軍竟在勝利之後反而謹慎行動，致使俄軍得機退至阿特斯堡，誠屬放棄絕好時機！

次日晨德軍開始調動，準備繼續攻擊自必壽夫斯堡往南退却之俄軍，及至早九時德軍佔領必壽夫斯堡後，始悉該處已無俄軍蹤跡，此時德軍方命第十七軍團向阿特斯堡，第一預備軍團向帕生

海姆前進追擊。第一預備軍團部隊尙未行抵巴鐵斯多佛，即獲得阿倫斯太已被俄軍佔領之消息，軍團長貝樓夫估計追擊俄第六軍團有德第十七軍團担任，足能勝任，依其個人獨斷決定將該軍團部隊轉向西行，俾與第八軍主力接近。此種決心決定之後立刻報告軍司令部，至二十七日下午第一預備軍團已進至拍特里肯（瓦登堡之南），而第十七軍團則到達綿斯古特之北方駐宿。

### 庚·俄軍最後之掙扎

方八月廿七日俄第二軍司令部未得第一軍團由午斯島撤退之報告時，軍長曾下令規定各軍團二十八日之行動，依照此項命令：

第一軍團無論如何應堅守索爾島前面之障地警戒王力左翼；

第二十三軍團應堅守佛蘭根老西方之陣線，同時並撥第六騎兵師之一個旅歸該軍團調遣指揮；



第十三十五兩軍團在馬托斯將軍（第十五軍團長）指揮下應于拂曉向季耳根堡——勞登堡方面猛攻，牽制對抗俄第二十三兩軍團之敵軍；

第六軍團應向帕生海姆前進。

現按地圖研究上述命令深覺俄第二軍司令部之一切設施，實有令人難解之處。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之敗績，軍司令部自亦深悉，即縱便軍司令部作戰科爲第一軍團長關於該軍團在午斯烏附近形勢鞏固之報告所愚，但午斯烏與佛蘭根老之間已成一「十五至二十公里」之空隙，無論如何亦決不能依賴第一軍團再有掩護左翼之能力，已爲顯明之事實。軍司令部擬令第十三十五兩軍團向季耳根堡——勞登堡之進攻，以爲可以援助第二十三兩軍團，此迨係錯誤之估計。吾人須知由墨林至季耳根堡——勞登堡之戰線，如按

航空直線距離計算當不能少于四十公里，果欲打擊對抗俄第一、二、三兩軍團之德軍而使其有所感覺，則俄軍必須達到季耳根堡地區始可。即第十三、十五兩軍團須急進十五至二十公里，其須要馬托斯將軍所率之兩軍團部隊的努力者將如何迫切。吾人已知德軍在必壽夫斯堡附近與俄第六軍團作戰之時，具有多于俄軍四倍之兵力，結果始于兩日激戰後將俄軍驅至綿斯古特，所進極為有限，足見德軍雖具有絕對優勢之兵力，卒因俄方之抵抗力堅強，遂使其不能迅速進進。馬托斯將軍統率之第十三、十五兩個軍團的兵力根本不能認為優越，故俄方情形異常不良：第十三軍團之一個半師于二十七深夜駐于河倫斯太，其與墨林之直線距離為二十八公里，則第十三、十五兩軍團欲達到在季耳根堡地區攻擊「威脅俄第一、二、三兩軍團德軍」的側背及後方之目的，不能于二十八日清晨

開始，自無疑義！且第十三軍團本身曾計算該軍團之能與第十五軍團共同行動亦只能自八月二十九日展開始。

八月二十七日傍晚俄第二軍司令部始接到奧薩蒙諾夫軍團（第一軍團）自午斯島退却之消息，斯時薩松諾夫軍長仍持以前之決心而不稍改變，殊不可解！且薩氏爲人向極果敢決斷！即偶遇繁複問題常能運用其敏捷之頭腦斷然解決，惟八月廿七日晚對二十八日之決心，幾毫未思索，實已出乎其果敢決斷之範圍以外。查軍事長官對於決心之採取與作戰命令之發佈，必須事先以冷靜之頭腦周密籌思無遺，而後始可發表，此次薩氏舉措幾完全與其平日行爲相反，蓋薩氏因幾日來與總司令日林斯基之種種爭執，遂使其心志失其主宰，此時軍司令部負責幕僚果能認清情況，起而援助軍長，亦屬可爲，惟當時第二軍司令部幕僚未盡其應有之責

任，致使軍長對於作戰部署一憑無根據之揣度，殊覺可惜耳！

八月二十八日晨薩松諾夫于發出致總司令一電之後，即自奈登堡前往拉得勞第十五軍團司令部，以便躬親「指揮各軍團之進攻」，薩氏離開奈登堡後，因軍司令部原駐在地奈登堡之電訊機件均已卸除，致該軍司令部與各處之通訊聯絡頓時中斷。

薩氏自奈登堡移往拉得勞之舉動實爲絕大錯誤，且完全違反現代軍隊管理之原則，薩氏因精神昏亂，吾人觀其此次行爲不欲多事苛求，惟斷絕電訊一層則爲軍司令部幕僚應予注意之事項，在新電台未裝設完備以前，舊電台仍應繼續工作，得即予拆除，今竟如此放任負責人員實不能辭其咎也。薩松諾夫軍長自前往拉得勞及電訊中斷之後，俄第二軍之管理於茲停止，而該軍覆沒之悲劇亦由是開始焉！

薩松諾夫於由奈能堡至拉得勞之途中，即接得騎兵搜索隊關於俄第六軍團戰鬥情形及其向阿特斯堡南方退却之報告。

薩氏令俄第六軍團於二十八日應向帕生海姆前進之作戰命令，該軍團遲至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十二時）始收到，就上文觀察吾人已知二十七日深夜該軍團各師已由綿斯古特轉向阿特斯堡退却，欲待十分疲憊之步兵有所動作，決不能早於二十八日傍晚，再者

該軍團此時在指揮方面已發生紊亂現象，其與各部隊間之聯絡尙未恢復，該軍團高級指揮人員訓練之不足至此暴露無餘：第四師被德軍擊破之後，該軍團首腦不但失去獨立判斷情況與採取適當決心之能力，且亦無力執行軍長命令，依當時情況該軍團唯一出路，即應以未受損失之第十六師進佔帕生海姆，或葉德瓦斯布諾。果即此而不能最低限度亦應出至威廉堡以警戒第二軍右翼及

後方，方爲正當。不料該軍團并未如此行動。二十八日夜間及二十九日白天第十六師根本未向上述地區出動，此不獨爲軍事上之錯誤，且構成軍事上之罪過，<sup>蓋</sup>故是時營救第二軍中央軍團之條件，固無須第六軍團向遠距離前進實需要該軍團首腦完成戰略上應有之設施而已也。

### 辛·俄第十三軍團自阿倫斯大之退却

方俄第六軍團在必壽夫斯堡附近被德軍優勢兵力擊破之時，第二軍司令部并未及時將此項消息通告俄第十三軍團司令部，而該軍團司令部更亦未接軍長所領二十八日各軍團應行動作之命令，故其對第六軍團已改向帕生海姆方面轉進之事實，根本不知。前已言之，第十三軍團根據第十五軍團長之通告，自八月二十八日拂曉即以一個縱隊由阿倫斯太出發，沿阿倫斯太候候亨斯太

公路前進，一切輜重及輿作戰無關重要之非必需品，統由捷徑在少數部隊掩護之下向克拉連—庫爾肯方面輸送，并在阿倫斯太留置步兵一營，以爲輜重撤退時之掩護，關於敵軍昨夜情況第十三軍團司令部亦未獲新的報告。軍團部隊及其輜重撤退之後，此留阿（阿倫斯太）之步兵營亦開始向候亨斯太轉進。此時忽發現德軍自北方及東方向該營進攻，敵人企圖截斷該營退路之趨勢，俄步兵營當在城中展開與德軍發生巷戰，城中籍居民亦加入德軍方面攻擊俄軍，即婦女輩亦多自房舍窗口出槍射擊，該營部隊因受四方攻擊又與軍團縱隊失却聯絡雖如何勇敢衝擊終不能脫圍，結果此營俄軍除一部份陣亡之外，其餘悉被俘虜。

第十三軍團縱隊于行近格利斯年之際曾與攜有軍情報告之第十五軍團連絡參謀相遇，其後不久第十五軍團與第十三軍團之通訊

即爲德騎兵破壞，此兩軍團之連絡從此中斷，此事發生未久第十三軍團先頭遂在格利斯年與敵接觸。

方戰事正酣之際在第十三軍團縱隊之尾部忽有步砲機槍密射之槍聲，自北方傳來，嗣經探悉乃該軍團後衛隊第一四三團與自阿倫斯太出動之敵軍發生戰鬥，同時該軍團并又獲得本軍團由阿倫斯太經克拉連向庫爾青輸送之輜重，已被德軍整個截留之情報，此第一四三團部隊原負有掩護本軍團後方之任務，德軍雖如何猛烈攻擊該軍團即決心以最大之努力完成任務，由此該國亦多難托夫附近與德軍作戰之時，曾三次以白刃戰向敵突擊，結果該團團長陣亡部隊損失奇重，但卒能予德軍以有力之打擊，使其于此日內有所顧及而不敢再進焉！

在格利斯年一帶之第十三軍團部隊，雖佔有候亨斯太附近之森



林，惟候亨斯太城仍存德軍手中，形勢不能謂爲穩定，該軍團乃將其側翼南移，俾能進至可與第十五軍團保持連繫之地段。薄暮戰事即已沉寂，但俄第十三軍團之形勢則益趨嚴重：敵軍已自西北、北方，及東北三方面重重包圍該軍團，而南方又爲大湖所阻，此時該軍團部隊已完全陷入籠阱之中，而不能自拔，欲由東面突圍須經過多羅托夫附近之德軍陣地；由西衝出又須經過候亨斯太一帶之德陣地，該軍團長即決定命部隊夜間休息，將部隊及後方機關（砲車及衛生輜重）開駐西方路口準備次日拂曉時猛烈攻擊，以期突出重圍，蓋第十三軍團向西出動既可出至可與第十五軍團保持連繫之地區，且可保障該軍團梅肯南方之通行路線也。

八月二十八日夜間十二時左右騎兵搜索隊送到軍司令部命令一

件，大意爲：「爲兵力便於集中及補充軍需品起見，第十三軍團應連夜趕至庫爾肯，確保卜老其格與拉斯克兩湖間之要道；第十五軍團應退至奈登堡，第十三軍團仰于庫爾肯待命。」

此次命令。到達之遲晚亦如第二軍司令部與以前之命令同，故第十三軍團接到此令後，幾無法執行。如令該軍團經由上述湖間小道退却，則多羅托夫方面既有敵人，且德軍佔有北岸地帶已能控制所有湖間通行之路，絕不容許俄軍通過。該軍團惟一出路只有試行經施威得里哈附近之小路，但因第十五軍團之撤退梅肯已爲敵有亦屬困難！第十三軍團長以當時情勢迫切！又無其他出路，故仍決定經此小路退却。

曾派偵察部隊前往梅肯偵察，據報該處並未發現敵人，該軍團乃即迅速集合，於萬籟俱寂之深夜（二十八日）開始出動。越過

通至梅肯大路之障礙物數處，先頭已安過梅肯村，敵軍對該軍團之行進似未察覺。是時天已破曉，方該軍團縱隊中段越過該村時，忽有機槍掃射之聲發自街之盡頭，此時始知梅肯村仍在敵手，德軍因在深夜悉在村屋內休息，故于俄軍先頭過村時，根本不知，及至驚醒立刻以機槍自屋內向俄軍射擊，俄軍頓起混亂街上部隊滯塞于途，俄軍縱隊之行進遂完全停止，斯時街頭盡處之房屋忽然着火燃燒（此為德軍告警方法），而梅肯北方高地之上又發現德軍散兵線，俄軍一部部隊乃即佔據北面隘道高原地帶與敵接戰，其餘部隊仍循湖間狹道繼續前進，因湖間狹道堤壩之寬僅十四英寸，故行動異常遲鈍，而後衛團（第一四四團）更覺德軍自多羅托夫方面之壓迫愈演愈重自時此團情勢亦一刻比一刻嚴重，該團長卡霍夫斯基，以此刻已為第十三軍團存亡關鍵，即決心

以本團兵力向敵奮力衝擊，期使本軍團部隊得以通過狹道脫出重圍，於是該團長乃在三面受敵包圍之下自執團旗，率領本團士卒向敵衝鋒，該團長及全體官兵雖作壯烈之犧牲，但終將強敵抵住，使本軍團部隊達到通過狹道之目的，其犧牲之代價亦云偉矣！

第十三軍團部隊通過狹道仍繼續急進，但自第十五軍團撤退後敵人已獲得自西方截斷施威得里哈附近道路之可能，結果德軍果然如此行動，第十三軍團後衛隊越過施威得里哈村之時已受德軍猛烈砲火之攻擊，後衛之砲兵連以馬車疾馳始由已被焚燒之橋上渡過，俄軍于施威得里哈附近予德軍以猛烈之抵抗後，德軍始不敢再向退却之俄軍追擊。

第十三軍團於二十九日行抵庫爾肯又接到該軍團再向賀日列退却之命令，因奈登堡已被德軍佔領所有輜重應經由東方各路線輸

送。軍團長於奉令後決定循原來路線向阿木列斯哥分進發，並須迅速出至阿特斯堡—威廉堡—奈登堡公路，蓋出此公路之南即可避免德軍包圍兩翼之危險也。

此時第十三軍團參謀長業自拉得勞第二軍司令部歸來，並攜帶命令一通，令第十三軍團以急行軍在八月三十日拂曉趕到木沙肯村，即在該處向奈登堡方面佈置障地，以便掩護第十三軍團行軍之第十五<sup>二十三</sup>兩軍團部隊得自郎奈—巴托斯肯戰線方面撤防。

第十三軍團長以奉令向木沙肯行進，路線異常複雜，行軍秩序有與第十五軍團彼此混亂之可能，初不擬如此前進而仍照原來路線行軍，嗣為服從命令之心所推動，乃打消個人意見，遵令向木沙肯出發。

時天已黑暗（二十九日），官兵因連月戰鬪及在困難地區奔馳，

已兩日不曾得食，故到達南皮沃達北部之孔木晉森林已逐漸發生紊亂之現象矣。斯時第十三軍團僅剩餘四個團：即第一師之第一旅與第三十六師之第一旅，至第一師之第二旅則已調往第十五軍團，只有一個營隨本軍團行動，其第三十六師第二旅之各團，則因充本軍團後衛隊均在多羅托夫（第一四三團）及梅肯（第一四四團）兩次戰役中先後全部覆滅。

第十三軍團部隊進抵孔木晉森林，即在雅（雅卜羅肯）木（木沙肯）與郎（郎奈）卡（卡登保能）兩路交叉地點，與第<sup>十五</sup><sub>三十三</sub>兩軍團退却之部隊發生秩序混亂之衝突

壬·會戰之末期（俄第二軍之退却）

茲再轉述俄第十五軍團八月二十八日之一般情況。

八月二十七日傍晚第十五軍團長奉到第二軍軍長命令，令該軍

團長直接負責指揮本軍團及第十三軍團部隊之作戰。細審此令顯有誤會之處，因第十三軍團此時正駐于阿倫斯太，無論如何不能于次日晨與第十五軍團共同作戰，則第十三軍團首應作三十公里之行軍，始能由阿倫斯太達到第十五軍團防地，是二十八日整天時間已完全消耗於行軍之上，僅二十九日晨方可予第十五軍團以援助。

八月二十八日拂曉德軍企圖循窪地在第十五軍團陣線之左翼實施突破，旋因俄軍防範得法德軍未能成功；在窪地突擊之德步兵首遇俄砲兵之轟擊，既復爲軍團預備隊一個旅之白刃衝襲，結果大部敵軍悉數殲滅俄軍且俘獲德軍官十八員，士兵一千名，至晨九時許德人突破企圖即告全部肅清。

八月二十八日晨十時第二軍軍長薩松諾夫行抵第十五軍團司令

部。

在第十五軍團右翼進攻第十三軍團一個旅，於十五時左右陷入德軍密集砲火之下，遭受重大損失即向後作漫無秩序的退却。至晚該軍團因已將預備線全部調用，益以部隊三日不斷戰鬥損失既重，官兵復感疲乏，乃決定暫時休息，但與該軍團同時之德軍則續有增加，薄暮自北方行近之第十三軍團亦以砲火向敵軍射擊，惟因該軍團中止前進，致未能繼續有所發展。

薩松諾夫軍長與第十五軍團長會商結果，即發佈第十三十五兩軍團向奈登堡退却之命令。第十五軍團長於頒下本軍團命令及寄發第十三軍團退却之命令後即向奈登堡出發，以便依照軍長之指示前往該處偵察新陣地，第十五軍團長走後其部隊亦於夜色濛濛中開始撤退。惟奈登堡業於八月廿八日下午被德軍佔領，蓋昨宵受



德第四十一師擊破而向奈登堡潰退之第二師第二旅殘餘，於二十八日根本失却戰鬥力，致該處原有之第六騎兵師之一個旅頓感兵力之單薄，而無以完成固守奈登堡之使命也。

前已言之，俄第二軍曾以命令規定八月廿八日第二十三軍團之任務，爲無論如何應固守佛蘭根老西方之陣地。此時第六騎兵師之一個旅雖已撥歸該軍團長直接指揮，但吾人總覺軍長所付予第二十三軍團之任務，因兵力單薄實有難於執行之感，蓋二十八日第二十三軍團之兵力僅有三個步兵團（第二師之一個旅及一個團，第二十三日砲營）及第六騎兵師之一個旅，至第二師第二旅之殘部如上文所述吾人已知其早無戰鬥力，如此則第二十三軍團長康德拉托維赤對於第二軍司令部所作之「使自西方通至奈登堡之道路完全不予掩護」之大謬大誤，其唯糾正方式，只能派遣騎兵

旅出至拉特有湖南方通至奈登堡之路線上警戒而已！

軍司令部所付予之任務——即堅守佛蘭根老西方一帶陣地——第二十三軍之三個團即遵令執行，德軍向瓦卜里次開始進攻，此第二師之第一旅即以反攻襲敵之腹背，結果，一千俘虜，多數大砲與榴彈砲均爲俄有，惟該旅部隊于二十六日之戰曾受重創，致此次勝利後無法再有所進展。

二十八日午後德軍一個師在大量砲火掩護之下復猛犯隆次肯，斯時康德拉托維赤將軍只能派一個團抵抗，德軍兵力既如此優越，稍施壓迫即使該團後退，惟該團向郎奈退時極有秩序，綜上所述，可知奈登堡仍繼續開放，但此處足使吾人驚異者，即德軍在二十八日十五時至十六時以前竟爲俄騎兵障幕所愚而不敢急進。

八月二十八日軍司令部對第一軍團，原亦令其固守索爾島前之

陣線，保障軍之左翼。但依目前演成之情況並非左翼之保障，而爲中央各軍團後方之警戒，且此種重要任務之完成亦非在索爾島地區，而係在奈登堡方面矣。

惟俄第一軍團所屬各師部隊自昨夜失敗後已處于士氣消沉狀態之下，即高級長官亦無心繼續作戰。軍團長奧達蒙諾夫于廿七日離職，由該軍團第廿二師師長杜施克維赤代理軍團長職務，因此該軍團形勢異常不佳，非但不能有積極之表現，且有退往木拉瓦之準備。

前節曾述及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以前索爾島前面奈得河北岸一帶，僅置有第一軍團由五個團與五個至六個砲兵連編成之後衛隊，該軍團部隊受此後衛後之掩護悉集中索爾島至木拉瓦路線之上，第二十二師師長杜施克維赤即在此種情況之下接任第一軍團長職

務，過渡時期之軍團司令部工作既未調整，影響于將來行動亦極大，而二十七日軍司令部所頒二十八日之作戰命令，該軍團又未收到，致使該軍團在指揮上更無以自主。因此種種該軍團遂準備退往木拉瓦之命令，惟開始撤退之時間則未規定耳。第一軍團此種不進不退之猶疑態度，當然可動搖留置于索爾烏前後衛隊之抵抗決心，況該後衛隊又係抽調三個師中之部隊混合編成，本身已顯示若干弱點，雖然，方德軍以步砲配合之優勢兵力于早五時開始攻擊之時，該後衛隊竟堅持至午前十時，直至其兩翼已受敵人之包圍後，始越過德軍砲火放棄索爾烏而退至奈得河彼岸。

中午第一軍團司令部接到德軍向奈登堡進攻之消息，只以軍團指揮方面組織不良，亦無積極精神之表現。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薩松諾夫軍長所下本軍退却之命令，係指定

退往阿特斯堡—木拉瓦之線，至于第一軍團則令其轉向奈登堡進攻。

### 癸·德軍包圍俄軍之部署

自八月二十七日以來德軍因通至奈登堡及帕生海姆之路線業已開放，已具有自兩面包圍俄軍之優越戰略形勢。

茲自德軍右翼開始叙述：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德軍第一軍團長佛郎索阿曾下令次日拂曉開始總攻，並攻擊索爾島方面之俄軍，斯時德第一軍團之兵力除其第一二兩個基本師外，尚有施墨陶支隊與苗力曼旅，德軍爲執行上述命令，即造成與俄第一軍團後衛隊之衝突，是僅具有五個步兵團與五個至六個砲兵連後衛隊遂與德軍兩個半步兵師及二十九至三十三個輕重砲兵連發生戰鬪，雖然德軍具有五倍于俄軍之兵力，但德軍于激烈戰鬪之後

至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始克佔領索爾島。

佛郎索阿軍團長置一個師（第二師）于大陶爾西及施墨陶支隊（五個營）于克林次克附近原擬以該項部隊向奈登堡及其以東地帶挺進，以便佔有奈登堡—威廉堡之公路線，完成截斷那留軍退路之偉大目的，占領索爾島後再派第一師向奈登堡繼續前進，至苗力曼旅則應留于索爾島附近確保奈得河沿岸陣地之佔有。

佛氏計畫雖屬如是但據其戰事回憶錄中所載，其所得結果幾另一局面，回憶錄云：馬索夫少校自軍司令部携來下列命令：

「佛列格勞，八月二十八日九時十分，茲因第二十軍團之第四十一師爲敵逐至甫羅諾瓦，仰第一軍團速派集中于申考附近之師向隆次肯出動，俾能以進攻方式突破敵軍，施墨陶支隊中之野戰部隊亦應循此方向進攻，仰該軍團長遵令火速行

動，并將該師團開拔時間報告。」

就此令而研究之，吾人可知俄第十五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一個旅與德軍奮勇作戰之結果，遂使德第八軍首腦放棄向奈登堡俄軍後方出動之機動，而竟迫令德第一軍團向德第二十軍團右翼方面轉進。則俄軍之勇敢精神又在德軍司令部前將俄軍危殆形勢得以掩飾過去，因德第一軍團一個師之轉變方向及軍參謀長魯登道夫羈延奈登堡及重要交通樞紐之佔領，致使與俄中央軍團退路有關之奈（奈登堡）威（威廉堡）公路之奪據亦爲此令航誤矣。

下午一時佛郎索阿又奉到新令：「第一軍團應迅速援救正向甫羅諾瓦退却之德第四十一師，即該軍團應繼續向郎奈方面活動，如該軍團能遵此令行動其于本軍之助力，效莫大焉！」

由此令內容觀之，不難察出德第八軍司令部因受俄第十五軍團與第二十三軍團一個旅奮勇作戰之影響，遂構成以爲對德軍不利之影象，惜乎德軍各軍團長認識真實情況之限度較魯登道夫爲深刻，實爲俄軍之不幸！

佛郎索阿深知包圍薩松諾夫配轄之中央各軍團，德第一軍團之作戰路線並非向郎奈出動，而係直趨奈登堡，因此佛氏即遣是時已無任務之第一師自索爾島向奈登堡出動，並撥施墨陶支隊增援之，至於郎奈方面則責成在隆次肯地區與俄軍一個團作戰之第二師担任進攻。

八月二十八日十六時奈登堡遂爲德軍占領。

德軍佔領奈登堡後，佛郎索阿即令施墨陶支隊更進以便奪據木沙肯，截斷俄軍向楊諾夫之退路，第二師則派往格能弗利斯，此



種部署即爲該軍團（第一軍團）由奈登堡沿公路線向威廉堡出動之初步準備。

八月二十八日前墨林湖以北地區集結之德軍兵力如下：

1. 展開于墨林與尼德瓦間之翁格師在得列文次河一帶。
2. 第三預備師有一旅展開於尼德瓦附近。其他一旅則梯次配置于後，爲師預備隊。

上述兩個師統由第三預備師師長莫耳更指揮。

3. 八月二十七日午後第二十軍團第三十七師已行近列恒老。
4. 戈耳赤統率之第一後備師已在俄斯特羅德—比塞連地區卸運完結。

所有上述部隊，應於八月二十八日向候亨斯太方面之俄軍進攻：翁格師，第三十七師及第三預備師進攻巴斯古特—候亨斯太之

線，第一後備師應沿公路由比塞連經曼恒古特進攻格利斯年與候  
亨斯太戰線，如此，第一後備師應自北方包圍候亨斯太之俄軍，  
以斷其與阿倫斯大方面之聯絡；負有向瓦卜里次進攻之德第四十  
一師則應自南方包圍候亨斯太，關於該師之敗績前節業有紀述，  
德國高級統兵者因鑒于二十七日局部不良印象（即第四十一師之  
敗績），遂產生俄第十五軍團退路自由之後果。

二十八日晨七時德砲兵開始自墨林湖北方之攻擊運動，俄第十  
五軍團則在墨林與得列卜尼次間之得列義次河陣地奮力支持，早  
九時左右，戈耳赤師（即德第一後備師）之部隊亦自候亨斯太北方  
之森林向住于該處北面之高地攻擊，同時自西方沿候（候亨斯太  
）列（列恒老）公路一帶亦有德第三十七師出擊。由此吾人即可見  
到原負包圍德軍得列義次河陣地左翼任務之俄第十三軍團一個旅

，本身已陷入兩個德國師之囊袋中。此項德軍以十三個砲兵連對俄旅三個砲兵連，接戰未久即使此旅遭受重大損失。但此俄旅雖受德軍優勢砲火之壓迫，右翼復爲德軍包圍，仍能堅守候亨斯太四方陣地至數小時之久，直至敵軍不斷增加兵力之後始行退却，俄第十三軍團一個旅之堅決抵抗，無形中遂給予俄第十五軍團右翼于二十八日在得列義次河固守兩三小時之結果，蓋惟有該旅之抵抗始能阻碍德第三十七師及第一後備師包圍俄第十五軍團及截斷其退路之運動也。

據德方消息，德第三預備師之佔有得列卜尼次及其附近之高地，僅在午后與「敵」激烈戰鬥之後，始獲成功，至翁格師在墨林地區之攻擊仍是一無進展。德軍佔據得列卜尼次後第三預備師之一個旅即開往李天年—肯尼古特之線，自北方對俄第十五軍團之中

央取包圍之態勢，該師之其他一個旅（第六旅）則派往候亨斯太方面之肯尼古特—沙屯線，至于翁格將軍則受命在墨林區內恢復攻擊。

關於德軍何時佔領候亨斯太之問題，未得其詳，但據德第三預備師師長莫耳更戰事回憶錄記載，曾指出俄第十五軍團部隊開始向施威得里哈撤退之時，德軍即以兩個騎兵團在第九預備團及兩個砲兵連與機關槍多挺支援之下追擊俄軍，此外并令翁格師以右翼向巴斯古特進攻，據莫耳更所云：「德軍之追擊直至夜間始止。」

實際言之此種追擊德人根本即未獲成效，遂使俄軍安然退出，直至深夜始在拉得勞前發現德軍縱隊自巴斯古特方面開來，斯時在拉得勞西區駐有俄第十五軍團之後衛隊（第八師之第二旅），德

縱隊先頭之一個團即在此處被該後衛隊機關槍之密集掃射而覆滅，此後，是日夜間及次日整日中德軍遂再未見有積極行動，而俄第十五軍團之部隊亦得自德軍中央兵團攻擊之下脫出陣地，比較深入之德軍部隊僅德騎兵而已，俄第十三十五兩軍團交通路線之中斷者，即此德騎兵活動之效果。

就一般情勢觀察俄第十五軍團之退出陣地，較第十三軍團部隊之開抵戰場爲早，此可以斷言者也。

自俄第十三軍團部隊到達之時，德第一後備師之形勢即覺嚴重，德人乃認定該師砲兵過少（兩個輕砲連及兩個重砲連），即令第三十七師與其九個砲兵連加入，後又調第三預備師之第六旅與其兩個砲兵連前往協助，該師形勢遂爾鞏固，至于是日傍晚時已擴大大兵力之德第二十軍團佔有如下形勢：

第四十一師在土勞，

翁格師及第五預備旅在巴斯古特，第六預備旅，第三十七師及第一後備師在侯亨斯太—康皮登之線。

如上所述，德第八軍司令部擬于候亨斯太一帶包圍俄軍之企圖，根本即未能完成，而俄軍覆滅之禍亦因部隊勇敢與長官之指揮得當，得以稍延時日，自二十八日德第一預備軍團到達候亨斯太戰場後，德方兵力已愈雄厚，俄軍官兵雖如何用命，亦無法改正其戰略上之錯誤與疏忽也。

二十八日十五時德第一預備軍團被派與二十七日已駐于阿倫斯太之俄第十三軍團作戰，第十七軍團則向北方之瓦登堡轉進，以便能在第一預備軍團之左方展開共同行動，至于追擊向南退却之俄第六軍團，則委諸汗恩及施田克列兩支隊擔任，此項支隊每隊

約有三個步兵營，兩個砲兵連及若干騎兵連之兵力，汗恩支隊應向阿特斯堡前進，施田克列向格拉明出動。綜觀上述吾人可知俄第六軍團二十八日之退却，并非受敵人重兵之壓迫。

德第十七軍團向瓦登堡前進之決心，係第一預備軍團長與第十七軍團長共同議定者。二十八日晨德第一預備軍團長得到俄軍已自阿侖斯太撤退之消息，即不待第十七軍團之到達，不向阿侖斯太前進，而改向克拉連——多羅托夫，不過將此種更改通告第十七軍團長查照而已。

依照預定方向前進之第一預備軍團即將俄第十三軍團之後方截斷，該軍團之第三十六師則分出一個支隊佔領阿侖斯太，此支隊即在該處截獲俄軍輜重一部分及一個步兵營。

在多羅托夫區內德第一預備軍團曾遭遇俄第十三軍團後衛隊之

抵抗，雖然兵力極度懸殊，而此後衛隊終能以自己之流血與壯烈之犧牲，阻止德軍向俄第十三軍團後方之出動，傍晚之際第一預備軍團兩個師即未向多羅托夫以西再進。此次戰鬪，足證其有現代武器之少數部隊，亦能阻止優勢敵軍之速進。故二十八日整日中方俄第十三軍團命運待決之緊急關頭，德第一預備軍團僅前進十公里許。

德第十七軍團長在瓦登堡接到俄軍已退出阿倫斯太及第一預備軍團變更作戰計畫之情報後，即決定于部隊休息後，仍令其轉向南方出動，直趨帕生海姆。

二十八日傍晚德第十七軍團各師達到普登—勞施肯之線，至派往追擊俄軍之支隊此日之駐在地如下：

汗恩支隊在阿特拉斯堡，



施田克列支隊在格倫附近，

騎兵第五團（第二十六師騎兵）在拉米屯一帶。

子。俄軍中央各軍團之覆滅

關於俄軍中央各軍團，即第十三十五兩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之第二師悲劇之演成，亦爲吾人急欲一知者，特分述於次。

八月二十九日俄第二軍之指揮實際上已轉入極端不靈活之狀態，所謂軍司令部者亦形同虛設。二十八日軍長尙具有指揮第十三十五兩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一個師之可能性，及至下半日則已逐漸發生困難，此中原因厥爲軍司令部之紊亂狀況已推遷達於各部隊，通訊工作即首蒙其影響各級長官之指揮所不時移動，電話電報即不能保持常軌，而部隊士氣之不振尤爲紊亂狀況中之舉舉大者，優秀長官或陣亡或負傷，勝敵信念已完全消失，部隊堅決抗

敵之心亦逐漸動搖，即偶有抱定與敵共存亡之部隊，因受失敗部隊退却之影響亦均隨之行動！

八月二十八日末，候亨斯太區內之戰鬪已成爲若干彼此毫無聯繫之戰鬪形勢，軍長及各軍團長曾用盡方法，期保持其指揮之實權，但根本未生效果，彼輩所下之命令，亦僅小單位可以收到。此種失敗心理之發展，其結果必于軍組織解體之後，促使軍團組織之消滅，而後更達于最下級，以至于不可收拾之境地矣。

薩松諾夫軍長與其司令部在二十九日午前仍駐于奧勞。是日晨間薩氏曾親赴郎奈地方參加第二十三軍團及第十五軍團一部部隊之作戰。二十九日晨十一時軍參謀長曾在奧勞發佈一令：

「第十三軍團向賀日列退却，

第十五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向楊諾夫退却，

第十三軍團向木沙肯<sup>前</sup>進時由駐于郎奈、巴托斯肯線上之第

十五、二十三兩軍團部隊掩護，爲使此兩軍團掩護部隊迅速撤退

起見，第十三軍團應以急行軍前進，務于三十日拂曉前在木沙肯附近向奈登堡方面構築陣地，所有三個軍團之退却着由三軍團長中之資望較深者擔任指揮，軍司令部刻已向楊諾夫移動。」

方軍參謀長簽署此項命令之時巴托斯肯已無俄軍蹤跡，而二十八日下午該處已滿佈德軍矣。

二十九日午後薩松諾夫軍長率同軍司令部向楊諾夫出發。第十五軍團部隊在未奉到軍團長命令以前，即于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半日開始自陣地撤退，退却之時頗有秩序。因二十八日夜間在拉得勞一戰之後頗使追擊俄第十五軍團之德軍不得不謹慎行動，而對

于俄第六八兩師（即第十五軍團）之退却亦未再行進擾，即二十九日白日亦僅小心搜索前進，其于俄第十五軍團之退却減少不少阻碍。

首先到達郎奈之第六師一個旅即向格能弗利斯出動，並在該處展開與奈登堡對峙，以爲第二十三軍團之連接部隊，午後第十五軍團其他部隊開始行抵該處，此時第十五軍團司令部軍官忽向第八師師長報告軍團長陣亡之消息，第八師師長即照其年資級序就任軍團長職務。實際上該軍團長并未陣亡而係爲德軍俘獲，緣該軍團長出營選擇陣地之時首受德軍之射擊，既被包圍，嗣經脫離德軍火線，又在森中迷路，至二十九日深夜復爲德軍圍擊，該軍團長即于乘馬擊斃後爲德軍俘獲。

新第十五軍團長就任後因軍團司令部未在該處頗感調整該軍團

指揮系統之棘手，于是乃藉第八師師司令部之助力指揮之。該軍團長令第十五軍團部隊竭力阻止德軍自奈登堡方面之進攻，以掩護此時仍在庫爾肯地區之第十三軍團的退却。旋因軍團指揮系統已入紊亂狀態，致部隊堅決抗戰之心爲之動搖。二十九日午後第六師開始自格訛弗里斯退却，第八師與在郎奈防守之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亦先後繼續後撤，與第廿三軍團第二師同駐于郎奈附近之第十五軍團部隊，只能退往孔木晉，及抵該處各部長官曾舉行會議，決定分別再向楊諾夫與賀日列之間退却。

由上節所述可知二十九深夜在孔木晉村附近十字路口即發生俄第十三軍團與第十五軍團退却縱隊互相會合之衝突。第二軍司令部不將地形事先偵悉明白，竟擇定如此複雜之退却路線，使其發生自相衝突之混亂現象，于是中央各團之解體益形迅速矣。

在孔木十字路口造成之形勢異常嚴重：疲憊之部隊于黑暗中彼此混亂，已顯示無組織之狀態，其欲指揮亦不可能，經最大之努力始將一場混亂之現象設法彌平。依第十三軍團長之命令，由各司令部軍官多人組成監視所一處，置於十字路口，各自指示部隊之方向：第十五二十三兩軍團應向木沙肯；第十三軍團應向卡登保能退却。

各部隊之行動雖漸入正軌，但不久俄縱隊在卡登保能地方復被迫停止，因于行近該處之時忽聞機槍大砲之射擊聲，乃在該處發生戰鬥，旋經探明始悉卡登保能已爲具有砲四門及機槍多挺之德第十七軍團第三十六師之騎兵占領，故俄縱隊之先頭于行近森林出口之處，即爲德軍探照燈偵知，繼則向之掃射，縱隊之前進遂行停止，秩序復趨混亂，旋經努力恢復，在場之俄軍官比將砲兩

門置於公路之上，另外兩門設在林中，步兵則散伏于公路兩側，部署完畢之後，待德軍探照燈再行照射，俄軍即報以猛烈之轟擊，步兵更起而衝鋒，此種意外之襲擊遂使德軍遭受損失而退，俄軍退路乃得肅清。

至三十日晨第十三軍團乃分三個縱隊退却：

右縱隊——木沙肯，

中縱隊（軍團長在內）——撒弟，

左縱隊——瓦連多弗，

德軍曾企圖向俄軍後方襲擊，均為俄軍擊退。八月三十日為俄軍極頂苦痛之一日，俄軍曾用盡方法擬由林中隘道脫出，惟時受敵軍步砲機槍配合之射擊，比至俄軍出而攻擊時，德軍忽又退去，反使攻擊之俄軍陷入德軍掃射之下。

最初覆沒之縱隊，爲向撒弟退却之縱隊，該縱隊因受敵方砲火不斷射擊，無法維持退却之秩序，結果遂于「整個縱隊被敵分成若干小段」後，卽爲德軍各個擊破，殲滅者有之，被俘者有之，無一倖免，而同行之第十三軍團長亦陷于同一厄運！

右縱隊比較幸運，其中一部分竟能脫出德軍重圍，蓋此時俄軍已自木拉瓦方面進攻，且將奈登堡佔有，德軍一時感覺恐慌，故能促使脫圍運動之成功也。此役之前俄第六師之第二十一團與第六騎兵師之一個旅卽在木沙肯與奈登堡之間突圍，總計脫險之人數第二十三軍團約三千人，第十三十五兩軍團約達軍官一七〇人，士兵一萬〇三百人。

奮戰最久者爲左縱隊，三十日午后四時左右，該縱隊進至森林中卽與德軍遭遇，德軍以砲與機槍滿佈森林出口以候俄軍，方俄



軍察覺前進之路線已爲敵軍隔斷之際，該縱隊官兵一致表示「無論如何應突出重圍之決心」，比將所帶之砲及機槍迅速佈置，即向敵軍猛轟，而第一師之葉夫團團長亦率隊衝擊，俄軍此種行動根本出乎阻斷俄軍前進路線之德旅的意料以外，突受俄軍攻擊，無力支持乃將槍砲遺棄而退，俄軍竟奪獲德砲廿門及機槍多挺。

此次帶鬪不過爲聲嘶力竭之俄軍的迴光返照而已，俄軍此時實已無心戀戰，部隊又陷于混亂狀態，輜重與彈藥車因後方受敵軍之追擊，行動上已不能遵守秩序，必須稍事整理始能再進，但僅時已屆遲暮亦頗難着手，且因天黑之故更無法覓隨該縱隊退走之第三十六師師長主持一切，旋各軍官合力勉強加以整理，使其略具縱隊形勢，並將傷者安置，然後再進，大眾均以爲或不至再爲敵軍所阻，則此縱隊即可藉此機會突圍而出，該縱隊不久即行

盡森林出至廣曠之草地。斯時自馬爾加及烏列甲方面均有探照燈射來俄而縱隊之前衛即爲燈光射及，繼即機槍亦隨之掃來，該縱隊突遭此意外的射擊，頓起不安，混亂之狀達于全隊，而隊中人數亦逐漸消滅于德軍砲火之下，然仍能僅存少數，比至天明更發現德騎若干，已失抵抗力之俄軍，遂亦無法獨存而全部覆沒矣。

爲結束俄軍中央各軍團之悲劇起見，似應將軍長薩松諾夫將軍本身自戕情形加以補叙，茲將俄第二軍參謀長坡斯托夫斯基戰事回憶錄中關於薩氏之紀述，摘錄如次：

「八月廿九日十二時左右薩松諾夫將軍離第二師師部前往威廉堡，俾得與第六軍團會于該處，途經各小河渡口時曾幾次與德軍部隊遭遇，而受其射擊，行近威廉堡時始悉該城已爲德有，隨從騎兵亦已星散，至晚薩氏僅與軍官七人及傳令兵一人止于距威廉

堡不遠之森林中，當決心于夜間脫離險地，天黑後隨從之軍官乃護持軍長步行前進，渡過池塘叢林多處，並曾遭受敵騎之射擊，再進已至威廉堡近處薩氏即擬自戕殉職，爲隨從軍官所阻，夜一時左右于林中小憩後準備再進之時，已不見薩氏踪影，未久即聞林中槍聲一發，始知薩氏已決心自殺矣，軍官等即留于該處以待天明後尋獲薩氏尸體運出敵境，及天甫發曉德軍砲火即向軍官方面射來，致無法動作，至薩氏遺體經德人葬于當地，戰事結束後始運返俄國安葬。

### 丑·俄軍援救中央各軍團之策略

方薩松諾夫將軍及其部隊發生覆滅之悲劇時，西北方面軍司令部及大本營之作戰科根本不知前方情況已演變至何種程度，仍抹煞一切事實一本其毫無根據之幻想，于第一二兩軍在東普魯士作

戰尙未獲得任何勝利之緊急關頭，而竟着手計畫自第一軍內抽出第二軍團派往瓦薩之不必要的部署，以爲在維斯拉河左岸循捷徑直取柏林之準備。高級統兵者對於「現在決戰時期及本會戰之決戰地區」苦力奮鬪之俄軍，決無「剩餘部隊」以作執行新計畫之需要一層，根本未曾顧及，反將與第二軍作戰地區接近之第二軍團南調，置薩松諾夫統率之第二軍的危難于不顧，至于期待第一軍援助薩松諾夫一節，在距離上殆爲不可能之事，因二十九三十兩日之間第一軍與第二軍之距離爲一百公里也。尤有進者方面軍司令部與第二軍司令部通訊斷絕之後，亦未設法使指揮該軍側翼各軍團之責任由方面軍代爲擔負，蓋依常理推測方面軍既與第二軍連絡斷絕，則該軍與其一六兩軍團之通訊亦必不能保持，此迨爲自然之理。

上節曾述及俄第二軍軍長于二十八日晨得知第六軍團退却之情報後，即令該軍團無論如何應固守阿特斯堡一帶，第四騎兵師更應與敵抵抗，以阻其前進。至于第六軍團在此數日內之士氣如何，亦為吾人所知者，而高級統兵者竟漠然置之，結果遂使第六軍團于奉到上開命令之時已由阿特斯堡向東南退却，致在三十日以前一無動作。

是日(三十日)晨方面軍司令部努力將二十八日已失常態之第二軍側翼各軍團之指揮恢復，第六軍團長于上午十一時即奉到方面軍司令部令其速援薩松諾夫之電報，同時並知方面軍已令第一軍團速向奈登堡出動，依照方面軍司令部命令：

第六軍團匯集中威廉堡附近與第二十三軍團長取得聯絡，以保障軍之右翼與後方，並須派遣飛機搜尋軍長下落。

第四騎兵師應向帕生海姆推進。

第六軍團長爲奉行上開命令即發佈本軍團部隊應立即轉向威廉堡前進之命令。三十日晚第六軍團到達拉晉年，第四騎兵師則又行近格拉明。及至三十日深夜第六軍團復奉到方面軍司令部令該軍團退至梅申業次之緊急命令，該令并云，如退却時受敵壓迫，可向阿斯托羅連卡繼續後撤。

前已言之，第十三軍團首先被敵殲滅及俘擄之部隊爲第十三軍團長率領之中縱隊，據德方公佈在撒弟與列烏施維德兩處被俘之數量爲二萬人。設西北方面軍總司令不待第一軍之援救第二軍，而直接指揮第六軍團，並免除電報之傳達而派幹員前往第六軍團代表指揮作戰，則此二萬人，當不致被德軍俘獲，自無疑義！

據一九二一年德國出版之坦能堡會戰地圖所示俘獲俄軍數字，

計在

康威生附近俘 一〇〇〇人

馬爾哥分附近俘 一〇〇〇人

庫次堡附近俘 四〇〇〇人

威廉堡附近俘 一〇〇〇人

此項俘虜均爲受第三十六師師長普列日錯夫指揮之第十三軍團左縱隊，其中大部係於三十一日在庫次堡與威廉堡兩處附近被俘者，則第六軍團果能繼續向威廉堡出動，而方面軍總司令於三十日深夜不改變第六軍團向威廉堡前進之命令，更不令其向梅申業次及阿斯托羅連卡退却之時，此左縱隊亦必能被救脫險。

至由奈登堡方面援救第二軍遇險部隊之企圖亦未見效果，因二十八日軍長曾令參謀親携命令至第一軍團長處，令其速向奈登堡

出動，以圖和緩第十五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之危急形勢，但此項命令第一軍團于二十九日晨間始克收到，爲時已屬十分遲晚，緩不濟急矣。

第一軍團及該軍團所轄第二十二、二十四兩師之指揮官，其情緒之散漫一如第六軍團之指揮官，而此種散漫之情緒于軍部工作未入常軌之時尤爲顯著。在此種情形之下亟待高級長官督促之指揮之，如徒憑一紙革職公文，于事一無補益。方薩松諾夫偕同軍司令部人員前往拉得勞特，已失却指揮第一軍團之能力，此時方面軍總司令及其司令部應立刻起而代之職權，惟西北方面軍司令部除以文書往還外，別無進一步之設施。

迄至二十九日晚六時始有西列留斯統率之混成大隊由木立瓦向威廉堡出動，此大隊係由近衛第三師之兩個團及第一獨立旅之七



個營與六個砲兵連編成者。此外並撥第六騎兵師之一個旅歸該大隊長指揮，至第一軍團之其他部隊則應於三十日下午三時開始出動。實際上，此次作戰並未通盤籌畫，第一軍團司令部對於命令僅作表面上之奉行，亦未具舍己救人之犧牲決心。軍團司令部之行動既如此消極，當然不能鼓起部下行動之積極矣。惟該混成大隊尚能執行任務，雖在康增地方爲德軍所阻，進展甚緩，但三十日午間卒能將奈登堡佔領。

方俄軍混成大隊佔領奈登堡之日，卽爲第十三軍團中縱隊在撤退附近被俘之時，設混成大隊向奈登堡之進攻能于上一日晨間（二十九日）完成，則正與第十五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在格能弗利斯及郎奈一帶與德軍苦鬪之時間相吻合，如能聯合行動不但可救第十五、十三兩軍團脫出重圍，甚終有將正沿奈登堡—木沙

肯一威廉堡急進之德第一軍團包圍之可能，則凱寧戰鬥之故事又復重現于當日也。

寅·德軍結束會戰之最後動作

八月二十八日傍晚德第一軍團達到下列形勢：

1. 第一師駐奈登堡及其以南地帶，
2. 第二師駐隆次肯及沙魯斯肯附近與俄第二十三軍團郎奈附近之陣地對峙，
3. 施墨陶支隊駐木沙肯。

佛郎索阿軍團長令上列部隊應于二十九日向下列各地前進：

1. 施墨陶支隊向威廉堡，
2. 第一師轉向木沙肯，
3. 第二師向格能弗利斯。

二十九日全日中德第二師即與俄第十五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第二師之部隊作戰，據德方情報，是日第二師作戰在應付上頗覺輕鬆，蓋與德軍抵抗之俄軍爲上一日曾受重創損失百分之五十之殘餘部隊，該項俄軍雖有二十二個砲兵連，但因士氣不振，人人均具必敗之心理，其欲希冀其積極動作決不可能，且該項部隊之指揮亦不能統一，尤爲德軍莫大之助力，假定此時俄方能抽調一部生力軍自奈登堡南方出擊，則該項俄軍或能稍事振作也。

因俄軍之情形如此，遂促成德第一軍團部隊二十九日在奈登堡—木沙肯—威廉堡公路一帶之進展。至是日傍晚，第一軍團部隊佔有下列地區：

1. 第一師佔有奈登堡至黨克海（木沙肯附近）之公路線。
2. 施墨陶支隊佔有威廉堡。

3. 苗力曼旅駐索爾島附近。

至于土勞（第二十二軍團第四十一師）及候亨斯太（第三十七師）方面德軍向東南方面之行動，在二十九日中異常遲鈍，實予俄第十五軍團以不少便利。

二十九日拂曉準備壓迫俄第十三軍團之德軍計有下列各部隊：

1. 第一預備軍團兩個師自多羅托夫，
2. 第三預備師及第一後備師自候亨斯太，

德軍雖企圖自各方包圍俄軍，但吾人已知第十三軍團部隊乘黑夜之會，脫出德軍包圍線外，僅德第三預備師一部部隊追擊俄軍，即在施威得里哈附近與俄後衛衝突，受創而退，以後即未繼續再追。

二十九日之戰翁格師不曾參與，僅將部隊集中軍令指定之地

區。

關於德第十七軍團之行動前節業已列述，該軍團現又向南進發，其主力（約三個旅）駐宿于塞文海湖之東西兩岸，廿九日更進，其第三十六師僅前進十公里許而達維爾海姆，第三十五師之第七十旅則向馬爾加前進，增援正在該方面活動之施田克列支隊（該隊有一四一團之步兵一團，三個砲兵連，騎兵第四團之兩個騎兵連，均屬第三十五師之部隊）此項支隊業于二十八日深夜將俄業四師部隊擊退而占有格立明，二十九日乃繼續向馬爾加進展，至于汗恩將軍統率之第四團部隊（屬第三十五師），連同三個砲兵連及一個至兩個騎兵連，則留于阿特斯堡一帶與俄第六軍團之先頭部隊作戰。第三十六師之第五團二十九日仍繼續向卡登堡前進。

二十九日晚十時興登堡軍長發佈三十日之作戰命令，其中使吾人感到興趣之點頗多，茲特一一舉出，以證德軍在坦能堡會戰中成功之僥倖。

吾人首先應予注意者即該令之發佈實屬過于遲晚，推其原因大概係各方軍情報告遲到之故，而參謀長魯登道夫在是晚十時前尙未接得擬定在奈登堡附近集中之第一軍團配置情形，即其一例。歸納此令之實質約分下列兩點：

第一點，疑懼俄廉年康甫軍（第一軍）之進攻，忙於對該軍新陣線之布置，爲此派定四個師分布下列各地：

1. 第三十七師及第一預備軍團之兩個師分布於克勞肯多弗—阿命斯太—瓦拉肯一帶，

2. 戈耳赤統率之第一後備師應在上述陣線左翼之後梯次配備

于埃新湖與納連湖之間。

除上列四個師之外，此日尚有兩個師亦須向上列地帶前進，即第三預備師及第四十一師，均應駐于新陣線右翼之後作爲預備隊。第三預備師駐於畢屯（多羅托夫東北鐵路線上），第四十一師駐於庫爾肯，此外墨林附近之翁格師亦定爲預備隊。

德第八軍對於北路形勢之不敢忽視者，似爲俄第一軍騎兵已向阿倫斯太及瓦姆蒂急進之事實所推動，由此亦可見德第八軍司令部對於作戰估計之慎重，實際上，德第八軍於卅日晚間已能在東北新戰場集中七個師之兵力，則廉年康甫軍自弓賓年戰鬪後直向阿倫斯太急進，必將投入德軍新戰場各部隊重圍之中，殆無疑義。且弓賓年戰場與阿倫斯太之距離約在二百公里左右，俄第一軍以平常行軍速度前進，僅能於八月三十日晚到達阿倫斯太，則斯

時該處早無俄軍蹤跡矣。茲有一事應於此處補叙者即德國自法戰場調來之第十一軍團及第八騎兵師業於九月三日在拔沙基卸運完畢。

第二點，德第八軍此令尙含有包圍薩松諾夫軍之中央各軍團殘部目的，對於德第十七軍團令其布防於馬加爾及帕生海姆一帶，即爲截斷俄軍向東退却之交通路線。第一軍團除置一個支隊於威廉堡外應由奈登堡西南向馬爾加—葉爾瓦布諾一帶進攻，此種部署足見德軍準備在馬爾加以西地帶予俄軍以包圍，但據上節所述，八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俄軍殘部之被俘係在撒弟與威廉堡兩處，適在馬爾加之東方及東南，魯登道夫作戰估計之錯誤，此處又得一明證。

尙有一點足資吾人探討者，即德軍上述命令對於俄第一·六兩



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部隊自南方威脅德第一軍團之危險情勢完全忽略視之！吾人早知俄高級統兵者已有上述機動之決心，惜下級長官無執行勇氣，竟將因循了之，否則德軍何以自拔？德第一軍團長佛郎索阿於其所著戰事回憶錄中，對魯登道夫簽署之上述命令，頗露不滿之表示，其言曰：「因此令遲到，未予執行，實爲我軍之大幸，否則殆矣！」

八月三十日午前十時德第一軍團司令部接到飛機偵察報告，謂俄軍已自木拉瓦向奈登堡進攻，軍團司令部頓形恐慌！因德軍駐於奈登堡之南者僅由施甲木少校統率之第一師第四十一團之兩個營及砲兵兩連而已，而此兩個砲兵連尙因某種誤會脫離該處，至奈登堡城內則只有第二師第四十五團之一個營擔任防守，兵力尤爲薄弱也。

關於德第一軍團長如何援助施里木少校一層亦爲應予研究者，特一一述之，佛氏決調駐于格列格斯多弗之第一師一個營與一個砲兵連前往增援，宿營于格能弗利斯之第二師則令其展開于奈登堡東方格列格斯多弗區內，側擊向奈登堡進攻之俄軍，并令苗力曼旅自索爾島方面經扎比老攻擊正向奈登堡前進之俄軍左翼，如此配置已造成兩翼強而中央弱之形勢（凱寧形勢）。

關於俄軍進攻奈登堡之消息，第一軍團即日報告第八軍司令部，該部當派：

1. 翁格師自墨林，
2. 第四十一師自庫爾肯，
3. 第一後備師自候亨斯太。

至以上各部隊及苗力曼旅與戰場之距離爲：

1. 翁格師——二十五公里

2. 第四十一師——二十公里

3. 第一後備師——三十公里

4. 苗力曼旅——十五公里

如此，則此項部隊僅能于下半日開始到達，在此種情形之下，佛郎索阿對於軍事之部署固極端藝術化，但設使俄軍自木拉瓦方面進攻之部隊非具有一個師兵力之西列留斯支隊，而係俄第一軍團及近衛軍全部，則俄軍在上半日必能得到優越形勢，而佛氏佈置之陣線實嫌過狹，俄軍佔領奈登堡後亦有將德第二師自格列格斯多弗驅往南皮沃達森林之可能，故德第一軍團司令部之急遽自奈登堡遷往莫耳肯（格列格斯多弗之東）者，即爲避免此種危險而發也。

方西列留斯支隊已佔有奈登堡之時，俄第一軍團其餘部隊始自木拉瓦出動，部隊之展開亦漫無秩序，長官對於部隊已處于敵人遠射砲射程以內，亦毫未置意，其在上者既缺乏勇氣，部隊自亦不能憤發有爲，情形既屬如是，則俄軍之向奈登堡前進不惟無益，且具若干危險性，然俄第一軍團果能在木沙肯地方壓迫德軍，必能多救俄軍自林中脫險而出，當無疑義矣。

三十日傍晚俄第一軍團接奉上峯命令，令其無論軍事進展至何種程度，應迅速退却。此時德第一軍團已有援軍到達，計

1. 翁格師在奈登堡西方一帶，
2. 第四十一師在奈登堡，
3. 第二師留于奈登堡以東陣地，
4. 第三預備師在莫耳肯附近。

坦能堡會戰結後據德國官方公佈俘獲薩松諾夫軍之數字爲九萬二千人及砲三百門，關於俄軍損失確數吾人亦無實在文件可資證明，但吾人由研究其戰鬪經過中確知俄軍兩個側翼軍團（第一六兩軍團）損失較小，則被德軍殲滅之部隊僅中央各軍團，即第十三十五兩軍團及第二十三軍團之一部份而已，此項部隊在戰爭開始時之編制定額爲九萬人，其中于戰鬪時傷亡者約五萬人，實際上只餘四萬人爲戰鬪員，此四萬戰鬪員之中，吾人又知其有一萬五千人脫出德軍重圍退至俄境，結果戰鬪員之被德軍俘獲者僅二萬五千人。

德國公佈之九萬二千人如屬確實，除去戰鬪員二萬五千人爲其俘獲外，其餘之六萬七千人當屬俄軍遺留地不及運出之傷兵，自無疑義！

## 坦能堡會戰之講評

坦能堡會戰德軍大勝與俄軍慘敗之基本原因：

1. 爲雙方兵力懸殊，計

俄第二軍共有九個步兵師與七十個砲兵連，

德第八軍共有十三個步兵師與一三〇個砲兵連。

2. 爲俄第二軍主攻方向不應向北，使該軍主力之左側及後方，陷入德軍集中襲擊之形勢中。

除上述兩個基本因素外，俄高級長官一切作戰部署之失當，以暨備戰時期之草率，輕舉，亦使担任作戰之部隊蒙受重大之影響，茲一一列舉於次。

1. 派往俄第二軍之兵力過于單薄，實違反應在「決戰時與決戰地」集中雄厚兵力之原則，俄第二軍擬定實施之會戰即爲俄軍與德

軍在東普魯士之決戰時期，在此時期之前俄軍即應在作戰地區內將所有「無固定任務」之兵力全數調來，以達到優勢兵力之目的。且俄國此時無固定任務之部隊亦在在皆是，如瓦薩附近之近衛軍團及奔走于第一二兩軍間之第二軍團均屬之。且該第二軍團于弓賓年戰鬪（即第一軍之戰鬪）之後始撥歸第一軍指揮，則該第二軍團既未參加第一軍在弓賓年之戰鬪，而在第二軍開始與德軍會戰于坦能堡附近之際又自該軍抽出，結果使有用之軍團無所事事。此外第二軍所轄之第一軍團，其撥歸第二軍指揮又附有極嚴酷之條件，即該軍團部隊經方面軍總司令限制于索爾島一帶，軍長無權移動其駐在地，而第二十三軍團之加入第二軍亦非全部，除該軍團之第二師外，其他一個師（第三近衛師）駐于格羅得諾要塞担任警戒之任務，尚有該軍團之第三

獨立旅更亦屯于瓦薩附近不動。

2. 俄軍不知擷節兵力——即所謂極力縮減次要方面（副戰場）之需要，而擴充重點（主戰場）方面之兵力是也，在戰鬪開始之際俄第六軍團依方面軍總司令之命令，即離開本軍主力而派往必壽夫斯堡以掩護俄軍右翼。側翼之掩護固屬意義重大，但亦決不能派「佔俄軍三分之一」的整個一軍團担任，自第六軍團分出之後遂引起德軍兩個軍團與一個旅圍擊該軍團之策略，此時該軍團非但無法完成「掩護右翼與後方」之任務，且獲得德軍優勢兵力個別擊破之不良後果。

3. 俄第二軍因第一六兩個側翼軍團之分散，致原有九個師之主刀，只餘五個師向北作主力之進攻，置左側德軍之優勢兵力於不顧，誠屬冒天下之大不諱！



4. 俄第二軍（亦稱薩松諾夫軍）開始作戰之時根本未達到戰鬥準備之態勢：其撥定部隊之中不僅有若干作戰部隊未抵戰場，且一切與作戰有密切關係之後方機關、部隊輜重及彈藥補給均未同時到達。

5. 西北方面軍總司令既驅使第一軍沿森林沼澤地帶前進，復令其迅速行軍，殊屬無理要求！

6. 未帶充分輜重之第二軍沿無鐵路線之地區行軍，使其無以與敵作大規模之戰鬥，亦屬高級長官之絕大錯誤！蓋現代戰爭中之大軍行動與鐵路至有關係，遠離鐵路線至五個日程即足消滅其作戰能力也。

七·各軍團開拔之時多有未足定額兵員人數者。

八·因出動過分匆忙致各軍團未帶充分之通訊器材，而此次會戰

又具有運動戰之性質，戰線距離復極遼闊，其對通訊器材之需要至爲迫切。行軍地區之內因東普魯士住民仇俄之故，到處破壞俄軍電線，直使俄軍無法保持電訊之正常連絡，結果發往各部隊之一切命令及部隊上達之軍情報告即不能按時遞到，而于作戰之指揮遂發連帶困難之關係矣。

九．薩松諾夫軍中雖有無線電之設備，復以出發匆忙，部隊之中竟有未及領到密碼者（如第十三軍團），不得已乃以明碼拍發，敵人電台當然亦可同時接到，於是德軍遂因截獲俄軍作戰命令，而明瞭其兵力之配置與任務，而德軍作戰部署上之困難亦爲之減輕不少。

十．俄軍高級長官對此次作戰之指揮十足表現其輕舉妄動，而于情況之判斷更一憑毫無根據之揣測，抹煞一切事實，故西北

方面軍總司令所下之命令率皆不合情況并違反軍事藝術之基本原則。

十一·西北方面軍總司令日林斯基戰前曾任瓦薩軍區司令，只須對東普魯士密佈之鐵道網與馬蘇湖一帶之堅固工事慎密研究，即可知德意志對東普魯士防禦之積極，至于瓦薩軍區司令部所得德國參謀本部軍事演習之密本，即爲薩松諾夫軍此次進攻之寫照，方面軍司令部應如何知所警惕！但此仍不能消除其驅使第二軍北進之理想，使該軍之左側與後方完全暴露于季耳根堡——勞登堡間德軍集中兵力之前，可謂大謬大誤！而軍長薩松諾夫所有根據真實情況解釋北進危險之主張，日林斯基不但完全予以批駁，日認薩氏意志不堅，並責其違抗命令。

十二·日林斯基于八月二十三日前方已發動戰事之際，竟要求薩松諾夫迅速北進，以爲可以截斷德軍向維斯拉河退却之交通路線，實爲情況判斷錯誤之明証。

十三·日林斯基于弓賓年戰後，德軍已出現于第二軍作戰地區左側之事實，根本不知，仍一意堅持德軍已向維斯拉河彼岸退却之妄想。

十四·日林斯基之幻想不但達于敵人動作，且及于敵人兵力之數量。八月二十三日日林斯基致薩松諾夫之電報，曾有「第二軍前之敵軍已非強力部隊」之語，但吾人一查德軍配置情形，確知第二軍之前自始即有德軍四個師之兵力，而此時更有德第三預備師，苗力曼旅與一個重榴彈炮營到達增援，德第一軍團之先頭亦于此時開始行抵戰場，其兵力之雄厚遠非俄

軍所及，何得妄動爲非強力部隊？高級長官發佈命令應以事實爲根據，並非一憑個人幻想即可敷衍塞責也。

十五．第二軍司令部係臨時調用各軍區人員組織而成，此項人員彼此既無認識，其在作戰開始之時自難融洽合作。司令部所頒命令不能按時達到各部隊，有時甚且遺失，而司令部所接各方情報亦不能慎密研究致發生判斷敵情之紊亂現象，種種事實均足證明軍司令部組織之不健全，尤有進者，方軍長對於某一事件不能遽下決心之際，司令部幕僚亦不能予軍長以精神上之援助，而于軍長與方面軍總司令發生爭執之時更不能以合理之方法調解消弭。

十六．第二軍此次會戰完全在兩高級指揮官意見衝突之條件下產生，結果使軍長之精神頓失控制，意志爲之模糊，其令第

三十五 兩軍團之向西南聯合進攻之決定，即上述影響造成之  
後果。

十七．第二軍司令部于離開奈登堡之同時即在新電台未裝設以前，將奈登堡原有電台拆卸，致使指揮上蒙受極大困難，自茲以後活躍之軍司令部遂亦等于虛設矣。

十八．俄第二軍司令部于該軍決戰之急要關頭驅使第十三軍團向阿倫斯太急進，坐令第十五軍團之兩個師擔任主要之戰鬪。

十九．俄第一軍團長于八月二十六、二十七兩日于斯島—索爾島區內戰鬪激烈之際，自乘汽親赴前線指揮，以爲可以提高士氣，但其結果徒使指揮系統爲之紊亂而已，于士氣，于戰鬪實無裨益！須知彼之所知者，不過爲廣大戰線之一小部份情況，如欲以之代表整個戰線，寧非笑話！故該軍團長于八月二十七

日向軍長之報告中有「本軍團已能阻敵前進」之語，即其所得局部良好印象之影響，未及一小時該軍團部隊已在撤退途中矣。

二十．第六軍團長布拉戈維奧斯基曾在參謀本部服務甚久，頗長于室內工作，及至出任軍團長職務仍本其室內工作之方法與經驗指揮部隊，其所下之決心，理想固屬止當，但未將時間與距離予以估計，結果此種決心不過為形勢上之理論而已，方第四師與四個半師優勢敵軍流血之時，該軍團長竟令其所屬之其他一師（第十六師）徜徉于巴鐵斯多佛之間，使該師無法參戰，以解第四師之危難。

二十一．側翼兩個軍團（第一六兩軍團）于索爾島與必壽天斯堡兩地失敗以後，即陷入漫無秩序之狀態，致以後中央各軍團受

總軍包圍時無法施救，坐視其覆滅！設此時方面軍司令部能出而直接指揮此兩軍團，實尙有可爲也。

二十二。第六軍團之第十六師于自必壽夫斯堡南退之時已與軍團長斷絕連絡。此時即爲該師師長發揮個人獨斷精神之絕好時機；即在本軍團所負掩護右翼及後方任務之範圍以內將部隊直趨帕生海姆，今舍此不圖竟沿隨第四師之後亦向阿特斯堡作消極的退却，可謂放棄時機！

二十三。歸納述之俄第二軍內部情形爲：高級長官彼此意見不調，甚且仇視毫無互信精神；中級長官（軍團長師長）于軍書旁午之緊急關頭既須指揮作戰，又須努力調解長官意見；而缺乏指揮與管理之下級長官及士兵，更須在無指揮狀態之下與敵人拚命，期以自己之流血洗淨長官之錯誤與過失！



二十四。綜括上列各點可知俄第二軍在戰鬪未開始以前，即已具有慘敗之先兆，故該軍之覆滅實爲高級統帥之過失與其一切佈署違反軍事藝術原則之結果。

研究德軍致勝原因極爲簡單，蓋上列俄軍種種錯誤與過失即足構成德軍作戰上之莫大便利，其獲得勝利者亦以此爲基。

1. 公平論之，德第八軍軍長興登堡及其參謀長魯登道夫于此次會戰中并未充分發揮其固有之天才，坦能堡會戰之主意及計畫爲該軍第二十軍團長索耳赤擬定，經前第八軍軍長普利特維次核准者，與魯兩氏之就任已在戰鬪開始之時，其後並無新的改變與發展！

2. 德軍由截獲俄軍所發之無線電報即明瞭俄第二軍之編制，配置任務及進攻之方向，故所頒首次命令完全適合情況，待此種

無線電報無法截收之時，即發現德軍部對於俄軍兵力佈置之錯誤估計，而付予部隊之戰鬥任務因亦隨之錯誤。

3. 德第八軍司令部雖造成錯誤，但均爲認識情況及勇于發揮個人獨斷精神之各軍團長改正。

4. 俄第六軍團自必壽夫斯堡敗退之後，德第一預備軍團長鑒于「軍的會戰」尙未結束乃依其個人獨斷下一決心，將軍團部隊直趨阿倫斯大以與主力接近，實屬難能！該軍團長此種決心決定之後遂促成俄第十三軍團之敗績；第十七軍團長于綿斯古特一戰之後即毅然率部西行，直向帕生海姆出動，造成威脅俄軍中央各軍團後方之形勢，亦爲偉大之正常舉動。

5. 方八月二十八日俄第一軍團爲德軍壓迫退往索爾島以南之時，德第八軍司令部惑于德第四十一師之敗績，恐俄軍出至季耳根

堡突破德軍陣線，乃令德第一軍團改向隆次肯——郎奈前進。德第一軍團長佛郎索阿認此令不合情況，斷然不予執行，而自動率部向奈登堡及威廉堡挺進，以截斷俄軍中央各軍團之退路，佛氏此種決心，遂將俄中央各軍團之命運根本解決！

由上列所述各點，可知德軍各軍團長實具有天才，富有經驗，並勇于發揮個人獨斷精神，以補高級長官指揮上之不足與錯誤，故能成其大勝！

至于德軍部隊之動作，坦能堡會戰實次于弓賓年之役，茲舉下列各點：

6. 八月二十四日在奧勞——佛蘭根老線上之德第三十七師與一個後備旅，擁有六個步兵團十六個砲兵連之實力，而不能支持僅有

七個團十四個砲兵連之俄第十五軍團的攻擊。

7. 八月二十六日德軍以四個半步兵師與四十八個砲兵連之兵力，于羅特佛里斯附近攻擊只有三個步兵團與七個砲兵連之俄第四師，激戰竟日始將俄軍擊退，以如此優勢兵力超越砲火竟不能一舉而破俄軍，亦可見德軍動作之過于遲鈍也。

8. 已被德軍擊破之俄第二師一個旅的殘部（屬第二十三軍團）于八月二十八日曾予德第四十一師以痛擊并俘獲一千迫其退至甫羅諾瓦。俄軍此種有力之打擊遂產生德第八軍改令德第一軍團增援該方面之決定。

9. 八月二十八日德第二師部隊在隆次肯及郎奈一帶與俄軍一個團戰鬪竟日，而不能擊退俄軍。

10. 八月三十日衝過德軍重圍之俄第十三軍團左縱隊，曾在康威生

地方與德旅遭遇，俄軍即展開一個團以必死之決心而與德軍戰，不但擊退德軍，且俘獲大砲二十門及機槍多挺。

綜括上述可得一結論

1. 坦能堡會戰中德方在管理上與指揮上無疑的高于俄軍。
2. 部隊之動作則俄軍頗能充分表現其勇敢與犧牲之精神。

## 5. 馬蘇湖會戰（參閱第十一圖）

### 甲 薩松諾夫軍覆滅後之戰略形勢

薩松諾夫軍之慘敗影響于俄戰場戰略形勢者至爲重大，茲爲正確估計其後果起見，必須先知俄國西南戰場上所發生之事件。

俄國首次作戰計畫之內未將主攻方向明白確定（或對奧匈或對德）而在兩戰場同時展開大軍所鑄成之錯誤。使加利其亞戰場之初期作戰直接蒙其影響，八月二十三日西南方面軍右翼在克拉斯尼克之慘敗，迫使右翼之俄第四軍不得不退往魯柏林方面，而在賀木方面進攻之第五軍因亦構成十分危急之形勢。

八月二十五日俄國派遣正向戰場行進之第十八軍團（經大本營指定應編入新編之第九軍者），以爲填補第四軍右翼與維斯拉河間空隙之用，並于八月二十九日再令預定攻德之近衛軍團增援西

南方方面軍。俄國最高軍事機關此種部署不僅放棄其所有首次戰略上之擬議，且將兵力集中之計畫予以變更。

吾人于檢討坦能堡會戰之時已舉出近衛軍團于戰鬥緊急關頭自第二軍抽出之失策。此種調動是故使其徒具參戰之名，而不使其加入任何戰鬥，可謂絕無理由。設此近衛軍團自始即在第二軍編制之內，實行參加坦能堡會戰，則第二軍覆滅之禍或可避免也。但至八月廿九日欲將此軍團增援薩松諾夫軍自屬緩不濟急，如置于瓦薩附近不令其參與加利其亞之會戰亦有未妥，因此種種。俄國最高軍事機關乃決心將該軍團派往西南方面軍，此種措置在戰略上吾人應認爲正當！

如此。吾人可以及薩松諾夫軍之覆滅及此時在加利其亞戰場上第四五兩軍所造成之危急情勢，已使俄國大本營陷入極頂困難

之境地，斯時俄國高級統兵者已無暇再作自瓦薩進攻柏林之夢想，因首先必須在加利其亞方面擊破奧軍與恢復俄軍在東普魯士之形勢故也。

新編第九軍展開于維斯拉河與第四軍間之部署，不但已消除西南方面軍右翼之戰畧上的不利形勢，且將俄軍首次計劃之缺點亦同時予以糾正，此後俄軍在加利其亞戰場上之戰鬪實已趨于好轉，則俄國大本營正可以全力應付東普魯士方面，以使西北方面軍得以恢復以前在東普魯士之優越形勢。

### 乙·俄軍計畫

俄國大本營于八月三十一日接到西北方面軍司令部關於第二軍覆滅之消息後，即于此日發佈該司令部第三一三號訓令一件，內容大意爲：



1. 廉任康甫軍（第一軍）無論如何應固守馬蘇湖北方由英斯特堡—安格堡線至維科維斯克—蘇瓦爾奇線之交通路線，
2. 以強力衛戍部隊警戒諾沃吉也夫斯克要塞，
3. 逐漸整理之第二軍部隊着退往索科耳卡—奧索維赤—龍姆沙線上，左翼梯次配置之後應置強力掩護部隊，
4. 第二軍騎兵應掩護該軍各軍團之退却，然後逐漸向該軍左翼展開，以便組成騎兵有力兵團，以爲向托倫及維斯拉河下游搜索偵察之準備，
5. 爲充實第二軍之防務起見撥第二十二軍團，第三西北利亞軍團及第一土爾基斯坦軍團歸西北方面軍調遣，
6. 尼門、波布爾與上那留諸河應構成防禦線，
7. 如在最近期內不能在西南戰場獲得決然之勝利，西南方面軍

可向布格河方面退却，即退往德羅吉金，布列斯里托斯克，科布林方面。

除上列調令之外大本營並編有九月一日前西北方面軍形勢之戰路估計，以補該令之不足：

1. 薩松諾夫軍失敗之後德軍已獲得隨時出擊之自由，或對第一軍，或向那留河下游出動以援奧軍，然後即可共同向布列斯里托夫斯克—格羅得諾進攻。

2. 爲實施此項戰路德軍可自法騰場轉運兵力，而此種調動大約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間即可開始，九月五日可以完結。

3. 俄軍爲消除此種打擊首灘在魯柏林地區予奧軍以有力之打擊，而此種打擊之實施更應于九月五日以前將俄軍兵力在阿特斯堡—索爾島—勞登堡線上集結之時予以完成。

4. 集中此線對德軍之掩護部隊，可以第二軍殘部，四個二期師及自後方到達之第二十二、第三西北利亞，第一土爾基斯坦各軍團（九月十二日可以開到）擔任。

5. 如九月五日前第四軍及正在編組之第九軍（列次斯基將軍）不能戰勝奧軍時，可在上述兵力掩護之下向塞得列次—魯科夫—荷洛連瓦線上退却。

綜括上述可知俄國大本營對於俄軍必能在西南戰場獲得勝利之意義一層，估計極爲允當，所謂應在主戰場取得決然勝利之舊有戰略原則，今又得一明証，對奧之西南戰場即爲俄軍一九一四年之主戰場，則大本營于未將奧軍擊破以前斷然放棄在西北戰場進攻之決心，堪稱必要之部署。

如此，俄軍之首次失敗非但已將俄軍最初作戰計畫之立意予以

打破，且促使俄最高軍事機關走入真實情況之境地。但此種由無根據之幻想忽而轉入真實戰略之途徑，常能發生悲觀之現象。觀乎上述戰略估計已不希冀在加利其亞取得決然之勝利，而僅指出在三日內達到「于魯柏林地區予奧軍以打擊」<sup>之</sup>以小小目的，如即此而不能並准許西南方面軍右翼各軍退至塞得列次—魯科夫—甫洛達瓦之線，其行動之消極可以想見！

俄國大本營謀報處對於德國兵力自法國戰場轉運開始及完結期限之估計，除對其完結日期稍有出入外（俄方料定爲九月五日完結而實際九月三日即已完結），尙無大錯！

根據所有情報俄國大本營應將作戰任務予以決定。但此必須將德軍自法國戰場轉調之兵力究有若干軍團事先偵悉明白。吾人應知此時已爲德軍在法國決戰之時，其在未決戰以前德軍自不能轉

調大量兵力東來，即不得已而必需調動至多亦不能超過三個軍團，如此，則原有十五個師之德第八軍亦只能增加四個師或六個師，綜合計之，可達到十九個師至二十一個師之兵力，以火力計算，實等于俄軍三十個師，而俄第一二兩軍之兵力連同駐于布格，那留，波布爾諸河一帶之二期各師與將抵戰場之三個月軍團（第二十二，第三西北利亞，第一土爾基斯坦三個軍團）亦只能達到二十九個半師。

俄國大本營鑒于德軍待法戰場援軍到達後之可能積極行動，故在其戰略估計之內揣度德軍或將向那留河下游進攻聲援奧軍，此種揣度可謂毫無根據，因八月三十一日俄第一軍已佔有東普魯士一半領土，騎兵且到達瓦姆蒂—塞堡之線，依此情形則可斷定德軍決不能置俄第一軍于德軍左翼後之嚴重形勢于不顧，而冒昧深

入俄領南下以援奧軍，殆爲自然之理。

德軍爲保障在南方作戰路線戰事之勝利起見，勢須首將俄第一軍逐出東普魯士境外，始能轉運南下，至于揣度德軍兵力將分爲兩個兵團，即對奧之南方兵團與對俄第一軍之東方兵團同時分別行動一層，更爲莫須有之事，吾人尤不能作如是想也。

由此觀之，可知俄方戰略估計又顯示「德軍將在南方積極動作」之錯誤判斷，此種錯誤迨爲重估敵人可能行動與自認部隊不能勝敵之種種悲觀信念所推動。

設使俄國大本營作戰處確知德軍將對俄之第一軍有所舉動，以達到肅清東普魯士之目的，則該處必能偵悉德軍進攻該軍之作戰路線，蓋由已造成之戰略情勢即不難一索而知也。德第八軍于八月末圍擊薩松諾夫軍幾以集中于索爾島——候亨斯太——阿倫斯太——

威廉堡地區之全部兵力出動，而此種集中亦無形中具有通過馬蘇湖包圍俄第一軍左翼之形勢。估計時間與距離此項担任側擊俄軍之德軍在九月七日即可展開于別拉—亞力斯—陸增一帶，且俄第一軍于失敗以後戰鬥力異常薄弱，根本不能希冀其有積極之表現，尤爲俄軍不利之點，是以俄軍賴以消除德軍向俄第一軍左翼之可能打擊。僅正向戰場行進之三個軍團（第二十二，第三西北利亞，第一土爾基斯坦各軍團）而已，惟此三個軍團到達指定集中地區，即奧古斯托夫—格拉也甫—奧索維赤一帶，已屬十分遲晚，大約在九月十八日左右始能集中完結，亦即較德軍可能打響開始之日期約遲十日，是俄軍果欲消除此種威脅，一唯俄第一軍本身是賴。

此時俄第一軍戰線之上已駐有八個半野戰步兵師及兩個二期動

員師（第五十三、五十六兩師已編成新第二十六軍團）之兵力，至其餘撥歸該軍節制之第五十二、五十四、七十二、三二個二期師，亦不能于必要時到達該軍及其左翼。爲封鎖哥尼斯堡要塞起見，軍之右翼已達要塞近郊，並在戴美，亞力，奧美諸河沿岸構成陣地，如此俄第一軍之欲消除德方可謂之打擊，除利用左翼之第二、四兩個軍團外別無良法，此兩個軍團于九月二日已出至奧美河東方一帶（第四軍團在格留赫與諾登堡之間，第二軍團在諾登堡與毛埃湖之間），則九月七日以前第二軍團可達亞力斯，第四軍團可達陸增。

因上述情勢俄第一軍果欲消除德軍之威脅，必需速將第二、四兩軍團南移及將右翼之第三、十二、十六、三三三個軍團向弓賓年—哥爾達戰線伸展，如此部署即德軍向那留下游進攻，俄第一軍主力可會同陸續到達之第二十二，第三西北利亞，第一土爾基斯坦等三個軍團



之生力軍在德軍總部作戰路線之左翼組成鐵拳以抗德軍。而德軍在此種條件之下向那留河作深入之運動，反能陷入慘敗之危險境地。

但就俄國大本營八月三十一日頒給西北方面軍之第三一三號訓令而研究之，似對上列見解未能充分予以注視，而此項訓令之結構亦有不盡善之處。此令既付予俄第一軍以掩護由英斯特堡—安格堡線至維科維斯克—蘇瓦爾奇線之交通路線的重任，而只令該軍畧向南移，已屬非是，且令中指定該軍固守馬蘇湖北方並須表現堅決之行動，實與上述根本見解不合。

西北方面軍司令部既不明將來作戰之主意，復于九月二日輕意許以二三十個營在左翼攻擊，支援第一軍而要康年康甫軍長堅守所佔陣線，實為不合理之舉動。

如是俄第一軍必須立刻向東方及南方移動之意思遂爾煙消雲散，該軍遣西北方面軍總司令之命令已移近戴美，亞力，奧美諸河之陣線，則其左翼已根本無所掩護矣。

正向戰場開拔之各新軍團僅第二十二軍團之一部份可在里克區內，掩護軍之左翼，兵力薄弱自屬不克勝任。

西北方面軍總司令造成此種戰略上之錯誤。不久更加深刻：該總司令于九月四日致廉年康甫軍長一電，并于九月五日以新訓令通知該軍長，謂九月十四日擬以方面軍全力進攻並以將到之第二十二，第三西北利亞，第一土爾基斯坦三個新軍團編組第十軍，同時並告以該軍左翼已有保障；該軍此時應密切注意自美米爾現立陶宛國之一區方面對該軍右翼之威脅。

因俄國大本營缺乏明析之指示與西北方面軍總司令關於保障第

一軍左翼之輕安舉動，以暨該總司令擬以尙未到達之兵力轉而進攻之幻想，遂促使廉年康甫軍長對於情況判斷之錯誤，且更不使該軍長以當時重新配置該軍兵力之可能，以消除左翼上德軍可能之威脅。

### 丙 德軍作戰部署

自薩松諾夫軍失敗及九月三日由法國戰場開往東普魯士之兩個德軍軍團（第一衛預備軍團及第十一軍團）與第八騎兵師到達後，德第八軍形勢已愈趨優越，侵入東普魯士之俄軍已損失一半，勝利之德軍則更增加三分之一之生力軍，此時德第八軍之兵力已達十九個師，以砲火力比較實等于三十個俄師。而與上列德軍對峙之俄軍，除深入東普魯士之第一軍五個軍團外（約十個半師），尙有第二軍新敗後之殘餘三個軍團而已。

註：佛郎索阿軍團長回憶錄中稱德軍在馬蘇湖會戰中與俄第一軍作戰，兵力爲十六個步兵師與兩個騎兵師，另有掩護南路之戈耳赤警戒部隊。

德國高級軍事機關對於將來行動可得兩種可能方案：或繼續南進向那留河進攻，援助在加利其亞作戰不利之奧軍，或利用其優越之兵力首先摧毀足以威脅德軍後方之廉年康甫軍。

德國最高軍事機關對干奧軍在加利其亞之不利形勢未予深切之注意，決定首先肅清東普魯士之俄軍，然後再援奧軍，是以毛奇將軍于八月三十一日頒給德第八軍訓令一件，其內容爲：

「第八軍當前任務，爲應將侵入東普魯士之廉年康甫軍予以肅清，同時爲避免俄軍由瓦薩爾趨西勒西亞起見望派一部兵力向瓦薩方面追擊已被擊破之俄第二軍，至第八軍以後任務；如

東普魯士方面作戰得手，可向瓦薩進攻」。

觀察上述訓令，可知德國最高軍事機關所望于第八軍者係令其堅決向尼門河進攻，同時並以少數部隊南進以迫瓦薩。

爲執行上述訓令興登堡軍長即派「具有十八個步兵營，九個騎兵連，六個輕砲連及六個重砲連實力之」支隊（第一後備師長戈耳赤任支隊長）向那留河方面出動，作爲掩護敵人自南方襲擊東普魯士之警戒部隊，大部兵力則決定悉數令其進攻康年康甫瓦。

德軍主力（十六個步兵師及兩個騎兵師）在興登堡軍長指揮之下應于九月六日下午以前沿尼門河路線，展開于阿特斯堡——必壽夫斯堡——普耳斯堡——梅耳沙克一帶出擊及迂迴俄軍之側背，截斷其與中尼門河之連絡，迫其向尼門河下游之沼澤地帶退却而殲滅之。

穿過馬蘇湖担任迂迴之德軍右翼係由三個半軍團及兩個騎兵師組成，其餘四個半軍團則編成德軍主力兵團，沿馬蘇湖北方進攻，至開始進攻之日期定為九月七日。

#### 丁·戰鬪經過

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晨俄第一軍因西北方面軍統兵者之草率的與想像的戰略判斷之結果，仍佔有九月二日所佔之戴美，亞力及奧美諸河一帶陣線。僅第二軍團第四十三師稍向南移，而達海特 渾海至亞力斯之線（約四十公里）作為阻止湖間通行道之警戒部隊。至俄第二軍團已向中央轉進而配置於阿斯特羅連卡（第六軍團）—克拉斯諾塞列次（第二十二軍團）—蘇基（第一軍團）一帶，該軍此時已奉令於九月八日應開始進至梅申業次—賀日列之線援助第一軍，能趕到戰場之第三西北利亞軍團之先頭部隊已展開於

奧索維赤及龍姆沙附近。

由第十七二十三個軍團，第三預備師及兩個騎兵師組成之德迂迴兵團業於九月七日開始通過馬蘇湖，即與俄第四十三師發生衝突。九月七日接觸之結果德軍已察出俄第一軍左翼僅由第四十三師警戒，並知集中於格拉也甫—別拉線之上部隊（爲俄國新編第十軍各軍團之先頭）亦不能趕到參加已開始之戰鬪。

德國迂迴兵團奉令應於九月八日由馬蘇湖線繼續向東北進攻。準備進攻之德軍左翼向俄第一軍主力堅固陣地推進，擬以第十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在格島巖附近予俄軍以主攻。

至九月九日晨担任迂迴之德軍右翼已達德列加林—亞力斯—李文廷湖—坡塞生—毛埃湖之線，其左翼則已進至格島巖。

德軍之出現於馬蘇湖東方一帶使康年康甫軍長頓感左翼兵力之

不足，并迫其自達克明調第七十二二期師」及自英斯特堡調第五十四「二期師」增援該翼，同時並自右翼將第二十軍團抽出派往哥爾達，組成軍預備隊，韓那息赤萬斯基統率之騎兵軍團，則抽出三個騎兵師向馬克格拉保甫該軍極左翼輸送。

九月九日興登堡軍長開始全線進攻，並在馬蘇湖北方一帶開始砲兵攻擊準備射擊，擬于九月十一日猛犯俄軍障地。德迂迴翼對俄左翼之進攻頗爲緊張，自那留河方面開到協助迂迴兵團之第一後備師業于九月九日下午佔領別拉，第三預備師則在里克附近與俄軍接觸，德第一與第十七兩軍團業將兵力薄弱之俄第四十三師自克魯格良肯——坡塞生陣線逐至東北加尼斯肯——李塞一帶。德第一八兩騎兵師此日已進至約哈——格留海德，至馬蘇湖北方形勢尙無變化，斯時德方統兵者曾接得俄第二軍已轉向梅申業次——賀日



列進攻之消息，是德軍右翼迂迴兵團之後方已感覺嚴重之威脅矣。

至九月十日德國統兵者確認德軍已達到對俄第一軍之作戰優勢。惟俄第二軍向德軍後方之出動與俄第三西北利亞軍團在格拉也甫附近之集中，實使德國統兵者深感不安，蓋此種懸諸德軍右翼與後方之危機足能摧毀其整個作戰計畫也。果欲消弭此種危機必須于短期內澈底達成作戰目的，故德國統兵者決定加速進攻，因令主要戰線之部隊于九月十日繼續準備攻擊，第十七軍團應向布登—安格堡線猛攻，第一軍團應自右方保障第十七軍團之前進。騎兵則令其向哥爾達出動。

德國統兵者所頒上開命令業將迂迴兵團之進攻方向予以改變而引其北進，以援在馬蘇湖北方地域作戰之德軍主力。

九月九日之情況其予俄第一軍之指示者至爲明瞭，懸請該軍左翼之德軍迂迴運動于截斷交通路線之後可使該軍與後方之連絡斷絕，此時第一軍之形勢可謂異常危迫，其唯一避免危機之方法，只有迅速引軍東退。

爲執行命令俄第一軍于九月九日深夜開始退却，以便于兩個日程內達到斯彭海—約德勞肯—可瓦林之線，第二十軍團與韓那息—赤萬斯基騎兵軍團之第三騎兵師則繼續向哥爾達及馬克格拉保甫後退。

同時西北方面軍總司令并令第二軍停止進攻，而在梅申業次—第六軍團—布熱斯科拉吉—第二十三軍團—克林諾甫洛—第一軍團線上堅守待命。

九月十日晨十時德軍察覺俄軍已自陣地後退，即于午後實施追

擊，其切近目的在截斷俄軍弓賓年與科佛那間之交通路線，使其首尾不能相顧，為達成此項目的，下列各部隊之行動經規定如下：

第一軍團及德騎兵應向哥爾達出動，

第三預備師應奪據馬克格拉保甫，

第十七軍團應向達克明進攻。

德軍部署雖然如是，究不能影響俄第一軍之退却，蓋九月十日上述部隊首須實施二十至三十公里之行軍，擊破俄軍之掩護部隊後始能直接威脅俄軍後退部隊也。俄軍掩護部隊雖在無適當指揮條件之下行動，終能發揮其勇敢無畏之精神，完成任務，使德軍部隊不克速進。至于俄騎兵之主力集中於俄軍極左翼之可瓦林—裴利波甫之線，第二騎兵師更達哥爾達與克列索斐一帶，實佔有

優越形勢，以常理推測似應有積極之表現，但實際上該騎兵仍放棄其優越形勢不稍利用！

至九月十日脫德迂迴兵團已出至邊海——東布洛夫——諾登堡戰線，德軍主力即駐于該兵團左翼之後，德騎兵則達該兵團右翼之馬克格拉保甫——可瓦林——哥爾達一帶。

此日俄第一軍主力已達指定地點，即斯彭海——約德勞肯——可瓦林戰線，達克明之西南及南方有警戒左翼之掩護部隊，駐于拜魯年——維格林之線。至十日傍晚俄軍形勢已逐漸趨于優勢，因與德迂迴部隊不但隔有相當距離，且在哥爾達附近俄軍後方之德軍亦僅有第八騎兵師之一個旅也。

九月十一日俄軍東退四十五公里，至十二日晨已達庫塞——特拉克年——他明克明一帶，俄軍後撤之時由第二、三兩個軍團向哥爾達

方面猛攻以作掩護，至第四軍團則于十一日夜停于安格拉卜河之布連區內，及至十二日即在赫利屯—皮魯彭年一帶與軍之主力的會合。掩護部隊之第二軍團曾以反攻在達克明之東南森林地帶擊破德軍，旋因奉令退却未再有所進展，第二十軍團之行動雖比較消極亦能在哈瓦廷—瓦年線上阻止德軍之攻擊，至于騎兵仍一無表現。

至九月十一日傍晚德軍到達馬克格拉保甫—哥爾達—英斯特堡之線，距俄軍兵力之配置線約二十公里，奉令應向馬利昂坡耳—維科維斯克出動之德騎兵已在多比甯肯地方爲俄騎兵所阻。

方俄第一軍于極端困難之條件下脫去危險形勢之時，部隊因于一百公里之距離內兼程後退，官兵之疲乏無已復加，乃西北方面軍總司令竟又作進攻之企圖，而令第一軍右翼繼續後退，左翼則

與新第十軍（第二十二、第二西北利亞，第二高加索三個軍團）共同向馬克格拉保甫—里克方面反攻，同時並令第二軍亦恢復積極行動。以阻德軍由威廉堡向約翰斯堡輸送軍隊之運動。旋因獲悉俄第一軍連日兼程撤退疲憊不堪無法參加作戰，遂于九月十二日復將進攻計畫取消。

九月十二日俄第一軍之第三、二十六兩個軍團留于庫塞—特拉克年—他明克明線上未動，而駐于此線前之第二、四、二十三個軍團則已向赫利屯—皮魯彭年—埃得庫甯再退。此日（十二日）德軍主力僅達他明克明—瓦特克明—馬維施肯一帶，其右翼之騎兵則進抵維什登業次，第三預備師已佔領俄領蘇瓦爾奇城。

九月十三日德騎兵抵維科維斯克，第八軍主力已向維日保洛甫—皮爾卡林方面進展，其第十七、二十兩個軍團則在第二線。至俄第

一軍部隊在九月十三日中仍繼續東退已達俄領之烏拉吉斯拉沃夫——維科維斯克——布塞勒一帶，韓那息亦萬斯基所轄之騎兵則達加耳瓦里，第二近衛騎兵師達皮維施吉。

九月十四日雙方均繼續向東行進。德騎兵已達馬利昂坡耳——維科維斯克，而先頭各軍團更進抵維科維斯克——施文特——沙吉地帶。俄第一軍則停留于斯列尼基——蘇木斯克——馬利昂坡耳——西諾線上。

自九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因德軍已將康年康甫軍逐出東普魯士，并着手向西勒西亞省轉運兵力，故西南戰場上未有軍事行動，即在東普魯士邊界上發生之事故亦不過地方性質之小衝突而已，馬蘇湖會戰于此結束。

九月十六日西北方面軍總司令日林斯基發佈最後一次訓令，依

照此令俄軍應絕對保持防守態勢：

第一軍應防守尼門河線，

第十軍應保衛格羅得諾—布洛新透克地區，

第二軍應警戒那留河線。

此日(九月十六日)日林斯基免職，另派魯次基繼任西北方面軍總司令，魯氏奉令後次日即到達防次，斯時西北方面軍各軍佔有下次形勢：

第一軍在尼門河右岸，

第二軍在那留河，

第十軍在格羅得諾—奧古斯托夫—奧索維次一帶。

迨後俄第十軍防線上與德軍湖沼區之戰事雖不斷發生，亦不過陣地性質之戰鬪，雙方均無積極之表現，惟十二月內德軍自由法



戰場獲得大量援軍之後，其對俄第二軍之行動頗爲積極，于是殘酷之戰事復在普拉勒施一帶爆發，結果德軍敗績，退往索爾島——奈登堡之線，俄軍則進至木拉瓦。

戊·馬蘇湖會戰之講評

俄第一軍自東普魯士退往俄境雖順利完成，但亦遭受重大損失，綜計俄軍在此次會戰中共損失八萬人及砲一百五十門，德方損失幾亦達此數。

康年康甫軍之退却完全在部隊指揮不當之困難條件下實施者，而與登堡軍長之指揮藝術亦甚少影響俄軍之退却運動，德方之作戰無處不表現其遲延不決之狀態，結果遂使興登堡軍長未能達到消滅俄軍兵力之預期目的。

康年康甫軍在數量方面，火力方面均遠遜興登堡軍，但終能脫

出德軍之包圍而退往興登堡準備截斷之尼門河中部地帶。

關於防止俄軍再度侵入之保衛東普魯士問題，興登堡軍長並未毅然採取決心，因此經過相當時日後逐漸恢復之俄軍又已具有進攻之能力矣。惟俄軍退出東普魯士後德軍已造成援助在加利其亞作戰不利之奧軍的有利形勢。

茲將此次會戰中雙方指揮上之主要缺點分述如下：

屬于俄方者

1. 薩松諾夫軍之失敗及同時俄軍在西南戰場之不得手使俄方高級統兵者失却正確判斷西北戰場情況及採取合理決心之能力。在所有俄方決心之中吾人常能見及見異思遷與決心任意變更之種種事實，此種決心之變更影響于部隊及其長官者至為重大，而命令之不時改變尤能使部隊發生紊亂，破壞部屬對長官之信仰

心，并能降低部隊之士氣。

2. 俄國大本營所編坦能堡會戰後之「戰略估計」係揣度敵人「大概」企圖而作，此種根據揣度之敵情判斷常能發生戰略上非意想所及之事件。因不正確之根據即能產生不正當之決定，此爲自然之理，俄軍錯斷「德軍將向那留河下游進攻以援奧軍」之結果即決定留置第一軍于東普魯士深處，俾該軍可由該處向進攻那留河之德軍後方出擊。且認定德軍沿無完善道路之沼澤沙礫地區南進，進展必緩，俄軍即可藉此在德軍左翼從容集中雄厚兵力（如第十軍），如此，則德軍可遭受俄軍三方面之聯合打擊：第一軍可自北方擊其後方；第十軍可自東方擊其左翼；第二軍可自南方出擊，但此種高超之理想不過徒存于俄方高級指揮者之腦海中而已！焉能現諸事實。

3. 自俄軍根據揣度而判斷德軍「大概」進攻方向之錯誤發生後，俄軍「戰略估計」內之整個計畫遂亦被推翻。方德軍自東進攻俄第一軍之時，俄軍即無以抵抗；第二軍于坦能堡會戰失敗後尚未恢復已無戰鬥能力；第十軍尚未集中完結；第一軍原負有堅守戴美，亞力，奧美諸河一帶之任務實無餘力予通過馬蘇湖向俄軍左翼出擊之德軍以有力之打擊。

4. 如俄軍於採取決心以前先將下列問題：

敵人如何可以妨礙我方任務之完成？

敵人之行動何者於我危險較大？

作一明確之解答，則俄軍必能察出德軍向俄軍左翼之攻擊爲對于俄軍危險之方向，而俄軍亦必能事先設法消除此種危險，自無疑義，則俄方必派兵佔據馬蘇湖間所有通行道，並將第一軍

重新予以配置而使主力向東南兩方伸展，尤有進者俄軍如能依照上列方式事先解答所舉問題，則亦必知配備于施特連海至亞力斯線上之第二軍團第四十三師一個師之兵力，決不克坦負保障第一軍左翼之重任也。

5. 因俄高級統兵者判斷之錯誤遂使俄軍對於時間之估計與付于西北方面軍之任務亦隨之錯誤。日林斯基置第一軍于東普魯士深處，而輕意許以「三二十個營」之攻擊保障其左翼，以要求該軍轉而進攻，尤爲絕對錯誤！日林斯基不惟對於第一軍左翼之危機不予注意，反重視不受德軍壓迫之該軍右翼。其預定之全線進攻係以彼時尙未到達之第十軍部隊（即上述之三二十個營）作爲基幹，指定該軍（第十軍）部隊執行任務之地點，該處亦無該軍一兵一卒，而所定該軍之進攻日期，復無法于期前趕到，總之，

日林斯基所作戰略上之擬議，對於兵力，時間，地域，均未予以精密之估計，而僅憑其個人如小說家與詩人具有之幻想，此實非統兵者所應效法者也。

### 屬于德方者

1. 德第八軍自法戰場開到兩個軍團及一個騎兵師之援軍後，已造成德軍在東普魯士之優勢兵力，其所担负之保衛東普魯士之任務又更得到一層保障。

2. 德軍利用此種優越形勢可隨時向兩個方向出動：或向南進攻以援奧軍，或向東出擊壓迫俄第一軍退出東普魯士。

3. 德軍高級統兵者估計上述兩個方向認定後者（即將第一軍逐出東普魯士）最關重要。

4. 上述作戰方向之採決依照下列意見完全正確：

德方構成之兵力優勢有于短期內轉入不利地位之可能，因俄軍可在短期內集中雄厚兵力故也。故德軍此時必須利用其絕對有利之時間在俄軍未集中以前迅速實施作戰一舉而擊退俄軍，至向那留河進攻之南方作戰路線，爲一不便行軍之地帶，決難容許德軍于短期內完成其作戰上之任務，戰事延長迨爲不可避免之事實，則斯時俄方可將第十軍集中完結，會同第一軍向德軍左翼與後方出擊，不但能粉碎德軍作戰計畫，且亦能陷德第八軍于失敗，而德軍亦根本無法援助奧軍矣。援助奧軍在條約義務上固極迫切，但與其現在在不利條件之下實施援助，不若稍待時機之爲愈也。因此德軍決定擇定東面作戰方向，輔以該處縱橫之鐵路網，保證可在俄軍未集中以前達成作戰任務，此線得手之後德第八軍更可轉調兵力援奧自無復有所顧慮。

6. 爲警戒那留河方面俄第二軍之可能襲擊，德方特派一個小支隊（十八個步兵營，九個騎兵連，十二個砲兵連）出動，所有德第八軍兵力（十七個半師）悉數調往與俄第一軍（十個半師）作戰，此種決心完全適合軍事藝術要求，即主要方面派百分之九十二之兵力，次要方面派百分之八是也。

綜上所列吾人已能見及俄軍在指揮上已顯示立意不清與意志不堅定之現象，而德方統兵者之決心則完全與俄軍相反，決心既定絕無猶疑，上下均具必達預期目的之心理。

在會戰過程中吾人從俄方察覺者爲：

1. 對第一軍左翼之危機判斷遲緩並缺乏消除此種危機之決心。
2. 廉年康甫軍長派往增援第四十三師與保障左翼之第七十二、五十四兩師根本未在一個指揮官指揮之下共同行動，故此負有同一任務



之三個師作戰散漫致未獲良好結果。

3. 九月九日自軍之主力分出之第二十軍團，應派往哥爾達編組預備隊，亦未能先敵佔領該地。

4. 自主力分出派往馬克格立保甫之三個騎兵師于九月十日占領瓦林—斐利波甫之後，行動消極，致左翼後之重鎮哥爾達爲德第八騎兵師之第二旅佔據。

5. 總之，俄騎兵佔有優勢地位，具有超越兵力不但無法阻止德騎兵之前進，在行動上反遠遜德軍，馬練湖會戰中之俄騎兵仍在韓那息赤萬斯基指揮之下，其行動之不當一如弓賓年戰鬪時，由此可知騎兵之能有光榮之表現，全視指揮官之天才，史蹟所示不少先例也。

6. 日林斯基九月九日所頒關於停止第二軍在賀日列—梅申業次線

上向德軍後方之攻擊行動的錯誤命令，使德方作戰之實施減少不少困難。

7. 日林斯基令第一軍左翼參加進攻之決心，尤屬大意，因該軍于失敗之後，又在長距離之退却中，兵員疲乏實不堪作戰，而左翼部隊更須與德有力兵團戰鬥掩護主力之退却，因此種種該左翼部隊此時實際上已無戰鬥力，自亦不能希冀其與德軍戰也。

8. 九月十六日日林斯基令第一軍向尼門河右岸後退之訓令，亦欠允當，因九月十五日雙方戰鬥既已停止；而德軍又已準備轉調兵力至西勒西亞以援奧軍，故俄軍之向尼門河右岸之退却，實不曾將以前威魯東普魯士之形勢自動放棄，而縱容德軍獲得行動上之自由。

9. 俄國高級統兵者雖在指揮上顯示若干弱點，但被置于極端不利

條件下之部隊，仍能發揮其勇敢與犧牲精神，與優勢之德軍苦戰。結果卒將德軍施于俄軍之威脅完全解除，覆滅之故事未再重現！

在戰鬪過程中自德軍方面吾人見到之事實：

1. 德軍高級統兵者以第一後備師增援迂迴兵團之決心實屬正常！蓋初次獲得之勝利必須加入生力軍始能使之擴大也。

2. 德軍判斷失敗後尙未恢復之俄第二軍戰鬥力根本薄弱，認其決不足以威脅德軍右翼與後方，除留置一小部份警戒部隊于次要之那留河方面外，即毅然將第一後備師由該方面抽出，實為適當之部署。

3. 茲有一點足資吾人注意者，即德高級統兵者于自那留河方面抽出第一後備師後，對於俄第二軍向賀日列—梅申業次之行進與

俄第三西北利亞軍團先頭部隊出現于格拉也甫之事實過于重觀，竟因此引起騷動，未免小題大做，蓋俄第十軍僅週後（九月十八日）始可集中完結，在此時期以前決不能發動進攻，此其一；且此俄軍（第十軍）僅具六個半師之兵力縱令配備完畢兵力亦屬薄弱。

4. 德國高級統兵者于九月十日變更迂迴兵團之進攻方向（原向東北，後改向北進攻）尤爲錯誤，因此種改變已將德軍經哥爾達向維日保洛甫「且能陷俄軍主力于絕對不利形勢」之深迂迴運動放棄故也。

5. 德兵團進攻方向向北之轉變固可于九月十一日德主力攻擊俄第一軍時予以協助，但同時此種受俄軍自南方直接威脅之轉變亦能促使俄軍迅速向東退却，俄軍退後德國雖能達到肅清東普魯

士之目的，但殲滅俄軍之作戰主要企圖仍未能實現，故此種轉變就大局言之實屬弊多利少！

6. 爲欲達成殲滅俄軍之目的，德軍在迂迴兵團未將俄軍向尼門中部退却之交通路線截斷以前，實無須應向戴美·亞力，奧美諸河障地之俄軍主力施以壓迫其理至爲明顯。

7. 或謂因俄軍之奮力抵抗致德迂迴兵團之前進被阻，遂使興登堡軍長不得不放棄其預定之企圖，而只求達到肅清東普魯士之目的，亦不無理由也。

此外德國騎兵在俄國優勢騎兵之前竟能充分發揮其積極動作而獲得偉大之效果，尤爲吾人應予注意者也。



二. 俄第一軍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以前參加東普魯士初期

會戰之兵力

軍長 廉年康甫

總計	軍屬騎兵						第五獨立旅	第二十軍團		第四軍團		第三軍團		部隊名稱	
	獨立旅	騎兵第三師	騎兵第二師	騎兵第一師	近衛騎兵第一師	近衛騎兵第二師		第二十九師	第二十八師	第四十師	第三十師	第二十七師	第二十五師	步兵	砲兵
九四							八	二四	三三	三〇			步	砲	騎
四九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一三	一二	一二			輕	榴	重
六								二	二	二			彈	彈	砲
一二四	一二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一六									
	期及七十三數個七初						駐在後方護路		第一軍編制之內				備		考
	期師遲到戰場及						不足之步兵數係		亦未能如期趕到				軍中并無軍團屬		
	期及七十三數個七初						駐在後方護路		第一軍編制之內				備		考
	期師遲到戰場及						不足之步兵數係		亦未能如期趕到				軍中并無軍團屬		

三、俄第二軍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前之兵力

軍長 薩松諾夫

參謀長 坡斯托夫斯基

部隊名稱	步兵		砲兵			騎兵連	備考
	營數	連數	輕砲連	榴彈砲連	重砲連		
第六軍團	第四師	二四·五	一二	二		二	軍團長 布拉戈維奧斯基
第十三軍團	第一師	三一	二	二		四	軍團長 克留也夫
	第三十六師						
第十五軍團	第六師	二八	一二	二		六	軍團長 馬托斯
	第八師						
第廿三軍團	第二師	一五·五	六	二		二	軍團長 康德拉托維赤
	第二十二師	三三	二	二		?	軍團長 奧達蒙諾夫
第一軍團	騎兵第四師		二			一八	
	騎兵第六師		二			二四	
軍屬騎兵	騎兵第十五師		二			二四	
	騎兵第十五師						
共計		一三一	六〇	一〇		八〇	
第廿三軍團	近衛第三師	二四	九				○ 軍團編制之內但至戰末期始到達戰場
	第一獨立旅						
總計	第二十六師	一五五	六九	一〇		八〇	
	第四十三師	三三	一二	一		二	
第二軍團	第一師						
	第二師	四〇	一六	二		八	上開部隊原在第二軍團編制之內但于會戰開始之際又調往他處根本未參加戰鬥
近衛軍團	近衛獨立旅						
	第一師						



東普魯士戰事  
第一番  
戰鬥開始前  
德俄雙方形勢圖  
(改正版)



符號說明

A	軍	RC	預備軍團	RL	預備旅
C	軍團	Rd	預備師	CC	騎兵軍團
d	師	lc	後備軍團	cd	騎兵師
t	旅	ld	後備師	cl	騎兵旅
		lb	後備旅		

比例尺  
15 0 15 30 45 60 k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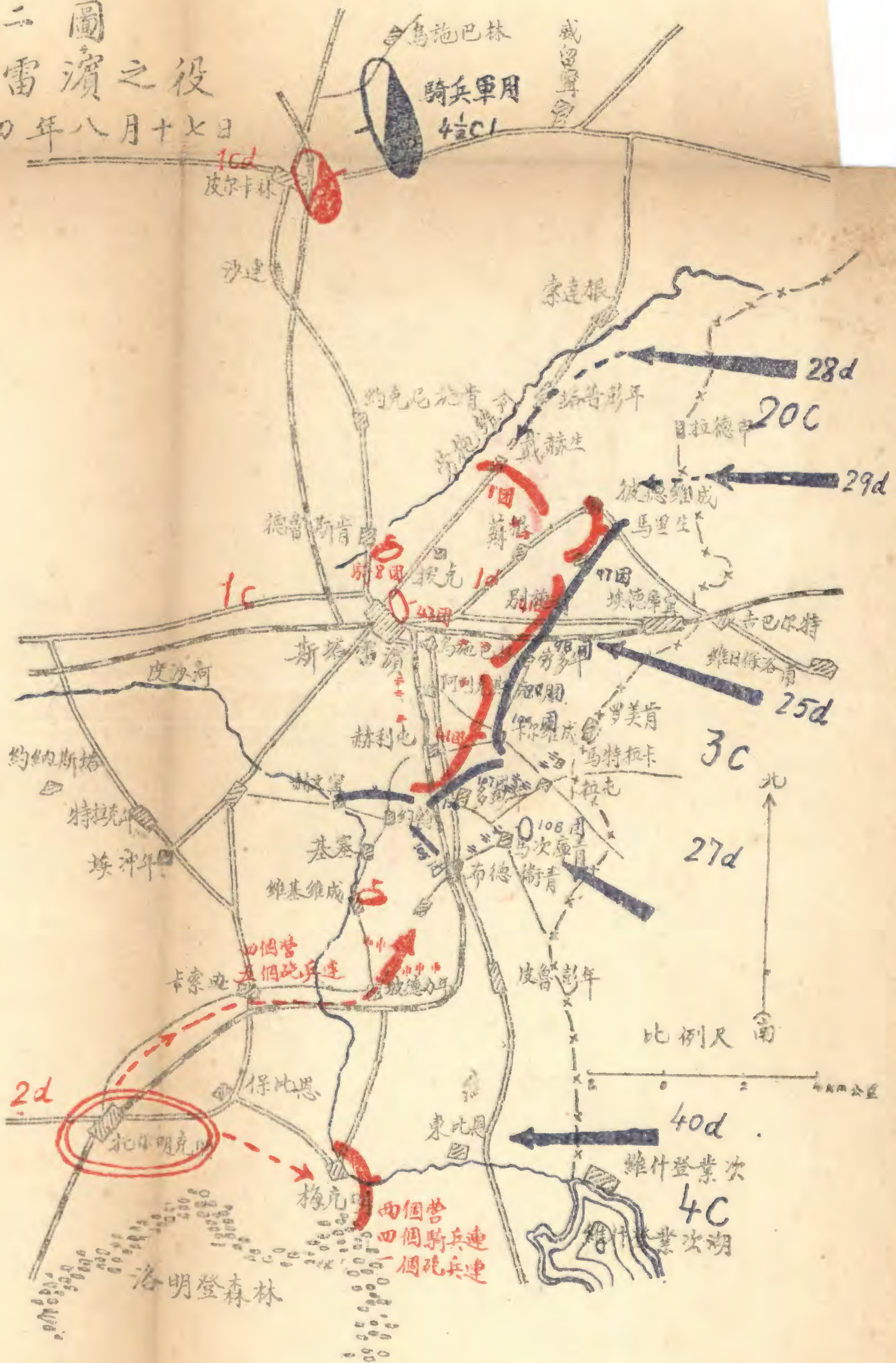


# 東普魯士戰事

## 第二圖

### 斯塔雷濱之役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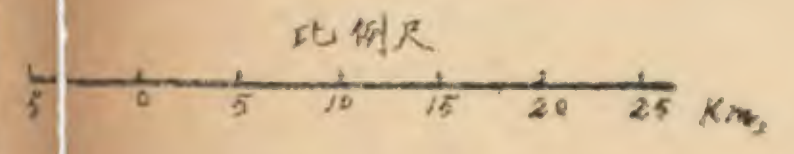




東普魯士戰事  
 第三圖  
 弓賓年戰鬥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改正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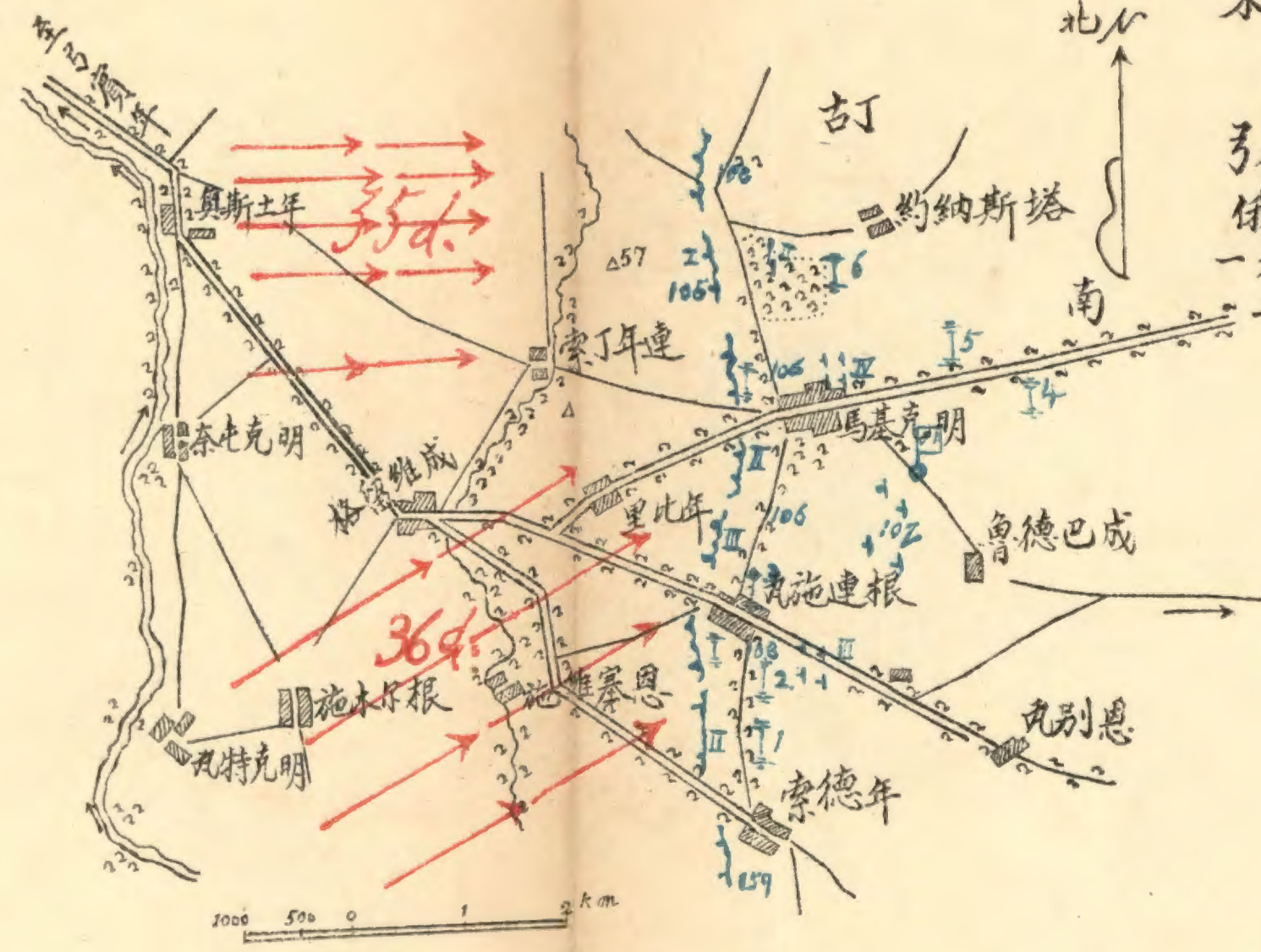








東普魯士戰事  
 第四圖  
 35年戰鬥  
 俄第二十七師  
 一九一四年八月  
 二十日形勢圖





# 東普魯士戰事

## 第五圖

坦能堡會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德俄雙方形勢圖

比例尺 1/420000

5 0 5 10 15 公里







符號 說明

A	軍團
C	師
d	旅
b	預備軍團
RC	預備師
Rd	預備旅
lC	後備軍團
ld	後備師
lb	後備旅
Rb	預備騎兵軍團
Cc	騎兵師
Cd	騎兵旅
Cb	騎兵



# 東普魯士戰事

## 第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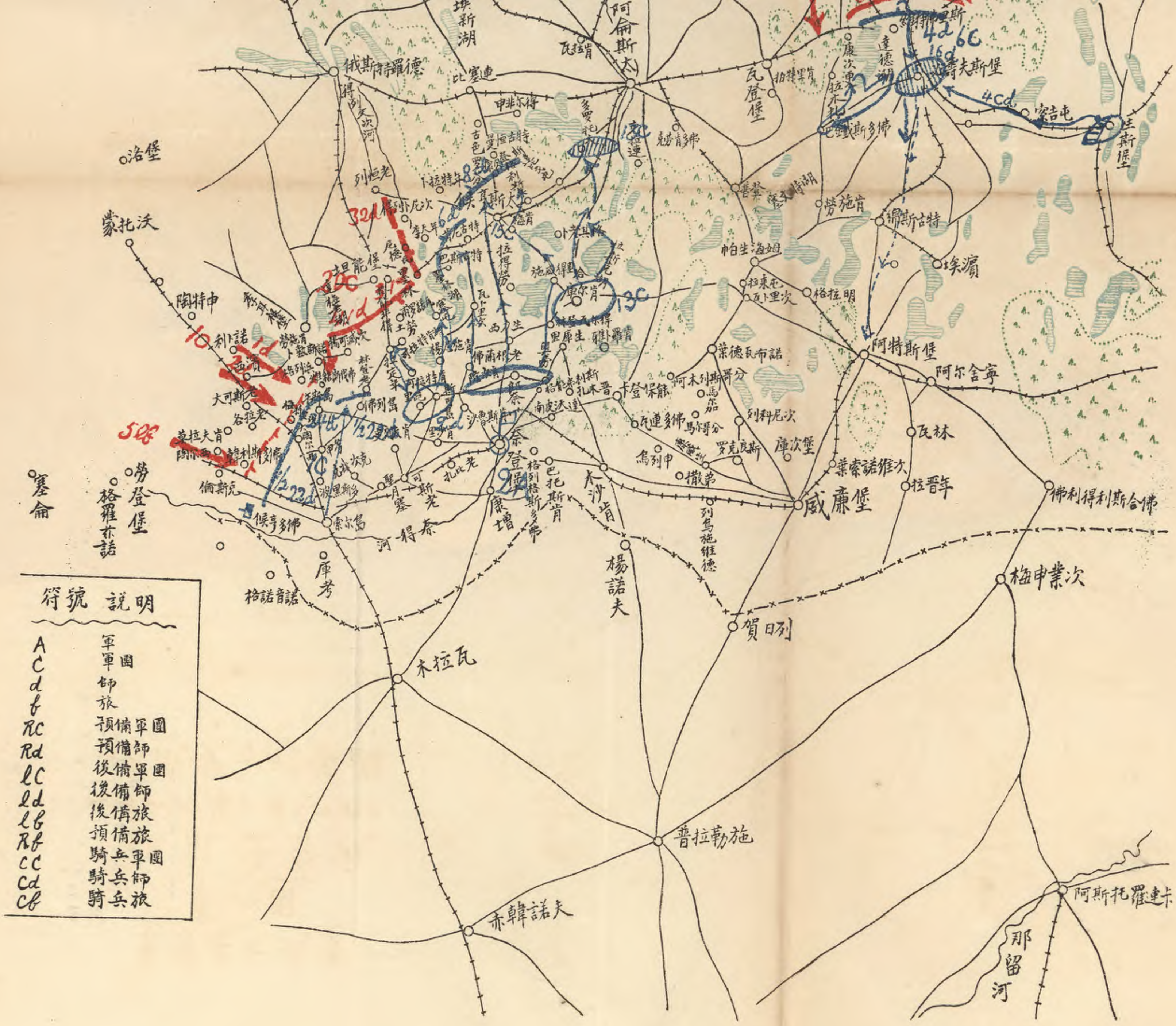
坦能堡會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德俄雙方形勢圖

比例尺 1/420000

5 0 5 10 15 公里







符號 說明

A	軍團
C	師
d	旅
f	預備軍團
RC	預備師
Rd	後備軍團
lC	後備師
ld	後備旅
lG	後備騎兵軍團
Rf	預備騎兵師
CC	騎兵
Cd	騎兵
Cf	騎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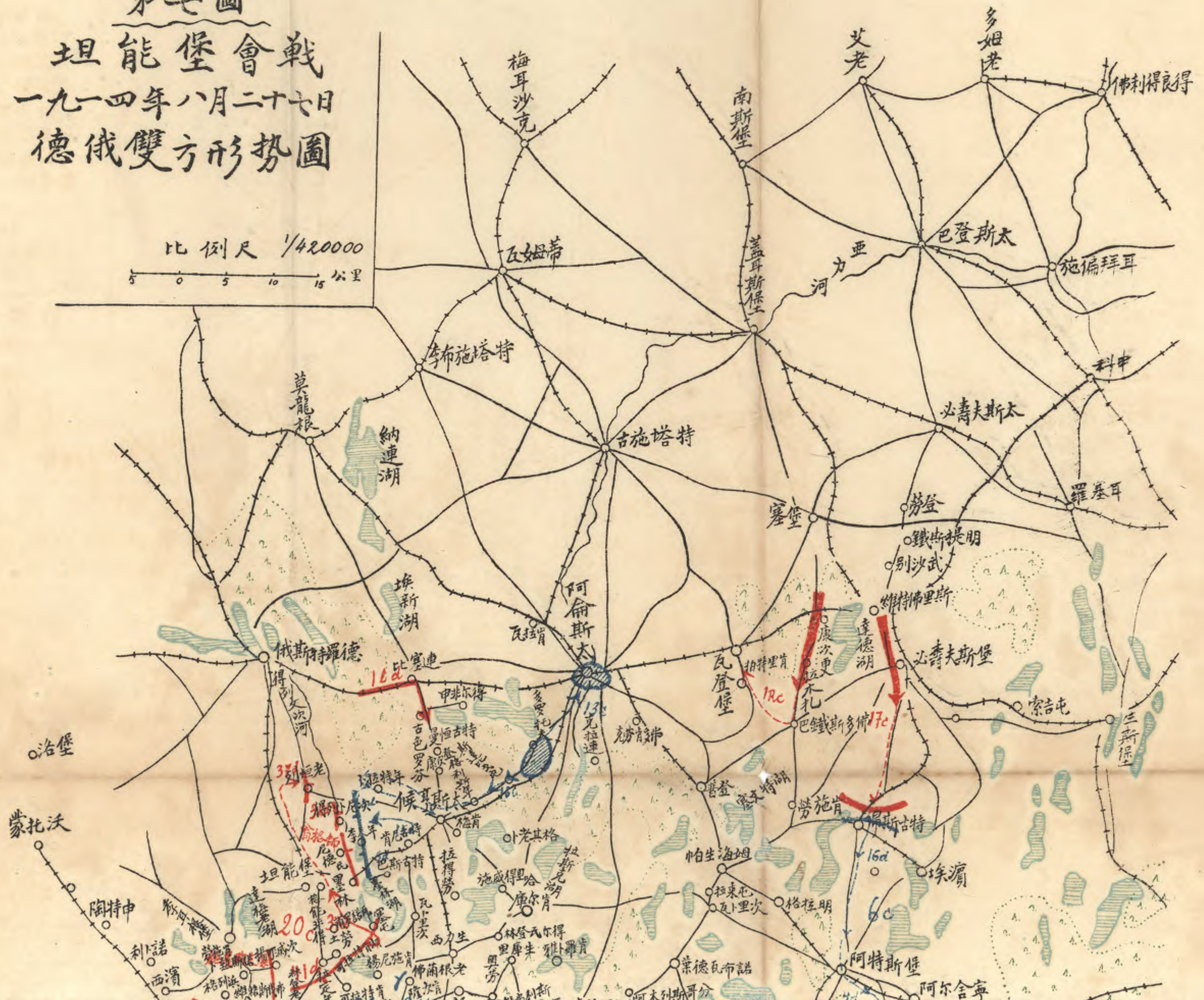
# 東普魯士戰事

## 第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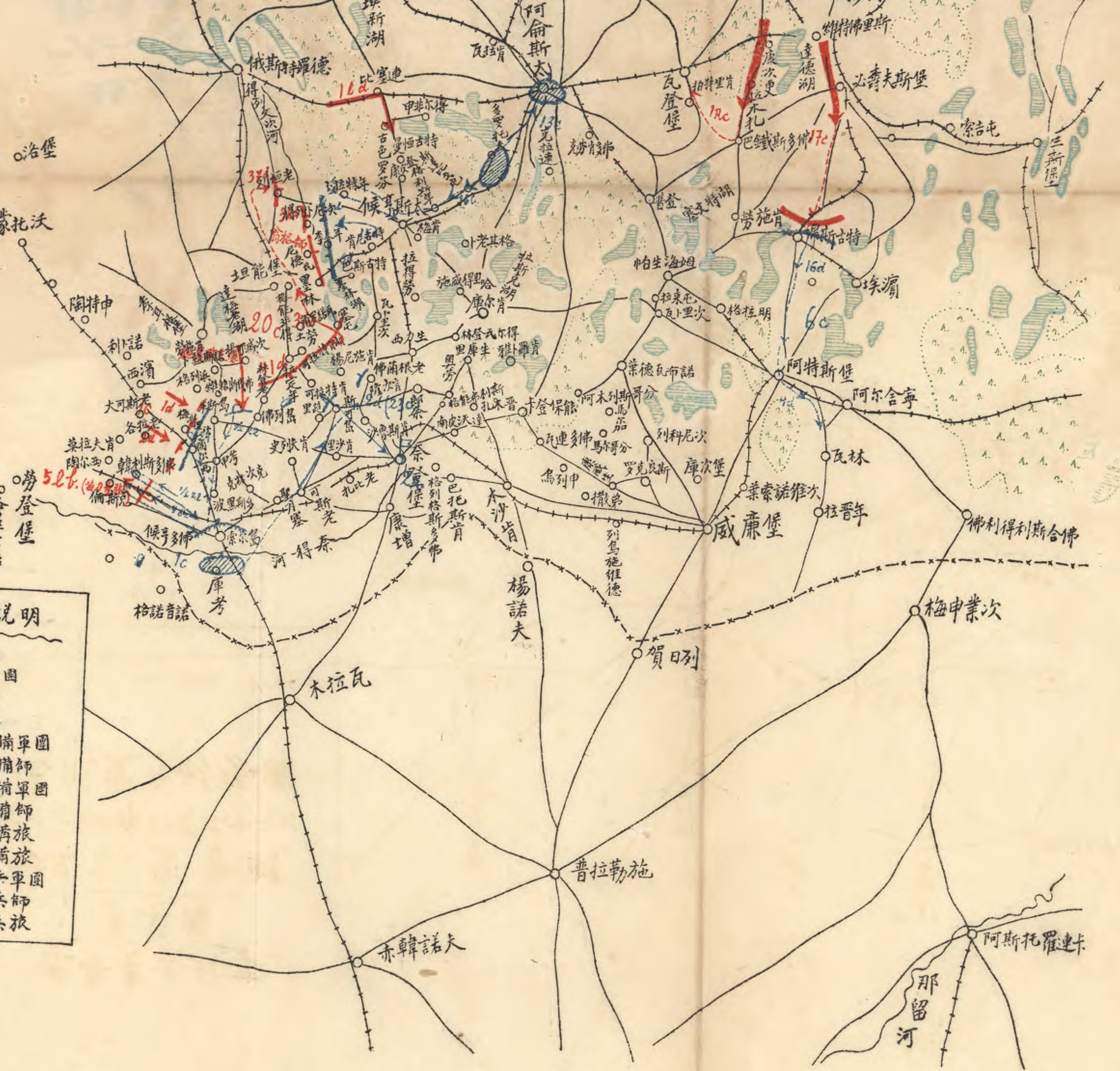
坦能堡會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德俄雙方形勢圖

比例尺 1/420000

5 0 5 10 15 公里







符號說明

A	軍團
C	師
d	旅
f	預備軍團
RC	預備師
Rd	後備軍團
lC	後備師
ld	後備旅
lf	預備旅
Rf	預備騎兵軍團
CC	騎兵師
Cd	騎兵旅
Cf	騎兵



# 東普魯士戰事

## 第八圖

### 坦能堡會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 德俄雙方形勢圖

比例尺 1/420,000  
5 0 5 10 15 公里









# 東普魯士戰事

## 第九圖

### 坦能堡會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 德俄雙方形勢圖

比例尺 1/420,000  
5 0 5 10 15 公里









# 東普魯士戰事

## 第十番

### 坦能堡會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 德俄雙方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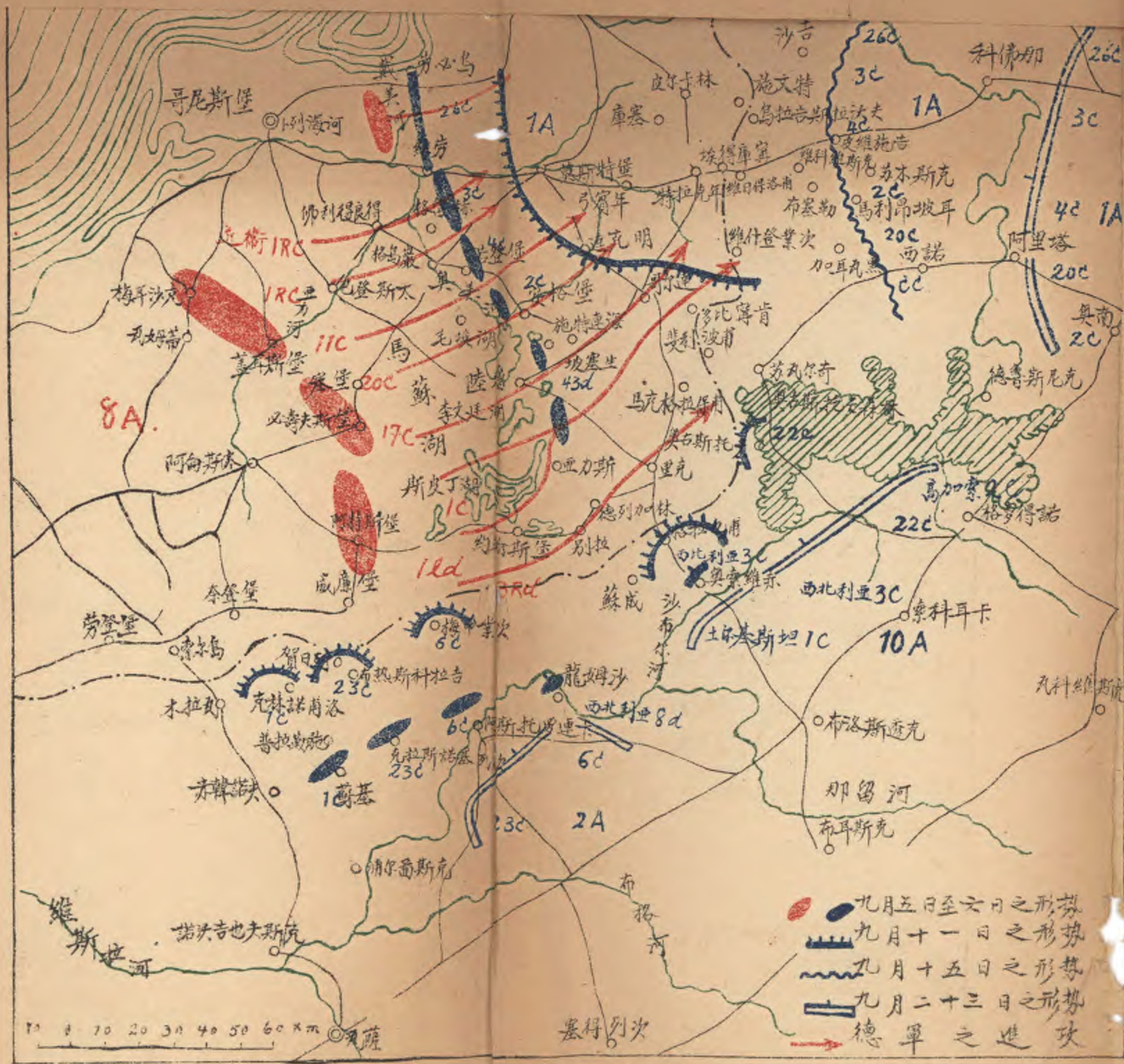
比例尺 1/420,000  
5 0 5 10 15 公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4330B

海圖書館

